


# 恐怖的販賣組織

羅伯・卻格萊著／簡文祥譯

國語注音

恐怖的販賣組織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7

# IMMORTALITY, INC.

R. SHECKLEY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譯者：簡文祥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特價七十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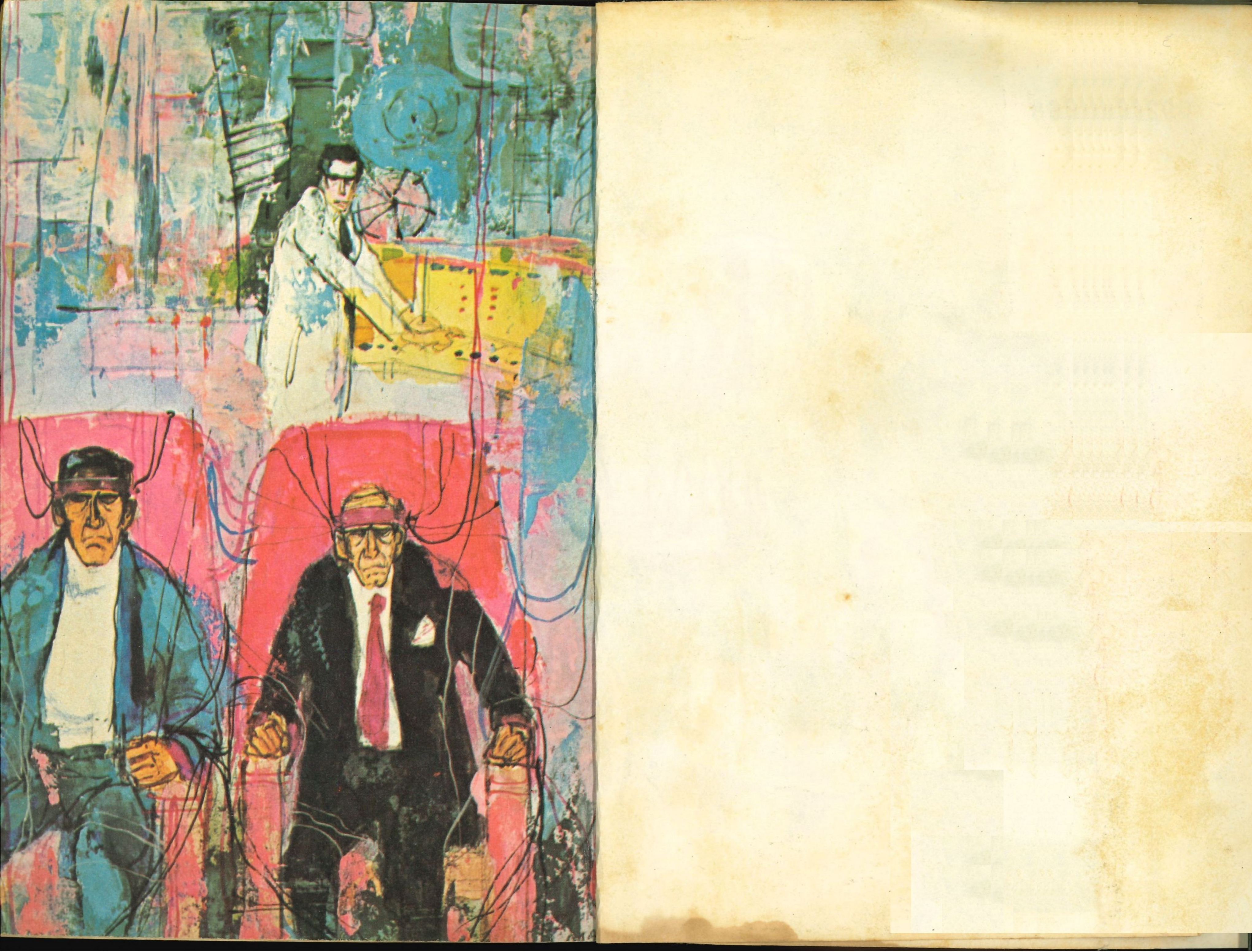
科學幻想叢書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六十元





# 前言

科幻小說有未來世界小說以及星際幻想怪奇小說等多種，可是沒有一本科幻小說能有本書這麼風格獨特的，這是因爲這本書是深論這個世界上靈魂的有無問題。而且，這本科幻小說的作者是以優秀的才華以及流利的文章享譽美國的科幻小說界，因此故事才會如此生動，令人讀來不忍釋手。

作者卻格萊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美國人，他最初是和常人一樣上下班，可是他從少年時便深好科學幻想小說，最後他才開始自己動手書寫小說，二十四歲時，他向美國最有名的科幻小說雜誌所投稿的作品便已獲得很大的賞識，其後，他的科幻小說便自成一家，並立刻獲得人們的喜愛。

一般公認卻格萊的科幻小說是構想新穎，譏諷文明而且讀來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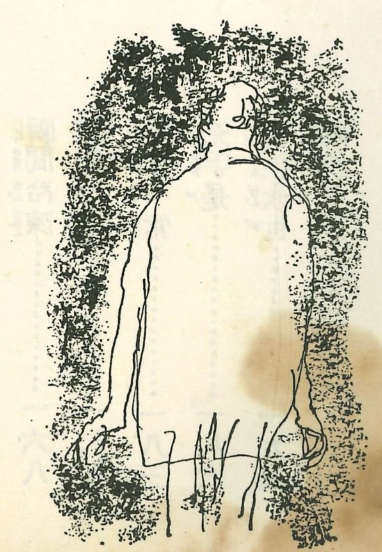
# 原作者 ROBERT SHECKLEY

本書作者羅伯・郤格萊，一九二八年出生。從少年時候開始便很喜歡科學幻想小說，當他自己開始著筆撰寫幻想小說時，才真正發揮了他天賦的才華。他的處女作發表後，由於風格獨特，一躍而為美國現代最受歡迎的科學幻想小說家之一。

他的作品不少，計有「宇宙人」、「宇宙飄浮碎片」、「地球巡禮」、「機械人文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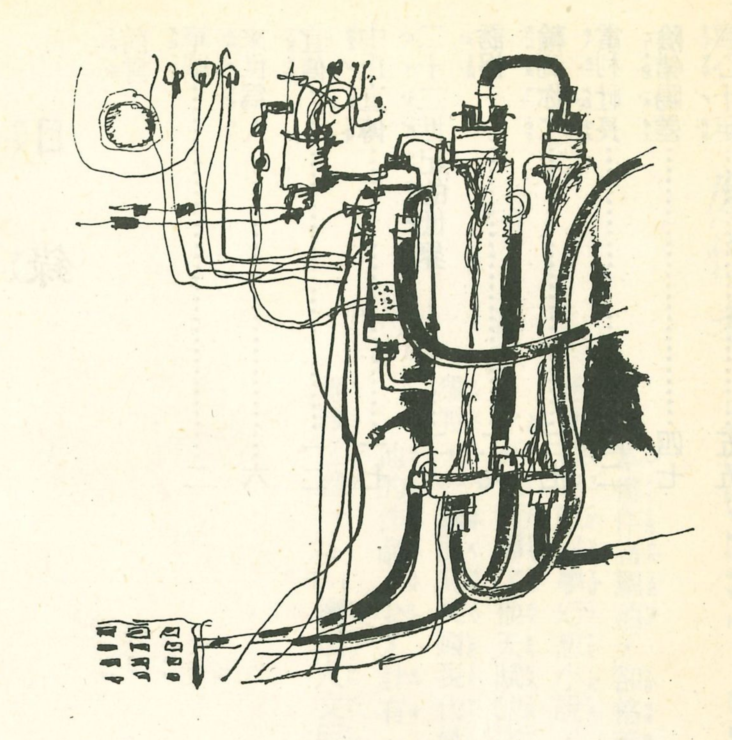
# 目錄





# 恐怖的販賣組織

# IMMORTALITY, INC.



# 車禍

黑漆漆的夜幕籠罩下，一條一條的高速公路，成一直線地指向遙遠的那一頭。

布萊用力踏著汽車的加速器。汽車發出了野獸般的怒吼聲，便如電一般地衝向前去。速度計上的指針雖然指著是一佰貳拾，可是，布萊感覺得像是坐在每小時走六十公里的汽車一樣。布萊心想一定要讓汽車奔馳，奔向那兒都好。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布萊的心裡開始感到悶悶不樂的。（我真的是沒有用的傢伙嗎？我為什麼不像別人一樣雄心萬丈呢？我為什麼老是安於現狀，不想獨立呢？）布萊的心裡一直纏繞著這個困擾的問題。

布萊目前是世界著名的馬基森公司的設計技師。不過，他並不是馬基森公司的首席技師，而僅可勉勉強強的算是公司的技師而已。公司的一流技師是繪製出擬建造的巡洋艦和軍用小艇的設計圖和略圖，而布萊的工作則是籌思宣傳和廣告的文稿。

「做這種單調的工作，為什麼你不設法自立自強呢？」布萊的一位女朋友曾這麼的問道。



布萊在這種情況下，總是自我調侃的說道：「不行，我喜愛做白日夢，不敢去面對現實。我的腦子裡可以四面八方的幻想，而要我去身體力行是不可能的。」

「你真是個懶散的傢伙。」

「也許正如你所說的我是一個懶散的傢伙。因為我對於我現在的生活已經感到很滿足了。我有薪水，有車子，有遊艇，有洋房，我為什麼還要去祈求更好的生活呢？」

布萊目前正從他在海邊一幢自己的高級洋房打道回府。像這種位在海邊的高級別墅，布萊仍然是漫不經心地把房子租給了別人。自己不願留著享受。

（那輛車子，駛得太靠近道路的中線了。）布萊的心裡頭閃過了這麼一個想法。的確，從對面駛過來一輛速度滿檔的車子，一直在高速公路的中線上或近或離的行駛著。那輛車子再不偏離中線的話，恐怕就要與布萊的車子迎頭撞上了。

布萊似乎要減緩車速的樣子，把踏在油門的腳移開了。可是，那輛車子突然間加快了速度，並且更向著高速公路的中線靠了過來。

（啊喲，怎麼搞的？莫非是輪胎爆炸了？或者是駕駛盤發生故障了？）布萊的心裡愈想愈害怕。他全力反轉駕駛盤，似乎想要把車子轉向另一側。可是，駕駛盤竟然卡住了。這時

候，便見車子朝著高速公路的路牆撞了過去，布萊還沒有來得及驚叫，「軋！軋！軋！軋！」的恐佈聲音，車體與路牆撞上了。

車身擦過路牆，車子還猛烈地往前衝，布萊只覺得從對面駛過來的車子的車前燈光，令他泛起恐懼。（天呀！我竟然也要出一件無聊的車禍了⋯⋯。報紙將會廣加刊登，電視將會作現場報導的車禍⋯⋯。）布萊近乎絕望地想著。在千鈞一髮之際，布萊還想設法控制駕駛盤。他只要全力把駕駛盤往右或往左邊扳轉，說不定就可以避開了這件即將來臨的車禍。可是，就在這個生死關頭之間，他的心裡頭卻有了一個不妙的想法。

（我現在為何不死得痛快一點？我何必再在這個令人失望的世界再活下去呢？而且，我現在若車禍死了，不就獲得了解脫。也不會感到什麼痛苦了。其它什麼辛酸，失望，委屈也都全部沒有了。我這樣撞上去，不是頂愜意的嗎！）布萊的心裡頭，這麼地想著的時候，由對面的車子的車前燈光，光度愈來愈耀眼。布萊看到駕著車子的那名男子，臉上明顯地現出了一片驚慌之色⋯⋯。

就在這一剎那間，兩車硬碰硬地撞上了。布萊痛苦地扭曲著身子。他的身體猛向前傾，並從撞上了車前玻璃，玻璃碎片使得他臉面一片模糊。駕駛盤斷裂，支柱刺穿了他的胸骨，





背脊骨穿透了出來。

（啊……我死了吧。）布萊迴光反照，然後，意識便變得一片灰白了。

## 來世為人

布萊突然睜開了眼睛。他發覺他置身在一間白色的房間。有白色的床單，還有白色的天花板。

「他醒過來了。」不知是誰這麼地說著。

布萊睜大了眼睛。他看到了有兩位穿著白衣服，像是醫生的男子正目不轉睛地望著他。一名男子是蓄著鬍鬚的矮小老頭，另一名是臉上紅通通的胖胖男子。

「你的姓名是？」臉色紅通通的胖男子問道。

「布萊。」

「貴庚是？」

「三十二歲。」

布萊機械似地回答了對方的話後，接著，他反問對方道：「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我究



竟有沒有關係……？」

可是，胖男子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返頭望著另外一名老醫生，說道：「你看，怎麼樣。病人一切都很正常嘛！」

老醫生遙遙頭地答道：「真是令人不敢相信呢。」

「不錯，真的令人不敢相信。我們以往老是以為死神是無所不在的。事實證明這個觀念是錯的。」面色紅通通的男子，得意似地叫了起來，然後，他回頭對著布萊說道：「布萊先生，你感覺得怎麼樣？」

「很好，沒有什麼樣啊！不過，我究竟是出了……。」

「神智清楚，全身沒有什麼異狀。哇！這真是太好了。看來我所作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呢！」

「不錯，看來也真是如此了。」

兩個人不再理布萊，就相率走出病房了。

接著一位長得很可愛的護士走了進來，並遞給布萊一種像藥之類的東西。

「喝下這個吧。可以早日康復的。」

「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到底是怎麼樣了。這兒是不是醫院呀！」

「大夫命令我不要理睬你所問的問題。他要我等到你的情況好一點時，再來回答你的問題。」

護士走出了病房，然後原老那位留著鬍鬚的醫生，帶著一位年輕的女子又來到了他的房間。

「大夫，我跟他說幾句話，不要緊吧？」

「可以，沒有關係的。不過，他是不是有力氣說話，這一點我可不敢保證。因為他是剛剛才醒過來……。」

「我知道。」

女人向著布萊走近了過來，布萊看到她長得眉清目秀的，覺得她長得很漂亮。只不過她的表情顯得很呆板。她人漂亮是漂亮，卻給人有一種不是真人的感覺。

「你好，布萊先生。容我自我介紹，我是瑪麗。」

「你好，幸會。」布萊回答道。

「你以為這兒是什麼地方？」



「不是病院嗎？」

布萊這時才注意到瑪麗的手中似乎是拿著一個小型麥克風之類的東西。而四周的四、五名男子像是拿著袖珍型攝影機之類的東西，正朝著他們對準鏡頭。布萊感到火冒三丈。

「你們究竟是想幹什麼？」

「我們是來幫助你的呀！」

「幫助我？」

「不錯。你記不記得你發生過的車禍？」

「車禍？什麼車禍呀？」

「你難道記不起來你是怎麼受傷的嗎？」

經瑪麗這麼一提，布萊才突然想起那個耀眼的車前燈光，引擎的刺耳吼聲以及隨後跟來的恐怖車禍了。

「想起來了吧……你的車子跟迎面而來的車子撞在一起……駕駛盤折裂，殘柱刺穿了你的胸部……」

布萊全身顫抖起來了。

「你看看你的胸部吧！」

瑪麗說著，布萊便望著自己的胸部。他見敞開的睡衣裡的胸部下方，有動過手術的痕跡。

「我的媽！」布萊不由得地大叫了起來。

「這個傢伙眞的再世為人了！」

「哇！這眞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傑作呀！」

四周的男子全都雀躍萬分地歡呼起來。可是，這股聲音像是蚊蠅的嗡嗡聲似的，布萊像是沒有聽到。他的腦子裡思慮一下子亂紛紛的，口裡一直在喃喃自語的。

「我……我眞的曾經死了嗎。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太好了，太好了，眞不敢相信呢！這件事要是一傳出去，不引起騷動才怪！」

「不錯，誰會相信呢！」四周的男子又開始竊竊私語著。

瑪麗拿來鏡子，交到布萊的手中，說道：「你看看你的臉吧！」

布萊看看鏡中的自己，全身便突然像患高熱似的顫慄了起來。又像是中了邪似的，用著顫抖的手指著自己的臉大叫起來：「這，這，這個……這個不是我的臉呀！這個也不是我



的身體呀！」。當布萊用著嘶啞的聲音大叫的時候，他突然間也注意到這個聲音也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呀！

「你說，你說！我到底怎麼了。我原來的臉，我原來的身體都到那兒去了？」

瑪麗那張漂亮的臉靠近了過來，囁嚅地說道：「你軀體已經死了。布萊先生。那次車禍，使你粉身碎骨，所以你原來的軀體已經無藥可救了。不過，我們及時保護住了你全身最重要的器官，也就是你的靈魂。我們就把靈魂安放在另一副新的軀體裡。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布萊怔怔地望著瑪麗的臉。她到底在說什麼呢，他聽不懂。說什麼他原來的軀體沒救了，只救住了靈魂，然後，又把靈魂放在一副新的軀體裡。這不是有點是在講神話嗎？不，不可能。決對不可能有這種荒誕的事情。我一定是昏迷過去了，然後，然後是出了什麼事呢？

……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的。可是，這是事實呀。現在已經是二一一五年了。現在有很多事情都是你們以前的那個時代所做夢也想像不到的。」

瑪麗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可是布萊已經再也聽不進去了。他的胸部像是梗塞住什麼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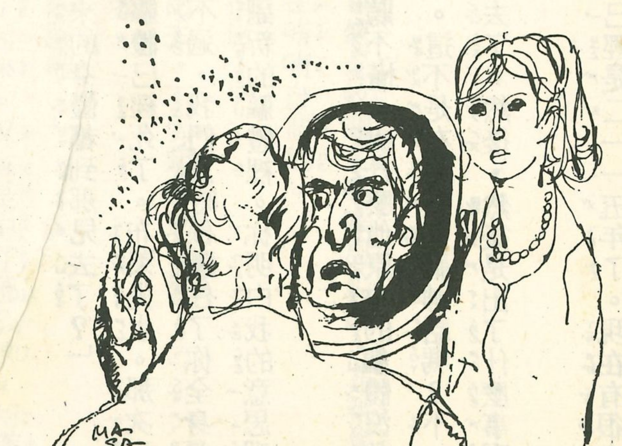
西似的，使得他想放懷地大聲哭一場。他感覺到這一切令他厭煩，悲傷，難過，沒有意思。因此，他一個大男人也哭泣起來了。

「快服下鎮靜劑！」不知是誰這麼地叫著。

布萊服下鎮靜劑後，胸部像是有灼熱之感，四周的人影隨即就像是在飄動似的……然後，他又再度昏沈沈的，什麼都不知道了。……

## 宣傳

也不知是過了多久，布萊再度甦醒過來。這一次，他沒有再像原先那麼難過，他已經能順應現實了。他知道他遭遇車禍而死的時間，距離現在已有一佰伍十餘年之久了。他們是用什麼方法使他甦醒過來，這一點他是不知道。而這一點也實在是不可思議。





他突然想到自己車禍身亡時，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那些朋友們是不是曾經為我哭過呢？還是立刻就把我給淡忘了呢？）算了，反正是哭過也好，是笑過也好，問題是這些朋友們現在是一個也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而現在就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還活著，還活在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裡！

二十二世紀裡的世界，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呢？不用說原子能一定是已被普遍使用，海底一定已被規劃為牧場，坐超音速噴射客機旅行也一定是極為普遍，人們也一定已把星際旅行不當做大驚小怪的事了。而且，全球一定只由一個政府統治，也就是說，這個世界裡的人們一定是在安享和平富足的生活吧！不，說不定這個世界裡出現了一位像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類的獨裁者，而整個地球都歸他一個人統治哩！而且，說不定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熱核子戰爭，大地都被夷為廢墟了。唉呀！反正自己跑到外頭去看看，不就可以知道了。這個時候，瑪麗走了進來。

「嗨！早安，看你的神色蠻好的呢！」

「還不壞。妳不是看我神清氣爽，好好的嗎……現在的問題是雖然又活了過來，」布萊望著瑪麗說道：「我是怎麼被救活的，是誰救活我的？是你嗎？」

「不是，是我們這家雷克斯動力公司救你的。」

「是核子能公司嗎？」

「不，比核子能還要更進一步，也就是再生核子能動力。你若明白質能互換的原理後，便可知道你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們公司所使用的新型動力就是基於時間可以互換的原理而發展出來的。目前，我們雷克斯動力公司的新動力正被使用做太空船、都市、時間旅行的動力哩！」

「時間旅行（時光隧道）？妳是說現代的科學技術已經可以做時間旅行了？」

「不錯，這不算什麼。你所以能夠再復活過來，也就是利用這種時光隧道的技術的。」

「哇！你能不能再說得更詳細一點？」布萊正說著時，有幾位男人呼嘯地走了進來。其中有一位少年，高高地把手中的海報遞給瑪麗。

海報上畫有二十世紀時的汽車發生車禍的情形。這時，由天空上伸下來一隻巨手，救出了車體撞得稀爛且正在燃燒中的車子裡的駕駛員。海報的上頭還寫有「雷克斯動力公司的不朽成就」。

「怎麼樣，很搶眼吧！」瑪麗說道。



其它的數位男子紛紛擺出麥克風和電視之類的器材在搶鏡頭。布萊則對這張廣告無動於衷。

「少討厭！出去，出去，全都給我出去！」布萊站立了起來，吼叫道。

瑪麗困惑地望著布萊，然後，她對著周圍的一名男子說道：「喂，你難道沒有話要對他說嗎？」

那名胖胖的男子，走到布萊的床邊，單刀直入的說道：「布萊先生，救你性命的是我們呀！因此，我們不得不做這種宣傳呀！唉！我老實對你說了吧，免得你一輩子想不透。你也知道我們並沒有一定要救你的必要。我們花了很多的金錢，心力和時間才把你救活過來的。而這一切不外是一個目的，就是爲了宣傳啊！」

「宣傳？什麼宣傳？」

「當然就是爲了我們這一家雷克斯動力公司作宣傳呀！我們就是爲了宣傳才救活你的。我們目前就是要把這種事情向全世界宣傳。就說我們是把你從死神的手中救回來的。」

布萊無力的垂下了頭。

「我當然是要幫忙的。不過，事情來得太快了，我的心裡還是亂紛紛的，一片茫然。」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很同情你。不過，你要知道報導新聞就要打鐵趁熱呀。新聞的新鮮性一過去，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我知道，我現在就幫你們的忙吧。」

「好極了，那麼，瑪麗問什麼問題，你就原原本本地回答好了。」

「好。」布萊勉強地同意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們現在就為你訪問一位曾死於一九八八年，目前又被救活的人物。」瑪麗對著麥克風說。

「錯了，是一九五八年，不是一九八八年。」布萊修正說。

「各位現在所看到的是一位曾在一九五八年車禍身亡，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由於雷克斯動力公司的精湛技術終於發生死後復活的奇蹟……。」

瑪麗講得口沫橫飛，滔滔不絕。似乎是把布萊當做一種使用的工具。布萊的心中越加積滿了怒火。他決不允許自己死後復活竟被人用做宣傳的工具。



訪問一直到中午才結束。瑪麗說要回去向公司報告，就走出了病房。然後，那位留有鬍鬚的醫生又來診察布萊的病情，他對布萊的情況感到非常的滿意。

## 中止宣傳

布萊吃完午餐後，便走進浴室，想仔細檢查自己這副接收過來的軀體。

他以前長得高大健壯，又好運動，因此體格發育得很棒。而現在的這副身體卻與他以往健碩的身體完全相反。不僅身體矮小，而且腹部隆起，兩腳短粗。拳頭碩大，看起來與一頭牛沒什麼兩樣，簡直是令人越看越討厭。最要命的是他現在的身體左側有一道很長，令人不忍卒睹的傷疤。像是給人用刀劍劃過的創疤。

（原先有這副軀體的人，不知道怎麼樣了？他身上的這道創疤又是怎麼得來的？由這道傷疤看來，他一定是在等待著接收他這副軀體的人，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把這副軀體推給我了？）布萊突然這麼地想著。

布萊滿臉不愉快的神情。他的下顎外張，顴骨突出，鼻子大如鷹鈎鼻狀。金色的頭髮如覆盆狀，兩眼則如同鼠目，使人有一副窮兇惡極，毫無教養的感覺。

「眞是越看越討厭！」布萊懊惱地叫了起來。

「反正不管有這副軀體的人，原先是礦工也好，森林的探險家也好，兇巴巴的軍曹也好，他們都不會有我來得聰明的。」布萊對著鏡子，緊握著拳頭吼叫著。

「咱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看看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不過，看起來你怎麼會贏得過我呢！」

布萊穿好了衣服以後，瑪麗對著他走了過來。

瑪麗看起來神色不對，平時鎮靜如常，現在則焦躁得不得了。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瑪麗衝口而出。

「什麼完了？」

「全都完了。」瑪麗在房間裡焦急地踱來去，說道：「有關死人復活的宣傳計畫全部都泡湯了。」

「什麼？」

「我這兩年就一直在構思這項宣傳的計畫！而且，公司爲了救活你，也用去了數百萬元的費用。現在可好，什麼事情都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那個令人可惱的老頭子卻要把全部的





計劃都取消。」

「那個令人可惱的老頭子是誰呀？」

「就是那個叫雷利的老闆呀！」

「老闆怎麼會想到把已經進行得差不多的計劃全部取消呢？」

「他認爲你是二十世紀的人，恐怕二十二世紀的法律是不容許這麼做的。老闆認爲選在這個時候再生，恐怕會構成法律上的問題。再說，老闆的尊翁也反對這件事。」

「妳可把我弄迷糊了。再生是什麼呢？」

「再生就是死後復活的事呀。」瑪麗像是理所當然地說道：「最討厭的，還是老闆的老尊翁也偏偏跟著反對。」

「那位社長的老尊翁，大概也有不小的歲數了吧

！」

「他早就死了，死後才八十一歲，是屬於英年早逝的呢！」

「死了？」

「不錯。他死了有六十多年了。他的兒子也死了有二十多年了，因此，他的兒子應該有一百多歲了。」

「且慢，且慢。我真是越聽越糊塗了。已死了六十多年的人，怎麼還能夠說話呢？」

瑪麗閉上了嘴，望著布萊好一會兒。良久，良久才說道：「我倒是忘記了。你對這兒的事什麼都不知道呀！」

瑪麗突然向著門外走出去了。然後，她在門口停下了腳步，回頭望著布萊。

「布萊先生，現在已沒有人要管你了。你愛到那兒，就到那兒去吧！」說著，也不等布萊的回話，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布萊僵立了好一會兒，然後，他跑出了門外。

在通道的盡頭，就是出口。出口旁站有守衛。

「由這兒出去可以嗎？」



「可以的。」

「我出去沒問題吧？」

「這是什麼話？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守衛把出口的門打開了。

布萊一個箭步就走出了門外，外頭就是二十二世紀的世界了。

他身上沒有錢，沒有二十二世紀世界的常識，沒有朋友，沒有工作，也沒有可以回去的家，他只擁有一具不知道是誰的軀體，就這樣東西南北不分地闖進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裡了。

## 二十二世紀的世界

二十二世紀的紐約，真是一個童話中夢幻之國的首都。滿街儘是藍白瓷磚交雜的小型宮殿，伊斯蘭教寺院似的細長型尖塔，中國式的華麗而庸俗的圓頂，以往布萊所熟悉的那種紐約的風貌，都已經消失不見了。

街道上，觸目都是小型的汽車。有摩托車，機械腳踏車和排氣缸較小的汽車。大概是害

怕空氣汚染和人口過剩的緣故吧！

二十二世紀的空中交通也眞夠擁擠，無數的民航機、直昇機、空中貨車、空中計程車、空中巴士，迴旋輕型飛機在空中交差穿梭著。它們是具有怎樣的裝備呢？它們大概都裝有避免碰撞的電波誘導裝備，因此，碰巧有數架飛行具迎面而來，也能夠一上一下，很美妙的擦身而過。

布萊不論是走到那兒，總是人山人海。大概現在紐約的人口有以往人口的十倍到二十倍左右吧！

看著人來人往，摩頂接踵，使人連個站的地方都沒有。在人潮爲患的人行道上，你要是像蝸牛一樣悠哉悠哉地走著，一定會挨罵，或發牢騷。也難怪布萊會看不見供人休憩的公園以及廣場了。

布萊走了不久，便遇到了一支遊行的行列。布萊感到很好奇，便跟在隊伍的後頭走著。隊伍緩緩地向前推進。布萊問問站在他前頭的一名男士說這支遊行的隊伍是什麼隊伍呀？

「你不知道呀……這是自殺敢死隊呀！」



布萊一聽，嚇得趕緊走出了遊行行列。（自殺厭世的人都列隊遊行……到底這個二十二世紀是個什麼世界了？）

布萊像個鄉巴佬進城似的，望著四周的形形色色。走了不多久，便來到了一個像大城一樣的大厦前面。

布萊向一名路人問道：「這是那家公司的大厦呀？」

「這是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的總公司。」

布萊覺得這名路人與其它的路人大不相同，別人都在趕時間，祇有他一點也不匆忙。他長得高高瘦瘦，像枝竹竿子，他的臉型長，膚色黝黑，目光如電，像是要把人看穿似的。

「外表造得眞是宏偉壯觀呢！」

「不錯，……，你不是紐約人吧！」

布萊點點頭。

「其實我也不是本地人。我是住在亞利桑那的山裡。不過，這家長生不老企業公司，我是頗有耳聞的。你大概是從比我更遠的地方來這兒的吧！」

布萊覺得不能老實回答，祇好稍微騙他一下了。

「我是巴西來的。我住在亞馬遜河上流的橡膠園裡，我這次是頭一次到紐約來觀光來的。」

「原來如此。」那人恍然大悟的。「既然如此，反正我也是一個人，我們何不一道結伴觀光呢？敝姓歐陽。」

「好極了，好極了，眞謝謝你了。」

布萊接著也報出自己的姓。然後，兩個人便一道結伴觀光了。

「我們找個地方喝些東西，好吧！」

「好，好的。」布萊口裡這麼說著時，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上連一毛錢都沒有帶。

「糟糕……歐陽，我把錢全都遺忘在旅館裡了。」

布萊想奮起三寸不爛之舌，多方辯解，歐陽深深地望著布萊道：「沒有關係，布萊。我的眼光，從不會看錯。你身上沒有錢，我也知道。你不要再解釋了。今兒就由我作東好了。」

「那，那怎麼行。這怎麼好意思呢？」

「別不好意思了。就這麼說定了，我們走吧！」



歐陽不容布萊多分說，自己在前頭跨步引路。布萊只好接受了歐陽的盛情了。因爲歐陽也想多利用在紐約的一分鐘，多觀光一下二十二世紀紐約的珍奇景色。

兩個人先到火星街去。火星街就像以前的唐人街一樣，都是住著中國人，日本人街都是住著日本人一樣，火星街就是住著一羣移居到火星的移民。

布萊他們走進一家從火星進貨到地球來的紅火星餐廳。這家餐廳的菜單全是用火星語寫的。布萊他們只好隨便點幾樣菜。正以爲是點到什麼樣的菜時，最後才發覺這種做料的肉和菜多少與中國菜所用的肉菜都差不多。

布萊這麼說著時，歐陽頗瞭解內情地說道：「我知道了。這是因爲第一批移民到火星的都是中國人呀！那時大概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所以，火星菜說穿了，就是火星上做的中國菜呀！」

火星菜吃起來，眞是又可口、又好吃。

布萊兩人吃完飯後，便搭「空中計程車」到一家名叫「永青俱樂部」的高級酒館去。歐陽說到永青俱樂部，無論如何，一定可以遇到來自故鄉的人的。而且，在永青俱樂部舉辦的植物大展，據說頗得好評哩！

布萊兩人選中了俱樂部正中央有玻璃箱子鄰近的桌子。

在鑲玻璃的箱子裡，有一大片灑有培養液的土胚，土胚上長有植物，這些植物全都是不可思議的神秘植物，在地球上是看不到的。箱子裡的植物正一刻不停，很快速的成長著。那個埋在土胚裡的小種子，正才長出芽，長出葉，且蔓繩叢生的當兒，幌眼間便如羊齒類的植物似的，變成了一株密實型的植物，還長出了有毒性的巨大的花朵。而綠色的蕈類和花斑色的草，也像是在變魔術似的，幌眼間便變得巨大。然後，當它不再成長以後，它便在土胚裡散佈了種子。

種子散下後，還是不斷地在成長，而且，長生的植物與原先的植物已經不一樣了。在順應新的環境下，各個種子都長出與原先母體絕不相同的植物。並且，彼此之間也不相同。植物這種東西，也像是在扮演物競天擇的激烈的生存競爭，不合適的植物便即被合適的植物所取代，然後，種子裡便全是沒有被淘汰的植物了，只是，在幌眼一間，一種新的植物又取代了沒有被淘汰的植物。

布萊摒息地望著這種扮演物競天擇的壯觀的植物大展。

「眞像是在耍極動人的魔術呢！生物學研究所竟然使植物的成長速率加快了數百倍。一



株本來要花費幾十年才長得成的植物，我們在僅僅二、三十分鐘之內便目睹了它全部的成長過程了。」歐陽說道。

兩人走出了永青俱樂部後，便到處去觀光，看看。

兩人在一家酒店飲酒時，有一位穿著雨衣，一臉壞蛋相的男人借故向布萊他們攀交情。

先生，想不想去看一個頗有趣的東西？」

「什麼東西？」歐陽問道。

「我的名字叫老周。在這兒是沒有人不知道我的。你們想不想看一種叫做移植的遊戲？」

「移植遊戲？」

歐陽和老周彼此凝視著，然後，兩人又看著布萊。



「喂，喂，先生。不要裝傻好不好？要是說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移植遊戲，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

「我是個鄉巴佬。不過，你不要以爲我會被你這一套所欺騙。」

布萊對著老周揮舞著大拳頭，老周踉蹌地向後退了幾步，囁嚅地說道：「唉喲，不要動手動腳的，好不好？移植遊戲又不是什麼新型的遊戲。那不過是把你移植到別人或動物的身上而已。你最好是嚐嚐其中的味道怎麼樣，很不錯的，尤其是二十二世紀的人，生活很乏味，有誰不想去尋求更刺激的生活。我敢保證移植遊戲比吃毒品和强力膠還要刺激。怎麼樣，你要移植到什麼動物比較有興趣？狗還是馬……」

「你給我出去！你再不出去，我就扭斷你的脖子！」布萊怒叫了一聲，便狠狠地扼住了老周的頸子。

老周扳開了布萊的手，向後連退了數步。

「好！好！走就走！」老周頹喪著臉走了。

「簡直是無聊透頂，這是什麼世界嘛！算了，喝喝酒，寬寬心吧！」歐陽說道。

兩人便開始喝酒，喝了兩三杯以後，布萊注意到酒的味道有些不一樣。（奇怪！）布萊



的心裡這麼想著，他想站起來，可是他的腰部軟弱無力，竟然站不起來。他的頭部越來越感到沈重，眼光也越來越感到模糊了。……

與他對坐的歐陽正靜靜地注視著他。

「出了什麼事了？」店家問道。

「沒什麼，只不過是喝酒喝的太多而已。我這就把他送回下榻的旅館去，你放心好了。」歐陽答道。

（奇怪，歐陽應該不知道我旅館的事才對呀！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沒有下榻旅館呀！看這個歐陽對店家撒了大謊的情形看來，這個人到底是……。）布萊想到這兒，才知道他是喝下了有蒙汗藥的酒了。

（爲什麼？爲什麼這名男子要這麼對待我？……）布萊再也不能想下去了。他的頭部愈來愈沈重，然後，一下子便失去了知覺了。

## 誘拐

布萊恢復知覺時，發覺自己躺在一間微暗的小室裡的床上。這間小室沒有家俱，沒有門

也沒有窗，像是用來關人的牢獄。

布萊爬起來，立刻就感到頭部疼痛得要裂開似的，他只好又乖乖地躺在床上。

「靜靜躺著吧！再等一段時間後，蒙汗藥的作用就會解除的。」不知是誰發話道。

布萊睜眼一看，牢室的一個角落，有一位穿著吊褲的男子，正怔怔地看著他。布萊注意到他們兩人的衣服都一樣。

布萊慢慢地起了身，他的頭部痛得使得他的臉部扭曲得厲害，他開口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不是跟我一樣，給人又哄又騙給抓到這兒來。來了這兒，就絕對逃不出去的。因此，你還是看開一點吧！」

「可是，他們誘拐我又是為了什麼。我身上連一毛錢也沒有呀！」

「你在胡說些什麼。他們所要的，就是我們的身體呀！這一點你到現在都還不明白呀！」

「我們的身體？」

「就是說嘛。我們的身體不是可以從土裡長出來的。找不到志願自殺者，便只有到處抓



人了。」

男子這麼說著，不過，布萊還是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反正，我們現在都已是別人的俘虜了。容我自我介紹，我是梅希爾。是宇宙太空船布萊梅號的機務員。」

布萊說出他的名字，並問梅希爾怎麼會被抓到這兒來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布萊梅號在宇宙飛行了三個月後，回到了久違的地球後，我們便慶祝狂歡。我喝得醉醺醺的，當我一醒來時，我便已置身在這兒了。」梅希爾望著布萊，說：「現在該輪到你說說你的了？」

布萊想了一下，說：「說來話長。這件事就要遠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說起了。」

「喂！喂！……你究竟在說些什麼啊？」

「好吧！你聽好——。」

布萊立刻原原本本的把他的故事說了出來。

梅希爾靠在牆壁上，仔仔細細的聽著。當布萊說完了話後，他不禁地嘆息了一聲。

「真的嗎！那你是雷克斯動力公司的傑作了。」

「對了，梅希爾，他們要我們的身體做什麼，生體試驗？」

「不對，看來你好像對二十二世紀的事，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他們是要把我們的身體，做再生的用途的。」

「再生？再生是什麼呀？」

「簡單的說，就是將有生命的軀體拿出生命，再把生命輸入給新的軀體。這樣子，人的生命便可綿延不絕了。」

「哦！是這樣呀……他們是看中我們的身體呀！」

「正是。」

「幾時要動手呢？」

「當然是要有客人來的時候。我被關在這兒已經有一個禮拜了。幾時輪到我，我也不知道。你大概也一樣的吧。」

「那手術完後，我的靈魂怎麼辦呢？」

「這還用得着說。殺掉呀。」

「不過，……這是謀殺呀！」



「不錯。不過，既然有來世保險，殺人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又是一句他聽不懂的話。

「來世保險是什麼意思呢？」

「你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嘛。」

「嗯，梅希爾先生。什麼來世，什麼不死，能不能請你說清楚一點。」

「這一時也講不清楚呀。好吧！我就說說看吧！」

梅希爾開始慢慢地說起話來了。「我們人類早在原始時代便感覺到宇宙之中，有一種我們看不見的精神世界。因此，便想到肉體雖死，精神卻可進入另一個世界。」

布萊點了點頭，梅希爾又繼續說道：「等到二十世紀後半，也就是你們當時的那個時代，美國出了一位超心理學者的萊恩博士，孜孜於這方面的研究。後來，雖有數位學者相繼醉心於這方面的研究，不過，一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出現了一位巴尼格的教授，並且詳盡地證實了靈魂的存在。

巴尼格教授曾事先把東西藏起來再自殺，然後化做幽靈在朋友的家中指出了他生前藏東西的處所。他證明了人雖死了，他的記憶還是存在的。」

「他這麼做，一定是大大地轟動了。」

「這還用說。當時，整個世界全都喧騰鼓譟了起來。這是，這是因爲大夥兒都想到不論生前做了什麼，做了天誅地滅的事也好，因天災人禍而死亡的也好，來世還是能活著的。因此，誰還在乎今世做了些什麼，所以大夥兒便爭相做出亂七八糟的事來。每天都有好幾百人，好幾千人因爲來世有望便自殺了。全世界殺人、搶劫，做玩命的冒險層出不窮。——今天的世界真是瘋狂世界。」梅希爾先生不禁地嘆息道，「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末年，又出了一件震駭人心的事情。巴尼格研究所的學者專家說，來世是存在的，可是沒有人可以活在來世的。」

「大夥兒一定都大吃一驚了。」

「簡直就是驚嚇得受不了！因爲能活在來世的人，百萬人中找不到一個，因此，大家都突然發現到何必急著去死呢。」

「這又是爲什麼呢？」

「死這種東西，在使人心離開軀體方面是扮演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甲蟲由繭而成蛹，由蛹而成蟲一樣。不過，要是死的作用過強，便會把這一切都弄糟的。人對死產生了震駭



便會破壞了那人的靈魂結構。這種情形，幾乎是每一個人都不會例外的。」

「那，這樣就完了？」

「不，然後便出現了長生不老企業公司。其實長生不老公司就是巴尼格研究室的原班人馬，祇是改了名字而已。他們作成了研究，可以加強人的靈魂結構，增強對死的震駭的抵抗力。」

「真的呀！那不就是指人都可以活在來世了？」

「不錯，這倒是真的。不過，得先向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繳交大筆款項才行。」

「什麼！是要錢的呀！」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要長生不老，是要借助於一套極複雜的機械設備的。維持這套電子設備便要錢。因此收費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也就是來世保險。」

梅希爾一副吃驚的口吻，布萊感覺得不是味道。

「哦！對了。還有一件事。在長生不死中，也有的是不世出的天才，他們有了再生的能力，可以不影響他們原先的能力，因此這種人將來的成就一定更輝煌。」

布萊感到他頭眩得要發昏了。

死了還可以再生，在他那時代不啻是在作夢，現在則都已實現了。人既然不再害怕死，那還有什麼事是幹不出來的……。

不過，這一切是要用金錢去換來的。自己沒有錢也沒有自由，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是絕對不會輪到他的。更糟糕的是他雖然生逢有這種難得一見的再生手術的二十二世紀的世界，可是他不久便要被人家殺掉他的靈魂，並且把他的軀體換到別人的身上了……。

他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不過，既然有來世保險，而富翁們還為了再生，到黑市去買新的軀體，他們要求再生何用呢？」

梅希爾點點頭，「年老的人們還是怕死的。明知道有來世，可是不知道來世是怎麼的樣子，便只好儘可能多活在這個世界上了。而且……。」

「而且什麼呢？」

「再生手術並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成功的。要再生時，得先把舊的靈魂完全剖出來，還必需立刻把新的靈魂放進去，不過，有時靈魂也常有不能適應於新的軀體的現象。因此，還是會前功盡棄的。」



「原來如此。」布萊突然想起了白天所看到的自殺敢死隊的事，他問道，「哦！我想起來了。白天那些人就是要賣掉自己的軀體，以換得來世保險。而且死者的家屬還可領到大筆的費用。一些窮人們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布萊咬著嘴唇，「我說什麼也絕對不賣掉這副軀體。」

梅希爾苦笑著，「恐怕由不得你。他們要的東西，你敢不給嗎？」

## 輪到你了！

時間在焦慮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有一個人突然從壁上的小窗裡探出頭來。

這個人就是那個令人可憎的歐陽。

「喂！巴西來的，你好啊！」

「你這個卑鄙無恥的販賣人口！」布萊是想用更惡毒的字眼來罵歐陽，不過他想不出來，心裡惴得焦躁。

「啊喲，幹嘛生這麼大的火氣，我們不會收你來世保險金呢。」

歐陽還是嘻皮笑臉的，沒有被惱怒，他轉過頭，不知在對什麼人說道：「好了，快點動手！」

話甫一落，鐵欄的大門便被打開了，五位訓練有素的魁偉男子躍進牢籠裡來。

五人望著布萊，又望著梅希爾，然後便立刻把梅希爾抓了起來。

梅希爾拳打腳踢，口裡大喊：「不是我，不是我呀！」，可是男子熟練地躲避了梅希爾猛烈的攻擊，並且像抓小雞似的把他帶出牢籠外頭。

「混蛋！抓錯人了。另一個才對呀！」他們才走出了牢籠外，歐陽便厲聲責罵道。

布萊本來想及室友可悲的命運，現在卻連想的力量都沒有了。該來的命運，令他吃驚不已。他連抵抗的機會都沒有，就被人抓到牢外去了。

不容分說被抓到牢籠外頭，歐陽便當面說道：「我很同情你。布萊。不過，客人特別指名要你的身體。」

布萊一下子變得怒不可遏，他拼命地扭動著被綑住的身體。

「你給我乖乖的，要不然我就殺掉你！」

布萊整個人像虛脫似的，全身乏力。

「這傢伙的身體，千萬別給我弄出一點疤痕來。他是貴重的商品哩！」歐陽命令道。

有一個傢伙把一塊香氣濃郁的布，蒙在他的口鼻上。是沾有麻醉藥的布，布萊旋卽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布萊慢慢地蘇醒了過來。

（哇？我還是我呀！我沒有被剖去心呀。）布萊剛蘇醒時，便這麼地想道。

他向四周張望了一下，全身的綑綁已被解開了。他還穿著西服，躺在沙發椅上。看樣子，他是在不知不覺中被帶到這兒來的。

正當他這麼想時，他聽到走廊上有向這兒走過來的腳步聲。

（他媽的，絕不能平白的受宰割！）布萊下定了決心，立刻迅速的藏身在門後。門兒開了，有人走進房間裡來了。布萊握緊了拳頭，全力便要向對方攻擊……可是他一下子便呆住了。

因爲來的人是瑪麗呀！那……所謂買他身體的客人就是瑪麗呀？

「瑪麗，你是爲了誰來買我的身體的？」布萊怒忡忡地瞪著瑪麗說道。

「當然是爲了你自己買的呀！爲的是要恢復你的自由之身。」瑪麗還是沒有失去她一貫



的冷靜，說道。

「是我們把你救回到二十二世紀來的，因此我們是負有幫助你的責任的。而且你也眞是夠魯莽的。在這個東西南北都分不清的世界，你還任任性性的衝了出去，所以才會出了這樣的事。」

「我明白了。」

「我們的雷利社長說要見你。因此，你最好去看他一次。我們一道吃了午飯後，便回到本址去吧。」

「也好。」

布萊才走出了房間，便突然想起了梅希爾的事情。布萊對瑪麗談及了這件事情。

「和我一道被關進牢籠裡的男子，是個相當不壞的傢伙。妳能不能也幫助他？妳代我付款，我以後會還給你的。」

瑪麗怔怔地看著布萊好一會兒，最後才開口說道：「他是你的朋友嗎！好吧，我試試看。」

瑪麗走進走廊裡一架影像電話對講機，撥了個不知打到那兒的電話，然後，才走回布萊

的身旁，神情黯淡。

「要命呀！布萊。你走離牢籠後的一小時，梅希爾就被賣了。據說已被送進再生裝置了。」

布萊覺得全身血液都往上衝。他怔怔地呆立著。二十二世紀惟一的一個朋友已經死了。

「我很同情。布萊。」瑪麗說著，全身打個冷顫。她看到布萊不再是早先蠻不在乎的臉，而且想到什麼嫌惡的事情似的，滿臉嚴肅板著臉孔。

## 雷利社長

雷利社長是位瘦小型的老人。

他坐在龍椅一般極大的椅子上，他的身體才只能佔著椅子的一小部分。他的臉部以及露在衣服外頭的手指頭，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皺紋，眞使人擔心他會不會現在就斷了氣，不過，他的兩眼倒是銳利如電、炯炯有神。

「不錯，你眞的是從過去時代再復活的男子。」雷利社長說道，「來，到這兒來。我要讓你和你祖父說話。」



布萊想起了已死了六十多年的祖父，還以爲他的靈魂就在這兒，因此四處張望，可是看來都沒有呢！

「再走近一點。你的祖父才只能在這個世界上出現一眨眼的時間而已。」

「他眞的會出現嗎？」布萊問得很唐突。

「當然是眞的，騙你幹嘛。你是二十世紀來的，你對現在的一切當然是不敢相信的。不過，你想想十九世紀的人對二十世紀所有的核子能，太空飛行不都是以爲痴人說夢話嗎。你只要想一想便可以明白了。」

社長接著便轉個話題，「不過，你對現在的世界喜不喜歡？」

「目前是還不大喜歡。」

「是嘛，不過你也實在是太莽撞了。當然是吃到了不少的苦頭了。」

「所以說，他今後不再擅自出去了。」這時，在一旁的瑪麗插嘴道。

「好了，我們就談到這兒。不過布萊，我和祖父已決定不再利用你做宣傳了。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瑪麗曾把這件事告訴我了。」

「雷克斯動力公司，不管是什麼人都一定要尊敬才行。絕不許有人亂造雷克斯動力公司的謠。布萊，說你是二十世紀來的是不對的。你的存在會危害到我們的公司。因此，我要跟你談一筆交易。」

「什麼交易？」

「我們公司幫你做來世保險，保障你死後的生命，你願不願意自殺？」

布萊堅決地搖搖頭，「我才不幹。」

「為什麼？」

「第一，我還是無法相信有什麼來世的。」

「這話也對，不過你要是相信了，你會不會答應這項交易？」

布萊想了一下，又搖搖頭：「我還是不幹。我只想現在活著就行了。」

「你真是不可理喻！」雷利社長立刻就發起脾氣來了，「你給我好好地想一下。你不適合於存在這個世界，對你來說，這個世界將是危機四伏的地方，你只要走動一下，性命便立刻難保了。」

「你不要光是在說氣話。氣話是無理取鬧而已。」





「不，我講的都是真的。對你來說，你不可能很快的適應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的。我說的沒錯吧！你就好像是二十世紀來的原始人。」雷利社長隨即以訓話的口吻道，「你不認得飛機、汽車、電、瓦斯，你賴著曾與石虎，長毛象作戰的經驗，就想在這二十世紀生活。可是，你要明白原始人立刻便會遭車子輾死，觸電和瓦斯中毒等而死的。」

「你也未免太大吹大擂了。」布萊嘴裡雖然這麼說著，可是他感到他的身體正滲出冷汗。

「我絕不是在說大話。這種道理想想就明白的。」

「不管你怎麼說，要我自殺，我是絕不幹的。危險也好，不危險也好，我總要憑自己的力量過活。交易的事，以後不要再提了。」

「簡直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雷利社長心情愈發激動了起來，「你簡直就跟原始人一樣不可理喻，說不定你有一段時期可以過得安然無事。不過，好日子不會太久的。我敢打賭不出一年，你一定會不得好死。而且到了那個時候，你連保障死後生命的來世保險也沒有了！」

「到那時，我也不會皺一下眉頭。反正我不會自殺。」布萊不客氣的頂撞道。

雷利社長像是筋疲力盡地背靠著椅子。不過，他還是打起精神，端正地坐著，「你這麼不可理喻，是因為你還不太明白再生是怎麼樣的一個東西。今天下午，請你務必到本公司的再生處理室參觀一下。你若親眼看到再生的現場操作，你說不定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固執了。」

布萊變得緊張了起來。老人察覺到他的心情，笑嘻嘻地說道：「啊喲，我們不會是故設圈套要害你的。我再生用的軀體也早已買好了。你要知道我跟你一樣，對你那副粗糙的身體並沒有什麼好感的。我單單瞧你身體一眼，便打從心裡噁心起來了。」

雷利社長說到這兒，揮揮手勢，表示下逐客令。

布萊跟在瑪麗的後面，走出了社長室。



## 陰錯陽差

那天下午，布萊來到了雷克斯動力公司的再生處理室。雷克斯動力公司的高階層人員也來了數位。布萊和瑪麗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儘可能離這些高級人員遠點。

正前方的臺上，再生機早已準備好了。刺眼的燈光照在皮革帶和有許多電線的兩張並排的椅子上。椅子的旁邊有一臺呈黝黑狀的大型機械。

（簡直就跟電椅一樣嘛，難道這兒是死刑室……。）布萊向四周張望，這麼地想著。

二、三位技師坐在電椅上，在做最後的檢查。那兩位布萊曾見過面的鬍鬚醫師和紅臉的醫師也在一旁站著。

雷利社長走了過來，朝著高級董事們點點頭，然後很鎮靜地坐在一張椅子上。接著進來的是一位四十幾歲，面色蒼白的男子。

（啊哈！這一定是雷利社長所買下的那副軀體的主人。）布萊望著那名男子。男子渾身正一直打哆嗦。

接著進來的是全身黑色制服的男子，像是牧師。黑衣的男子向兩人的身邊走來，並先對

著滿臉蒼白，直打哆嗦的男子說道：「閣下是威廉先生？你不打算再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而要去追求來世，你是自願到這兒來的吧？」

「正是，牧師。」男子說道。

「你爲了追求來世，希望採取這種科學的手段，是不是？」

「是的，牧師。」

牧師接著向雷利社長說道：「雷利先生，你要接受威廉先生的身體，以便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你是自願的吧！」

「是的，牧師。」雷利社長很認眞的回答道。

「你是不是已給予威廉先生來世保險，並且已給予他的遺族代價，此外也納完了稅了？」

「是的，牧師。」

「很好，」牧師用著很大的手勢，繼續說道，「這次的再生處理已完滿地符合了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條件，因此，你們可以進行了。」

話一甫落，技師們便走進了過來，把雷利和那男子分別牢牢地綁在椅子上，手臂、腳和



膝蓋等也都插上了電極。

整個再生處理室都鴉雀無聲。

雷克斯動力公司的高級董事們，都引頸翹盼地望著雷利他們兩人。

雷利社長目光如電地望著布萊，輕輕地笑了一笑，接著便對其中的一位技師說道：「好了，可以開始了。」

技師撥了黑色機械的轉盤。於是，一種「咔」的聲響，燈光隨卽減弱多了。雷利和威廉的身體相繼抽搐了起來，最後乏力地倒了下去。

技師關掉了機械的轉盤。助手則將繫在兩人身體上的皮革和電線卸了下來。

牧師和醫師露出陰森而神秘的笑臉，他們急忙地調查了威廉的死體，而不是雷利的死體，應該說威廉的死體現在已成爲雷利社長的身體了。

「沒有反應哩！」留鬍子的醫生，擔心地說道。

全再生處理室，立刻便泛起了緊張的氣氛。

「會不會太快了？」

「不會吧，照理應該起了反應了。」

「這就怪了。」

大夥兒都在嘀嘀咕咕的談論著。

「怎麼了？出了什麼事了？」布萊向瑪麗問道。

「再生處理通常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故的。雷利社長的靈魂似乎還沒有附在新的軀體上。這真是可怕極了……一切都徒勞無功了。」

「怎麼了？」

「靈魂附不在軀體上，軀體便會開始有死亡的現象。因此，靈魂附在軀體上，便是一分鐘也耽誤不得，否則便不會有用了。那副軀體注定要完蛋了……。」

「還是沒有反應。」老醫師頗為焦慮。

「為時已晚了。」瑪麗顫抖著聲調叫著。

這時，醫師叫了起來，「動了，有反應了。」

「快！氧器口罩！然後再給他注射荷爾蒙！」

氧氣罩罩在雷利的臉部，也有人注射了荷爾蒙。現在雷利社長的新的軀體開始動了。

「好極了！好極了！」老醫師叫著，拿下了雷利社長的氧氣口罩。



雷克斯動力公司的高級董事們，都紛紛地站了起來，奔向雷利社長的椅子處。雷利社長睜開了眼睛，像是愛睏似的猛打著呵欠。

「雷利社長，恭喜！恭喜呀！」

「怎麼樣，沒怎麼不舒適吧！」

「不會不舒適的，既然成功了，心情應該是痛快的。」

大夥兒七嘴八舌的說著，這時在椅子上的男子，頭轉著轉著地向四周望著，然後開始張口說話了。

「我不是雷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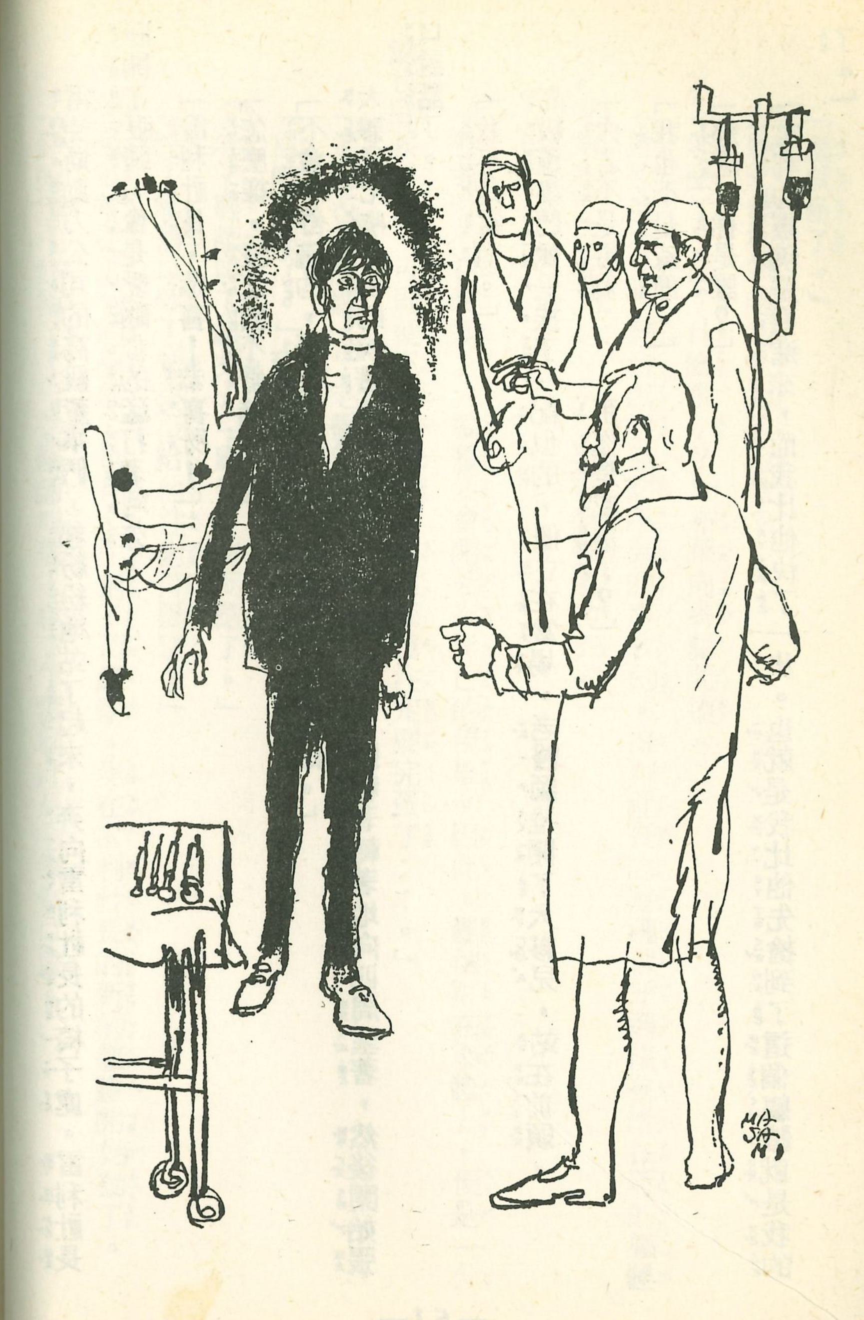
高級董事們像是挨了一記似的，僵立在當場。老醫師推開了大夥兒，站在前頭。

「你若不是雷利……那你是威廉了？」

「我也不是威廉。」

「那麼，你是誰？」

「雷利的靈魂是要進來，而我比他快了一步。也就是我比他先搶到了這個軀體就是我的了。」





「你！你是什麼人！」老醫師驚得向後退了數步。

鬼魂站了起來。高級董事們也都蹬！蹬！地向後退了數步。

「事情愈來愈嚴重了！」瑪麗聲調顫抖，附在布萊的耳朵說道。

布萊望著那名男子。男子的臉與威廉那張緊張顫抖的臉一點也沒有相像之處。他也不具有雷利臉上的神情。

那眞是一張很恐怖的臉。臉色就跟死人一樣的死灰，黑色的頭髮密密地覆着在頭角崢嶸的額前。

那張臉不知爲了什麼，老是令人感到不對勁。那張臉就跟雕刻的木頭一樣，傻傻的，怔怔的，一點點的表情都沒有。不過，那一對眼睛眨也不眨的，露出了一種懾人的光芒。

「是借屍還魂了。」瑪麗還是低聲說著。

「告訴我，你是誰？」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的，我記不起來了。」

鬼魂慢慢地從臺上走了下來。

兩位高級董事向前擋住了他的去路。

「走開。這已經是我的身體了。你們又能怎麼樣。」

「讓他走吧！」老醫師說道。

高級人員讓開了路。鬼魂下了台階，逕向著大門走去，不過他還是頻頻地回過頭，最後很孟浪地來到了布萊的跟前。布萊不由得地打了冷顫。

鬼魂睥睨著布萊一眼，說：「我像是見過你……。」

「你說什麼？」

「我好像曾見過你……。」鬼魂重覆地說著。

「什麼？你在胡說些什麼……我根本就不曾見過你呀。」

鬼魂輕輕地搖搖頭，「唉！我就是想不起來。我到底爲什麼……。」然後，鬼魂又睥睨著布萊一眼，說，「你的大名是？」

「布萊。」

鬼魂無力地搖搖頭，「不行，我就是什麼也想不起來。咦！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是見



過面的……。」鬼魂說著，看看自己的身體，又再度搖搖頭，「不，我的身體眞要死了。我非得在身體還沒有死以前，想出來不可。布萊先生，你眞的想不起我的事來嗎？」

「我不知道！」布萊慌慌張張地答道。

一想到要跟鬼魂攀上關係，誰會受得了。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沒有跟鬼魂攀上關係的道理。

布萊把剛才的事想了又想，自己總該不會有被靈魂迷住的事情的。

鬼魂離開了布萊，蹣跚地走了開去，不過途中又轉過身來：「我是見過你的。你曾是我生命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要是我們再見面，我會想起我們之間所有的事情來的……。」

鬼魂只說了這樣的話，便慢慢地朝著走廊的那一端走去了。

布萊僵立在原地。等到他神智恢復過來時，他感覺到肩上的負荷愈來愈重。原來是瑪麗嚇得昏迷了。

## 信心十足

技師們和高級董事們接著便就再生機的問題起了極激烈的辯論。他們都想彼此推諉這次

失敗的責任。

（推諉一事，是二十二世紀的世界與二十世紀的世界惟一相同的地方吧！）布萊看著他們這麼地爭吵著，不禁地這麼想著。

因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的雷克斯動力公司的社長，意外死亡。繼承者是誰以及今後該公司要做怎樣的經營等問題，就是促使技師和董事們彼此針鋒相對的原因吧。

「布萊，跟我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蘇醒的瑪麗這麼低聲地說道。

兩個人走出了吵鬧不休的地方，下了屋頂，叫了一輛空中計程車，便搭了上去。

布萊還是在想著早先那個鬼魂的事情，「不過，他接近我，總不會是爲了什麼來迷住我吧？」布萊愈想愈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所以忍不住氣，一個人在嘟噥著。

「你眞的是想不出什麼來嗎？」

「就是想不出來。你們雖然給了我與你們人不一樣的特色，但也不致於讓鬼魂來鬼迷心竅呀！」

「說的也是，」瑪麗懶洋洋的說。不過，布萊說：「不過，你要知道現在這個世界是個挺麻煩的世界哩。以前的人們不管是做了什麼天大地大的壞事情，一旦死了，就什麼都一筆



勾消了。現在是不論生前死後，什麼事都可暢所欲爲。」

瑪麗一句話也沒有作答。

最後空中計程車停在市區最高的曼摩斯摩天大廈上，瑪麗的公寓就在大廈裡。

瑪麗住的地方既寬廣又明亮，眞是個宜住宜家的地方。房子裡頭，並排著科學幻想小說所常說的機械和裝置品，這些東西都是以往科學幻想小說描述未來時所常提到的。

瑪麗帶著布萊走進飯廳，說：「留下來吃晚飯吧！」

「謝謝你，我倒是感到餓了。」

瑪麗走到了自動烹飪機的地方，照著布萊想吃什麼而撥了轉盤。自動烹飪機便從食料庫和冰箱運來了材料，拆開，剝皮，清洗，烹飪，加料——二十二世紀的人只要代爲向食品公司訂購已經用完的食品就可了。

自動烹飪機的烹飪，也眞的很可口。

「你們那個時代什麼機械都有，就是沒有自動烹飪的機械。我有時也是要親自動手，不過什麼事都有機械代勞，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我要做的。」瑪麗說道。

吃完晚餐後，餐具自動收拾機在頃刻之間便將殘菜和盤子收拾得乾乾淨淨。

布萊和瑪麗兩人，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聊天。

「可是，你今後要怎麼辦呢？」瑪麗說。

布萊看著瑪麗，說：「假如可以的話，我想借點錢。」

「錢是沒問題。借了錢，然後呢？」

「首先我要找個住的地方，然後開始找個事情來做。」

「找工作不簡單呢！我來告訴你去找那些人幫忙。」

「不要，我自己找。」布萊堅決的說道，「我要憑著自己的力量生存。我要看看憑著自己的力量有沒有辦法找到工作。」

瑪麗靜靜地看著布萊，然後便笑著點點頭道：「好吧！你就先照你的意思做做看吧！希望你順利成功。」

瑪麗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進了寢室拿了一封信又出來了。

「喏！這是你要的錢。不夠時再來跟我要。」

「真謝謝你了。你對我真是幫助太多了。」

「找到了房子後，立刻就給我電話呵！」



「一定，一定。」

布萊站了起來，朝著大門走去。還沒走到大門口，瑪麗便在後面叫住了他。

「布萊。我是你的朋友。以後你要是遇到什麼麻煩的話，可以到這兒來找我。」

布萊看著瑪麗，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後大步地跨出了房間。

布萊的心情特別好，他感到與上次走出醫院的心情大不相同，他沒有什麼不安，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他感到他信心十足，認為他一定可以在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活得好好的。

## 孤單之狼

（現在，現在我要找什麼工作好呢？）布萊離開瑪麗後，一個人便首先想到這個問題。

他第一個先想到的，不用說是他以前做過的遊艇設計工作。

不過，這種事什麼也是說不通的。因為誰都不會認為一百伍拾年前的遊艇設計師對現在的世界又能做些什麼？看來他是沒有選擇工作的餘地的，只要有什麼工作，就只好幹什麼工作了。

布萊走到街上的報紙張貼欄，開始在人事欄找事。他明知找內行人所要的工作是白費力

氣，因此他先從不具經驗，連一些外行人也能做的工作找起。

報上的人事欄是這樣的。

「自動餐館徵求裝配員。具有機械人工學方面的知識最佳。」

「氣墊船徵船體清潔工。應徵者需有流體力學的學位。」

「徵求滑動卡車的操作員。應徵者要有微積分和微分方程方面的知識。」

「金星貿易公司徵求小弟。應徵者必需會講法語、德語、俄語和金星語。」

「大衆百貨公司徵求小弟送貨員。應徵者必需能駕駛噴射摩托車，並且熟悉紐約市區。」

布萊越看越不是味道，就不再看人事欄了。在這個世界裡頭，他連當個清潔工，送貨員，甚至是小弟的資格都沒有，找工作比他想像的要困難的多了。不過，這個世界難道是沒有挖水溝的，扛行李的，以及店裡掃除等較簡單的工作嗎？難道說一些需要力氣的工作，都讓機械人給做去了？要不然連手推車都要有博士學位的人去推？

布萊對找工作的事已經死心了。他開始看報紙上有所麼消息。

報紙上有這樣的消息。



「火星的新太空機場正在建設中，地點位於火星南端的奧格薩。」

此外尚有地方新聞如下：

「芝加哥連續縱火一案，幽靈涉有重嫌。市政府公佈驅魔計畫。」

「阿拉巴馬州的史賓塞市，有兩具鬼魂被私刑燒焦。警方正在調查私刑的嫌犯。」

「奧地利基洛一地狩獵狼人徒勞無功。」

「議會否決了狩獵和決鬥的禁止法案。」

「瘋劍客在聖地牙哥市區殺死了四人。」

布萊愈看，心情是愈加悶悶不樂，他離開了報紙張貼欄。

這個世界眞是花樣百出，無奇不有哩！什麼幽靈、鬼魂，什麼狼人瘋劍客，這些都應當是幻想故事中才有的東西，竟然是確確實實的存在這個世界裡。

布萊再度向著市區走去。他突然意識到他是走到電影街來了。有放映決鬥比賽的，有立體電影的，有第六感電影的，一家接著一家，街上的熱門音樂喧鬧似地傳了過來，五光十彩的霓虹燈正向他眨著眼。

布萊看著這一切，心裡頭突然異想天開。他想起雷克斯動力公司不是爲了大事宣傳才救

活他嗎？那他不是具有當名星的資格嗎？

不管是到電影院或電視界也好，他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歡迎的。因爲他是一百五十年前又活過來的人呀！

布萊主意一定，便就近找到一間大廈，並在大廳的名單上找看看大廈裡頭有沒有電影代理商的。他看到了十九樓是有家電影代理商的。他乘上了一部極寬做的電梯，直接找上電代理商的辦公室。

布萊逕自走到一個女招待員的面前說：「我想當電影明星，這裡頭誰是負責人？」

可是招待員只是嫣然地笑了笑，並且搖了搖頭，「很抱歉，我們演電影、演電視的演員已經太多了。」

「不過，我是比較特殊的呀！」





「每個來我們這兒的人，都是說他很特殊。」

「可是，我真的是不同啊！我是從過去復活的人呀！你沒看過立體電視的新聞報導嗎？」

「呀！我倒是沒有注意到。反正，我們現在的演員已經夠多了，請你以後再來吧！」

在布萊他們一問一答間，一位身材短胖的男子走了進來，並且朝著內間的辦公室走去。

「嗨！社長，早安。」

「早安！」社長說著，便加快腳步往裡面走。

布萊立刻從後頭追了上去，並且抓住了社長的手。

「請等一下聽我的話。社長，我是萬衆矚目的風雲人物哩！」

「你是誰，膽敢說你是個風雲人物，請你快點離開這兒！」社長不耐煩地說道。

「真的呀！我就是雷克斯動力公司從二十世紀救活過來的人呀！我叫布萊！」

「雷克斯動力公司？」社長歪著頭想著，然後說道，「嗯……我好像也聽見過這件事情……管它的，請，請，布萊先生，我們到辦公室去談。」

布萊兩人便走進了辦公室。

「怎麼樣，你有意思要我到那兒演戲？」布萊很認眞的問道。

「這個嘛！」社長想了一下說，「你說你是從那一年的世界轉世復活的？」

「一九五八年。我對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代的事眞可以如數家珍。我所說的話一定會使現代的人有人生觀得幾回聞的感覺的。」

「哦！是一九五八年？是二十世紀囉？」

「是的。」

社長搖了搖頭，「這就難了。要是說六世紀的瑞典人，七世紀的中國人，還可以找工作給他們做。就是一世紀的羅馬人和四世紀的英國人也未嘗不會沒有工作做。可是要是說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怎麼樣？」

「客滿了。」

「客滿了？」

「不錯。我們有個一九五三年來的男子，名叫賓薩的，他可以演全部的電視劇場、商業廣告、話劇和電影等。我們沒必要再叫同一個時代的人來演的。」



「是這樣呀……。」布萊慢慢地站了起來，「不管結果怎麼樣，我還是衷心感謝你的。」

「謝什麼，慚愧的是我一點也幫不上忙。我倒有個法子，你願不願意和賓薩見見面。說不定你可代替他演戲一下。」

社長把賓薩的住址寫在紙上。並把紙交給布萊。布萊再三的道謝，便告辭了。

布萊走到了外面，便開始詛咒起自己的命運來了。好不容易自以爲已找到了一個好工作……卻要因爲一個由同一時代來的男子，而把這麼一個好工作也給吹了……

不過，繼而一想，這種事也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這個世界都已能做時間旅行，出現了一個二十世紀的人，的確是沒什麼好奇怪的。這眞該怪他的命運太壞了。

（是了，我無論如何總得去看看這個賓薩不可。果眞他不會給我工作做，不過能與同一時代的人相見，並且話說平生事，不也是頂愜意的。畢竟鄉不親土親呀！）

布萊主意打定，便照著住址去尋找。他按了一所公寓的門鈴，一個紅光滿面的圓滿男子立刻就出來應門。

「是攝影師嗎？你來得太晚了。」賓薩說。

「不，我不是攝影師。我和你一樣都是二十世紀來的人。我是一九五八年來的。」

「什麼！真的呀？」賓薩滿臉懷疑的神情。

「騙你幹嘛！你可以去問問雷克斯動力公司，便可以瞭解我一切的事了。」

「不必問了。你來此有何貴幹？」

「是……是這樣的，我想看看有沒有可以代替你演出的工作……。」

「不要！我不要替身。」賓薩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是嗎！哦，不，這樣也好。其實我的意思是想跟你談些話。我想能和同一世紀來的人相見，真是頂愜意的呢。」

「啊！哦！當然，當然！你高興，我也高興。你想想……很久很久以前，一九五〇年代的紐約吧！公園裡頭乘著二輪馬車，輪船緩緩地嗚咽著蒸汽，駛進曼哈坦區外海……不過，我現在沒空再跟你閒聊，以後有空時，我再慢慢地跟你閒聊好了。」

賓薩這麼說著，滿臉笑嘻嘻地把布萊請出門外，並把門關了起來。

布萊茫然地搔著鬍鬚，走出了公寓大廈。他的內心真的要控制不住怒火了。

簡直是胡扯，什麼二輪馬車，什麼蒸汽輪船。簡直是在胡說八道，誰不知道這是十九世



紀來的東西。看樣子，這個叫賓薩的男子是個頂高明的大騙子。他頂著自己是過去復活的假面具，其實說穿了，他既不是二十世紀的人，也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人，真是大騙子！

不過，二十二世紀的人，誰又能看穿賓薩是個大騙子呢！

布萊漫無目的地在街道上走著。他的身心疲乏已極，不過，他還無意找個地方休息。

太陽已經下山了。

突然間，布萊在街角看到了一張很熟悉的臉。那是在那個販賣人口的奸商那兒，跟他不曾再見過面的梅希爾啊！

布萊幾個箭步，便抓住了梅希爾的肩膀。

「喂，梅希爾。還認得我吧！真的好久沒見面了。」

那個男子滿臉狐疑地望著布萊，說：「我不是梅希爾，閣下認錯人了。」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你是……你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來，都跟他長得太相像了。他的額前也跟你一樣有放射能燒焦的痕跡。你真的不是宇宙太空船布萊梅號的機務員梅希爾。」

「當然不是。」

布萊一下子便變得滿腔怒火，「他媽的，你這個小偷！你這個偷梅希爾身體的小偷！」

布萊揮舞著拳頭，照著男人的臉使力地揮出了一拳，男人跌跌撞撞的倒退了數尺，仰頭便栽在人行道上。

「瘋劍客，瘋劍客！大家不要靠近！」一位打那兒經過的女子，歇斯底里的叫了起來，並且奪路而逃。遠處有位穿著藍色制服的警官正朝著這兒奔了過來。

布萊迅快的轉個身，混進群衆中，在街角轉個彎逃遁了。他快速地奔跑著，直到已跑到了相當的距離，才改用一般的步調走著。

他的內心裡一直是悲恨交集。梅希爾真的是死了。現在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可以談知心話的朋友了。布萊想著，孤寂、徬徨全都籠罩向他的心中來了。

## 陰陽界通訊

那天晚上，布萊找家三流旅社住了下來。翌日，他又外出找工作。

找工作真的是無從找起。一切都跟布萊所想的一樣，吃力的工作全都交給機械人做了。因此，一些比較輕便的工作，又不是他這個一百伍十年前的人所做得來的。

如此又過了二、三天，布萊還是沒有找到工作。有一天的晚上，布萊疲倦地回到了旅社



，旅社的櫃枱員說：「有通你的電話。」並把電話所抄錄的字條交給他。

布萊以為是瑪麗打來的，其實也不可能。因為他並沒有告訴瑪麗他是投宿在那家旅社。條子上是這麼寫著的：「請到靈魂通信局二十三支局來一下，有訊息。」

（到底是誰的靈魂要跟我通訊息的？）布萊想了又想，還是想不出來。

「而且，他們又是怎樣知道我的住址的？」櫃枱員看到布萊苦思不解，一個人在嘟喃著，乃開口說道：「靈魂是沒有不知道的事情的。要知道你的住址又有何難。反正你只要去看看不就可以知道了。」

這真是最好的建議。布萊便照著櫃枱員的建議，逕向靈魂通信局二十三支局走去。所謂靈魂通信局是在一幢很大而古老的灰色大廈裡。是不難找得到的。

布萊走進了詢問處，櫃枱的一位漂亮的小姐告訴他怎樣走到通訊息的房間去。

「不瞞你說，我是第一次到這兒來，你能不能告訴我要怎麼樣通訊息？」布萊問道。

櫃枱的小姐很和藹的笑著說：「其實這也是沒有什麼難的。這兒就是要進入來世的鬼魂與在陽界的人通信，也就是跟一般的電信局差不多。你走進那個房間去，便可與那一頭的鬼靈通訊息。也就是說，你可聽到對方的聲音。這時你只要答話就行了。

「眞謝謝你了。」布萊說了聲謝謝，便向著櫃枱員所說的房間走去。那個房間很小，除了壁上的一具擴音器外，就只有地上放著一張椅子。布萊想著接下來會有什麼事發生，便在那張椅子坐了下來。

「布萊先生……。」從擴音器飄來了一股很令人聽不慣，令人汗毛豎立的聲音。

「是，是……是誰？」布萊的背脊泛起了一股寒意。

「布萊，你好吧！」恐佈的聲音又叫了起來，這次布萊認出了是誰的聲音了。

「梅……梅希爾先生，是你呀！」布萊對著看不見其人的聲音大叫道。

「不錯，布萊。久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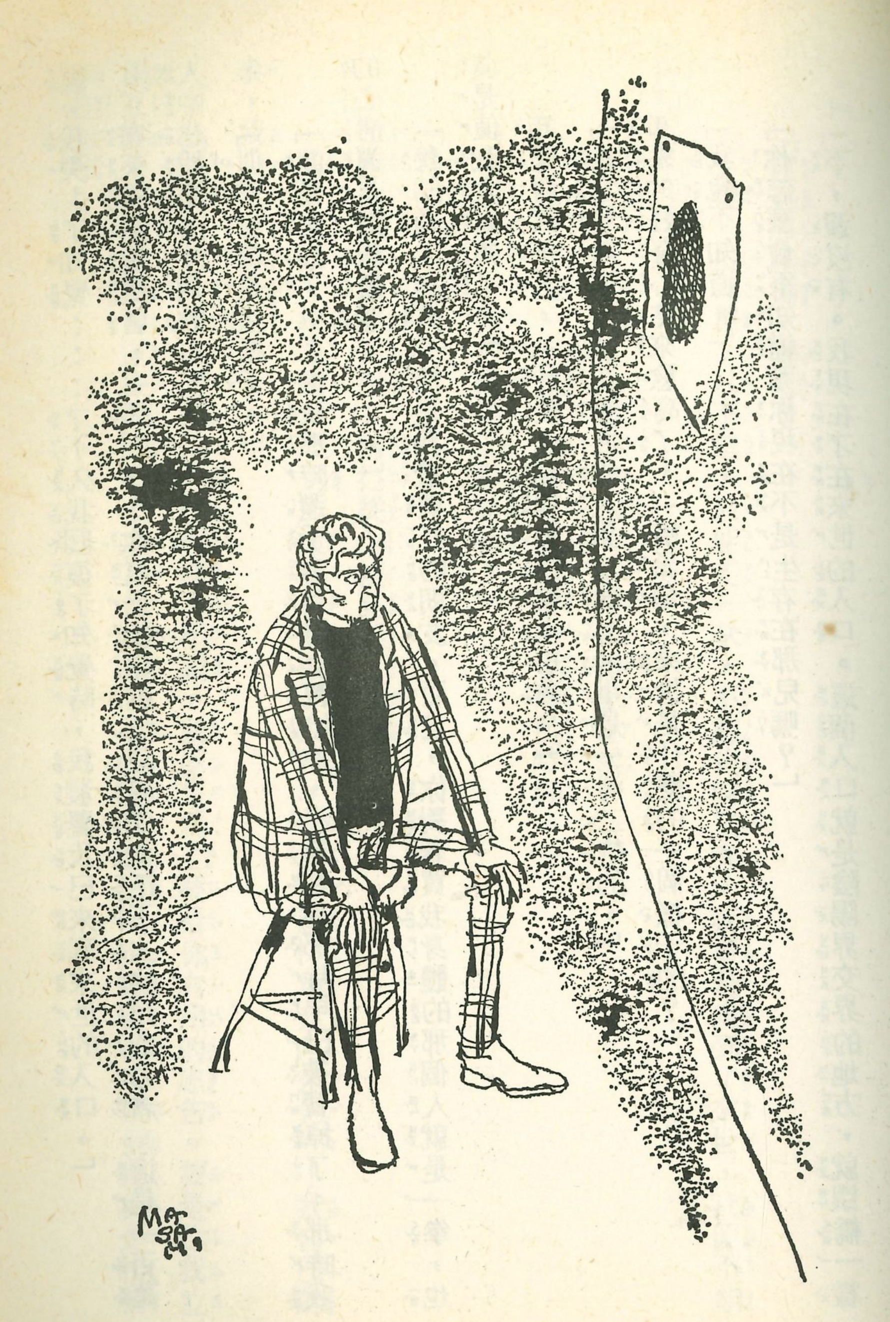
「梅希爾！你現在在那兒啊？」

「我現在正在通往來世的入口。怎麼樣？感到意外了吧！」

「眞是太意外了。不過，你應該沒有參加來世保險呀？」

「我是沒有參加再生保險。我就說給你聽吧。那一次你被帶出去後的不到一個鐘頭，我也被帶出去了。而且我還逕自被送到再生處理室，接受再生處理。我是生氣憤怒的不得了。我感覺到自己的靈魂離開了身體。就是在這種時候，我還是感到自己生氣憤怒的不得了。然





後，我失去了知覺……才不久我回復了知覺時，我發覺我已來到來世的入口。」

布萊摒氣地聽著，「那……你眞是能超越陰陽界還能活下去的超能力者。這是一百萬人中也找不出一個的。」

「似乎也眞是這樣子。」

「眞是太好了……我那時還千方百計要幫忙你，沒想到你那時早已被賣掉了。那時我的心情眞是悶得難受……。」

「我知道，你眞不愧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對著買我身體的那個人就是一拳，也眞是使我太高興了。」

布萊訝異不已，「什麼！你連那件事也知道？」

「我當然知道，活在來世的人對地面上的事是一清二楚的。」

布萊的好奇心愈來愈高了，「梅希爾，來世是什麼的一個樣子的？」

「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你現在不是生存在那兒嗎？」

「不，還沒有。我現在才在來世的入口。這個入口就是陰陽界交界的地方，就跟橋一樣



。」

「渡過那座橋，難嗎？」

「不難，很簡單。只不過，只能走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我要是走到了來世，我便不能再和陽界通訊息了。」

布萊想了一下說：「你打算在入口待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只打算逗留一小段的時間。」

「也就是說，你只是爲了見見我？」

「是的，不錯。」

布萊對梅希爾的這段友情打從心裡高興了起來。

「眞謝謝你，梅希爾。不過，這樣子對你不太好。你還是趕快地走向來世吧！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解決的。」

「不錯，你當然自己可以自己解決。不過，我也是爲了要給你有用的忠告。要是你我立場互換，你一定也會這麼做的吧！尤其是現在，你應當要接受我的忠告的。那個鬼魂是相當可怕的咧！」

布萊一聽，不由得汗毛直豎，「你知不知道那個鬼魂究竟是誰？」

梅希爾好像很懊惱地說道：「我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不過，我知道那傢伙是個很小心謹慎的人。布萊，要糾纏你的也不只他一個，現在所有的鬼魂都要糾纏你了。」

布萊不由得地笑了出來。這時，梅希爾反而一本正經的說道：「布萊，你這種時候還笑得出來啊！你對幽靈鬼魂根本就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幽靈是怎麼來的，它們會幹些什麼事。」

「你說給我聽聽。」

「好，你聽好。」梅希爾開始說道，「人死了，會有三種變化。第一種是人死了，靈魂也爆成碎片，消失了。第二種是靈魂耐得住死的震駭，安全地來到了來世的入口。大部份的靈魂都是這個樣子。第三種就是幽靈。所謂幽靈也就是靈魂因死的震駭而分裂，但卻沒有裂成碎片，它們是飄到了來世的入口，卻已是不完全的靈魂了。換句話說，幽靈就是失常的靈魂。」

「為什麼有的叫靈魂，有的就叫做幽靈呢？」

「靈魂含冤莫白，帶著煩惱，委屈和恐怖而亡的，因此便會失常發瘋。幽靈在人間會騷



擾人類，使人類畏懼，也是因為它們都發瘋失常了。」

「原來如此……。」布萊深深的點點頭。

照這麼說來，以往的那些傳說，鬼故事和異常的事件中所說的鬼怪都是這樣來的了。科學這麼發達的今天，人類還是相信有幽靈的存在。只是隨著科學的發達，這些反都被說成迷信了。

當然有很多事可以說成迷信或思想的不同。風吹樹影搖有說成幽靈的；鳥兒亂飛，貓頭鷹掠過耳際，便以為是妖魂鬼怪在亂舞的。

其實科學已經次第解開了這些異象之謎。並且還宣稱：「這個世界上絕沒有什麼幽靈鬼怪的。」

不過，還有幾個異象不是科學所能解釋的清楚的。這些是屬於證據不充分，難以解釋清楚，但是至少已完全否定了是眞正的幽靈在做怪。

「當然，現代的人的靈魂都因死的震駭而完全消失了，因此最近幽靈很少見。」梅希爾又繼續說道，「不過，最近由於多使用再生處理，而且也有許多人使用來世保險，因此，幽靈的數目是增加了。那個糾纏你不放的那幽靈極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梅希爾的聲音愈來愈弱，以至於都快要聽不見了。

「怎麼了，梅希爾。請你講大聲一點。」

「我不能再多說話了，布萊。我要跟陽間講話，都要費去好大的力量，也實在是太傷神了。我得先補足精神，再來說話。」

「既然如此，那你再答覆我最後一個問題。那個糾纏我的幽靈是誰？」

「我不知道。我也是曾調查過這傢伙，至於他爲什麼要糾纏你，我調查不出來。他幾時要糾纏你，我也不知道。反正你自己要小心。」

「好的，我會小心的。」

梅希爾的聲音愈來愈小，變得快要聽不見了。

「布萊，你不是在找工作嗎！你去找十九號西區三二二的福蘭看看。工作不很好，錢是有的。」

「是什麼樣的工作？」

不過再也沒有回音了。聲音消失了，只留下布萊一人在灰色四周的房間裡。





梅希爾所說的那個住址是一個很簡陋的小房子。屋上掛著一塊「福蘭企業社」的招牌。出來開門的是一位禿頭的高大男子。

「福蘭先生嗎？」

「是的，請，請進。」福蘭很親切的請布萊到裡面去坐。

這兒雖是所辦公室，可是裡頭東西的擺設相當零亂，看起來是匆匆忙忙中佈置而成的。

「你今兒來是有事嗎？」

「我是來問看看有沒有工作做。」

布萊才說完，福蘭的臉色變得難看起來了，不過布萊還是繼續說道：「太唐突了，不要生氣。」

「沒有，沒有，我們這兒那有工作。你回去吧！經濟不景氣，那有什麼工作。」

「我是梅希爾先生叫我來看你的。」布萊說著，福蘭的神色倏忽又轉變成另一種神情了。

「梅希爾先生，他現在怎麼樣了，還好吧！」

「他死了。」

「怎麼會！他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呀！那他是進入了來世了？」

布萊點點頭。「我跟他說過話，我跟他只能在靈魂通訊息互通訊息。」

「是嗎，好極了。」福蘭的心情完全不同了，「梅希爾的朋友，我總得為你找些工作來做。你站起來我看看。」

福蘭捏捏布萊手臂和肩膀的肌肉，然後照著布萊的頭部猛力揮出一拳。布萊在毫無防備下接下了這一拳。

「好，好極了！你的身體不錯，神經敏銳。」

福蘭在桌邊坐了下來，問道：「你可以當個獵人，你會使用什麼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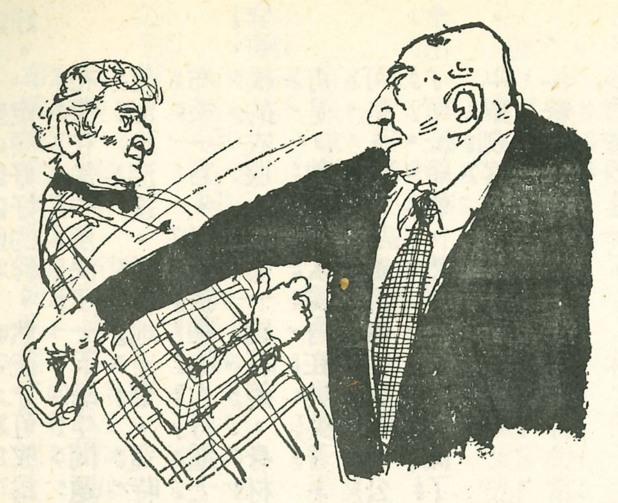
布萊對武器是如數家珍，他想了一下，說：「三八式來福槍，手槍也可。」

「喂，喂，誰都知道打獵射擊是不准的。此外你還會用什麼武器！」

「還……我會使用刺刀。」布萊想起韓戰時在軍隊裡所受的訓練，因此這麼說道。

福蘭的眼睛立刻睜大了，「呵！用刺刀可真新鮮哩。現在很少人知道怎樣去使用刺刀的





。你也許會受我們顧客的歡迎的。」

福蘭打開了抽屜，拿出了紙，並且很快地在紙上書寫著，然後把紙交給了布萊。

「明天你到這兒去領命令。合約金兩百元，每日支領伍十元。武器和裝備由我這兒供應。當然我還得從裡頭扣去我的佣金，這樣子你滿意吧！」

「好！」

布萊雖然這麼回應著，可是他不知道獵人是做什麼一回事的，他又不好意思問。說不定是做些犯法的事兒，不過，問不問都無關緊要，他不想失去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工作。

「所有的細節都寫在這張紙上，你拿回去看一下。我跟別的獵人也都這樣跟他們講的。就這樣吧！你可得好好幹呀！」

「謝謝你了。」布萊說了聲謝謝，便告辭了。

找到了工作，心情也實在是愉快多了。雖然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工作，可是不管什麼都好，一定要好好的幹，然後才可成爲人上人。

布萊在途中解決了一下民生問題，便走回旅社。

他溜達溜達，信步地走著，這時他注意到前面像是出了什麼事，在吵吵鬧鬧的。

布萊一看，並肩接踵的人行道上，有一個男子正站在中央。那名男子大約五十來歲，身穿質樸的衣服，戴著一副眼鏡，身材短胖，不論從那一方面看起來，都跟平常人並無兩樣。

可是，他一個人獨自在陰笑著，卻使旁人聽得心裡發麻，紛紛從他的身旁走了開去。

可是，布萊才走近他的身邊十公尺左右，只見那名男子突然打開了手提的公事包，從中拿出了兩支短劍。然後只見他拋開了公事包，兩手各握著短劍，並立即衝向人羣裡！

「瘋劍客！」

「快叫警察！」

「危險呀！」

人羣一下子變得混亂。尖銳的悲鳴聲呼喊聲，此起彼落，一片可怕的驚慌騷動。



瘋劍客雙劍齊揮，逢人便砍。有一名男子立刻就遭了殃，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大夥兒都沒命的搶路狂奔，女人和小孩子由於自顧不暇，被跌撞在地面上了。

布萊則只是怔怔的望著那名失常的男子。突然間，道路的那一頭出現了幾名穿著藍色制服的警官。每個人的手上都拿著火光鎗。

「全部臥倒！」

「大家都快點臥倒！」

警員拿著擴音器大聲地叫著，頃刻之間，路上一切動的東西全部停下來了。路人都相率臥倒在地。

布萊還是獨自站著發呆，身邊一位伏倒在地的十二、三歲的女孩伸出了手，抓住了布萊的手腕。

「喂，叔叔，你要是再不臥倒的話，你會讓火光鎗給打中的。」

布萊慌慌張張的便臥倒了下來，不過他還是擡起頭看著瘋劍客。只見瘋劍客掉轉了方向，揮舞著雙劍，便向著警察逼近了過來。

先頭抵達的三名警員，全部開鎗射擊。三道慘黃色的光線全部打中了瘋劍客的身體，瘋

劍客的身體倏即燃燒了起來。

瘋劍客慘叫了幾聲，奪路回奔。後頭相繼抵達的警員也都相率射擊，槍槍擊中了瘋劍客的後背。瘋劍客全身成了一團火，他跌仆在地，輾轉哀嚎。

救護車鳴著警笛駛了過來，擡上了瘋劍客和其它負傷的路人，便又急急忙忙的開走了。

「好了，各位，事情結束了。你們可以站起來走了。」警員用擴音器大喊道。

路人站了起來，什麼事也沒有說就陸續走了。

「那，他到底是怎麼……」布萊不知不覺地自言自語的。

「唉喲，這還用得著說，他一定就是瘋劍客了。叔叔，你難道不知道？」小女孩吃驚地望著布萊說道。

「不，不，我當然是知道的……其實我是個鄉下人，還是頭一次看到這種事情。」

「哦！難怪，難怪。」小女孩一副道貌岸然地說道，「紐約的瘋劍客之多，在世界上是排名第二的。最多的是菲律賓的馬尼拉，單單紐約一地，一年便有五、六十名的瘋劍客。」

「不止囉，今年已經有七十多名了。」旁邊的一名男子說道。

四周還有在交相私語瘋劍客的事情的。這就跟布萊那個時代一樣，一旦出了車禍，便有



愛熱鬧的羣衆聚在一旁竊竊私語的。

「有多少人受傷的？」

「有五個人，都只是受了傷。死不了的。」

「還有是都閃得快，像我年輕時，事情就不是這樣子了。一旦有瘋劍客，少說也要有幾人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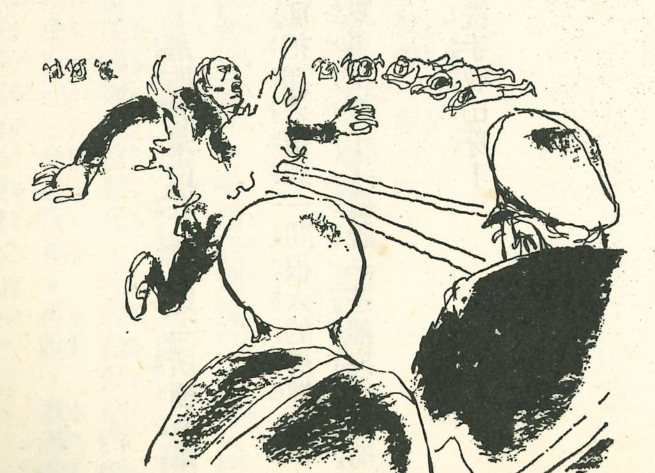
「這次也是因爲警察來得快的緣故。」布萊身旁的小女孩說。

「警察老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就趕了過來，並且拿著火光鎗射擊人體，我看都不敢看。」

警官驅散了群衆。

布萊跟著看熱鬧的群衆一塊離開了現場，然後搭上了巴士，回返旅館。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嘛！紐約一地一年便出了七十名以上的瘋子，拿著刀劍，毫無目的的砍殺，重傷



行人，而人們對這種事情還見怪不怪的。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這個世界也眞到了完全脫離常情的地步了！）布萊躺在旅館的床上，這麼地想著。

## 人獵人

翌日一早，布萊便依照命令到福蘭所指示的地方去，那地方是位在公館路一所極豪華的大厦裡。

布萊揿了門鈴，穿著佣人制服的佣人走了出來，並且把布萊帶到一間很大的房裡去。房裡已聚集有十二、三人的鬚眉大漢。他們大概都已經很熟識的樣子，儘說一些無拘束的俏皮話。

「嗨，老歐，又碰頭了。你還是當你的獵人，沒有洗手收山呀！」

「啊喲，不能不幹，不然就得喝西北風呀！」

「嗨，老戴，你最後還是來了。」

「說眞的，這是最後一次了。老布。」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等這一次完後，我便要到太平洋的海底牧場去了。」

「喂，老謝，你的劍術怎麼樣了？」

「馬馬虎虎。」

「老薩來了！喂，老薩，你的老史呢？」

「死了！上次狩獵被獵物給殺死了。」

這時有一名男子走了進來，大聲地叫道，「各位，請靜一靜。」

布萊回過頭一看，只見那男子已站在獵人們的面前。他身穿馬褲，上着運動衫，看來眞是生龍活虎的。他雙目凜然有神地環視著獵人們。

「各位，大家早！我就是召你們來，也是你們的獵物哈爾。」哈爾說到這兒，獵人們目目相視。哈爾咳了一聲清一下嗓子又繼續說道，「我想你們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我們也不必拐彎抹角，逕自說到狩獵的事吧。你們可以把我當成獵物地追殺我，我敢膽保你們絕不會因此而犯了謀殺罪。因爲我符合了自殺的條件，有捨棄自己生命的資格。再說，我被殺後，因爲有來世保險，可以理所當然的進入來世，因此你們是沒有必要擔心的。」

哈爾在這兒停頓了一下子，目光銳利地望著大家，「不過，我不會平白的就被大家殺死

的。我會帶著武器跟你們作戰，很可能你們之中有幾個要遭殃。當然，這是犯法的行為。可是，我到頭來還是要被你們殺死，因此我有沒有犯罪，我就不必太在乎了。只不過我要是把你們全部殺掉的話，那我可就慘了。當然真到了這種情形，我會在警察還沒有抓到我之前，先行自殺。不過我是不願意做這種死法的。因此，我拜託你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殺掉我，這是我對你們的期望。好了，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可憎的傢伙。」不知是誰在布萊的旁邊低聲說道。

「我也有同感。到時再看他身上被刺幾刀的表情。」不知是誰回話道。

哈爾還是呵呵地奸笑著，「好，既然沒問題，那你們就依序過來，一個個地說出你們所帶的武器。你是：：？」

「鐵球鏈。」第一個獵人說道。鐵球鏈就是鐵棒前有鐵鏈繫著的尖狀鐵球。這是中世紀的兵士用來攻破敵人鎧甲的武器。

「三叉戟。」這種也是中世紀的武器，前端像是分成三個叉。

「矛。」

「飛鏢。」這是鐵片成光輪形，用來投擲的。



「套索。」

「半月刀。」

「刺刀。」輪到布萊時，布萊提著上刺刀的鎗說道。

「青龍刀。」

「戰斧。」這是叫做老薩的人所持用的武器。

「西洋劍。」

等到最後一位獵人說完了以後，哈爾點了點頭。「好。我的武器是長劍。當然我是不會穿上鎧甲等東西的。打獵的日子就定在星期日上午太陽出來時。打獵的地方就在我私有的土地內。今天就到此為止。」

然後哈爾向著布萊說道：「那個拿刺刀的，請你留下來，其餘的都可以走了。」

等到其餘的獵人都出去了以後，哈爾對著布萊說道：「刺刀是一種很不常見的武器。你是在那兒學到使用這種武器的。」

「在軍隊，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的韓戰時。」

哈爾瞪目而視，「你是從過去復活的男子？」

「是的。」

「對你來說，這是你第一次的狩獵了？」

「正是。」

「你看起來像是極有教養的人，你怎麼會來做這種危險的職業呢？」

布萊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說：「二十世紀的人在二十二世紀裡又有什麼工作好做的呢？」

「你說的也對。不過獵人是一種很危險的職業。你眞的下得了手殺人嗎？」

「當然可以。韓戰時我也殺過人。」

布萊强打精神好答道。其實在作戰時，他是拿過槍，不過他並沒有眞正自己下手殺人。

哈爾臉上露出懷疑的神情，「反正你不要到了最後，後悔都來不及。因爲我下手是不留情的。」

「連我也下得了手？」布萊愈來愈生氣，「不過，我還有個問題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隨便什麼都可以問。」



「你爲什麼要自求速死呢？」

哈爾吃驚的望著布萊，突然開口大笑了起來，「對了，我倒忘記你是過去的人類。假使你不是過去的人，你現在就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來的。」

「你不回答我的問題？」

「不，我當然是要回答你的問題，」哈爾拿來了椅子，便慢慢地說起來了。

「我對這個世界已經是夠厭煩的了。我有錢、有健康、沒煩惱，什麼事都可隨心所欲。我冒險、我嘗試、我做學問、我做運動，我什麼事情都做，我只要有事情可做，我便不會感到無聊。現在我只有死還沒有做。因此，我對死是不會在乎的。」

「不錯。不過，你何必這麼自求速死呢！反正人到頭來終是難免一死的。沒有死之前，我們便要好好的活著，這才是人類的生存之道呀！」

哈爾像是很不厭煩地一直打著呵欠說道：「這種生活是笨蛋和愚蠢的人的生活方法。不該死而死，才是聰明的人的生活方法。你沒看到那些天才兒童在學校裡都是做三級跳的晉級？這種方法就是跟他們一樣。像無聊地在世界上生活，這是那些沒受過教育的人的生存方法。」



「這也包括那些窮光蛋，付不起來世保險金的人了？」布萊問道。

哈爾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他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貧窮就是愚蠢的同義語。我是沒有窮光蛋的朋友，因此我不知道他們的情形如何。反正，我並不想和一般人一樣安逸的死在床上。我要求戰死。」

聽了這段話，布萊不知不覺的點了點頭。布萊是爲了自己以前那種無意義的死法感到赧顏。遇車禍而死眞的是太不值得，也太沒意思了。比較起來，哈爾的死法才是男子漢的光榮死法。

當然這也是哈爾有來世保險，死猶如生。要是不知有來世保險，哈爾絕不會這樣故意找死的。不過，哈爾這麼做也沒有什麼好羨慕的。

「怎麼樣，想通了沒有？」哈爾仔細地看著布萊



說道。

布萊思慮一下子便回復到現實，思慮紛紛，他猛搖著頭，說道：「不，我不敢贊同你的意見。」

哈爾還是滿臉陰森的笑，「那我們星期日再見。你不妨趁機多吃點這個世界上最有名和最好吃的東西。」

布萊對這句諷刺十足的話置若無聞，轉身走了出去。

## 陰魂不散

翌日是星期六。上午，布萊作了刺刀術練習。有關刺刀的方法，布萊大部分還依稀記得，可是明天的獵人戰爭結果會變成怎樣，他卻沒有多大的自信。布萊是想繼續好好的練下去的，可是他的心裡纏繞著這個問題，心裡愈想便愈急躁，因此也就愈來愈練習不下去了。

布萊隨手丟下了刺刀，便向街上走去。

布萊漫無目的，心不在焉的走著。他的心裡在想著：（明天我眞的要下手殺掉哈爾那小子嗎？），布萊這麼想著時，他突然想起了哈爾的話來。哈爾說他似乎是不會殺人的。

不錯，哈爾是說得不錯。二十世紀船隻設計師的他，既使是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他也不會下手殺人的。

不過，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啊。他的身體是類似，卻是眞正是他自己的。不論從那個角度看來，這副身體端的好戰，傷痕斑斑。由此可見，這副軀體說不定打傷過人，說不定還殺過人。

只不過在這副軀體裡頭的靈魂，還是布萊從前的靈魂。而且自從有了這副軀體後，布萊整個人都受到了影響，布萊似乎已成爲一個好戰的新布萊了……？」

布萊是想不通其中理由，其實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都令他想不通的。

以前每想到未來，都會認爲未來是更安謐的世界。文明進步，和平，大家安享康樂、幸福。不會有殺人。那時的明天應該是美好的。

可是情形是如何呢！死後猶存的來世，眞正的幽靈，人獵人，一切如同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一切如同已經完全瘋狂的世界。簡直是瘋狂到拿不出適當的話來形容……。不過瘋狂是瘋狂，也不能說沒有閑情的時候。

布萊不再是二十二世紀的旁觀者，而是這個瘋狂世界裡面的一員。因此，到了明天，身



爲獵人的他要外出狩獵，不是被殺就要殺人，這是他無法逃避的決鬥……

布萊走著走著，走進了眼前的一家商店，便找個位子坐了下來，突然間他的心撲通撲通的猛跳著。

坐在商店後頭的一個男子迅速的站了起來，並向他走來，那張臉……就是雷利社長再生時，霸佔了他軀體的那個鬼魂。那個令布萊毛骨悚然的鬼魂。

「你好！」鬼魂說著，便在布萊的對面坐了下來。

「嗨！」布萊無可奈何的招呼他，看對方的態度再做打算了。

「我叫史密斯。」鬼魂說道。

「哦！你想出你的名字來了？」

鬼魂無力的搖搖頭，「還沒有。不過沒有名字又不方便，因此我便想個史密斯來用了。」

「哦……。」

「我曾去看過醫生。」鬼魂——不，史密斯又繼續說道，「我身體的狀態不好，醫生說只能維持幾個月了。」

布萊靜靜的點了點頭。這些不用說便可看得清楚的。他的臉色呈出鉛色，而且浮腫得很厲害。他的皮膚黯淡無光澤，耳贅肉下垂，他的全身散發出男性化粧水的氣味，可是仍然蓋不了死人具有的強烈惡臭。

「你找我有什麼事？」布萊受不了那氣味，說道。

「我不知道。」史密斯說。

「那你就少來煩我。我要一個人靜一靜。」

「這怎麼可以呢？」

「為什麼不可以！你到底是想幹什麼？」布萊無名怒火一起，氣忡忡的道。

可是，史密斯還是慢條斯理的，「我不知道。我也想不起來。我不知找你做什麼，我是要殺掉你呢，還是要保護你……我是喜歡你呢，還是討厭你……我不知道。不過我只知道你跟我有很大的關係。至於是什麼，我還得想出來才行。」

「唉喲！唉喲，你不要老是跟我糾纏不清好不好？」

「你不該這麼說的，我只要看到你，我說不定可以快點想出其中的緣由來。我的一切就全仰仗你了。」



「好了，好了，再說我可要生氣了！」布萊怒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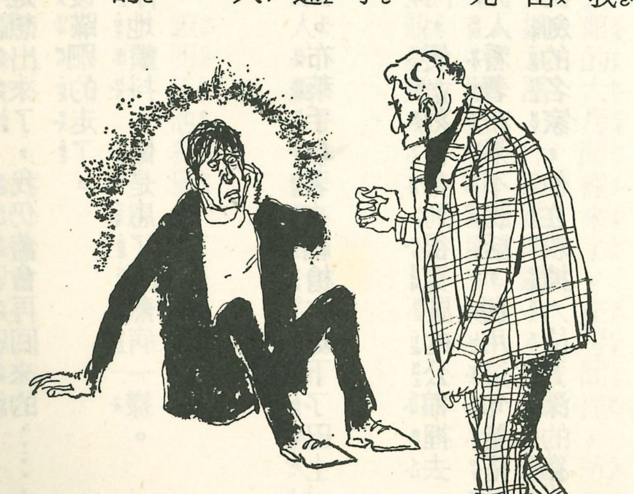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不對，但是我必需想出原來的我。我不喜歡托著這具腐敗的軀體到處走著。我要快點想出我是什麼人才行。假如我能想出我是誰，那我既使死了也甘心。因此，拜託你……。」

「出去，你這個大騙子！」布萊怒氣忡忡的揍了史密斯一拳。史密斯一個倒栽葱，從位子上後跌到通道上。當他站起來時，那張死灰色的臉浮起了一塊大黑腫。

「布萊，拜託嘛……。」史密斯仍然嬉皮笑臉的向布萊靠近了過來。

「滾到一邊去！」布萊又揮出一拳。

史密斯又跌倒在地，好不容易才爬了起來，但不



敢再靠近布萊了。

「好，我走，我走。不過我會再回來的。我要是想出來了，我仍舊會再回來的……。」史密斯說著，用手揉著第二次被打中的黑腫，然後蹣跚的走了。

布萊全身虛脫地跌坐在椅子上，他的全身還不停地顫抖，像是患了高熱病一樣。

## 追跡

噴射巴士在天剛亮時，便來到了哈爾的土地前面。布萊手拿著來福槍，走下了巴士，然後依據地圖向著土地內的哈爾公館走去。

布萊很快地便來到了公館，他打開了傳達室的門，便立刻被帶到很寬廣的公館裡去。

「哈爾的父親也是在狩獵時死去的，」多嘴的佣人看著布萊不說話，便用這句話搭訕起來了，「哦，那眞是一次最壯觀的狩獵呢！老爺是使劍的名家，他在殺掉六位資深的獵人後，自己才被人砍下頭而死的。」

「哈爾一家還有沒有人是在狩獵時被打死的？」布萊好奇的問道。

「是沒有人再在狩獵時被打死的。但是哈爾的伯父在舊金山是以瘋劍客的身份而被殺死



的。那次他砍殺了七名路人，被警察以火光鎗打中了十二次後才倒下去的……那時報紙還大書特書，每個人都讚揚不已哩！」

多嘴的佣人才說到這兒，布萊跟他便已走進了公館的大房間裡來了。在房間裡，所有的客人幾乎都全部到齊了，有的在喝著咖啡，有的在擦拭武器。什麼鐵球鏈、三叉戟、矛、長劍等的武器全部出籠，一時刀光閃閃，使人如同置身在中世紀的電影世界裡。

「來，坐這兒。」一位似曾相識的男子，對布萊說話道。

「我是老薩。我使用美國惟一的戰斧。」

布萊隨即報上了名字，老薩接著爲他介紹別的獵人。獵人來自各國，有美國、義大利、德國、法國等，不過卻都是使用英語交談。

老薩人長得矮胖粗壯，他的臉上留有幾道傷疤，證明了他狩獵一生的辛酸史。

「今天是第一次呀？」

「是的。」布萊說著，把刺刀上在來福鎗上。

「要小心哦！哈爾這小子不好惹，別給他有機可乘。」

「我知道。」布萊接著問道，「一般說來，打獵的時間都是要多久？」

「到目前為止，狩獵的最長的日子是八天。不過，要是技術精湛的獵人，一般都是花一、二日便宰到了獵物。更者，有的獵物還逼著獵人多久以前一定要宰掉他。更有的明明是想找死才找我們來，可是到了後來他們又不想死，就躲著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要找出他們來，就得花點工夫了。不過，我想哈爾不會是這種人吧！那傢伙一定會故意到處洩露行踪，企圖殺掉我們幾個人的。」

老薩說到這兒時，哈爾現身了出來，他穿著卡其色的絹絲服，身上並佩戴著一把銳利的長劍。

「早安，各位好。」哈爾爽朗的說道，「天一亮我便走，過三十分鐘後，你們再來追我，找我並殺我。這塊土地四周都圍著柵欄，我絕對不會逃離這兒的。」

哈爾說完，掉轉過頭，像一陣風地走了。真是來也如風，去也如風。

「真是既可恨又可厭的狂妄傢伙。等我找到了他，我要他哭都哭不出來。」老薩恨恨地道。

「你怎麼會當起獵人來的？」布萊問道。

「我呀！我是討厭那些巨富大賈。把他們殺掉是我畢生的心願。」老薩說著，哈哈地大



笑了起來。「喂，布克生，你何不跟我編為一組，你有危險，我可以保護你。我有危險，你也可以幫助我。」

布萊點點頭。他很明白老薩真的有意要保護他的。他對於老薩的友情很是感激。

這個時候，佣人走了進來，對著大夥兒說道：「各位，時間到了，請你們開始追踪吧！」

獵人們魚貫地走了出去。才走了不多久，走在隊伍前頭使三叉戟的老謝便找到了哈爾的足跡。

足跡是向著霧濛濛的深山裡去的。獵人們成一列縱隊，開始沿著山坡走去，一行人彼此都默默地爬著山。

過了不久，霧開始散了，山勢晴朗了起來，山徑儘是花崗岩，再也沒有足跡了。

「大家分頭找吧，散開！」老謝說道。

但是山勢險惡，灌木叢林雜相林立，分開搜索仍然是徒勞無功。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終於到了正午。使青龍刀的獵人在石縫裡發現了哈爾的絹絲圍巾。這條圍巾一定是哈爾的。而且一定是哈爾故意遺落的。接著老謝很快的便在生石苔的地

面上找到了哈爾的足跡。足跡一直延伸向林木翠蔭的谷間裡去。

「在這兒！」有人在大叫道。

布萊沿著聲音的方向跑了過去，他看到那位使用鐵球鏈的義籍獵人正在三、四十公尺高的岩角處且戰且走。

所謂鐵球鏈就是七、八十吋的實柄接著三十吋左右的鐵鏈，鐵鏈的前端接有星型的鐵器，鐵器上頭佈滿了尖狀的鐵釘。義籍獵人揮著鐵球鏈在攻擊，不時地傳來鐵器的破空聲。

哈爾現身了出來，拔著劍攻擊著。

義大利人攻勢猛烈，虎虎生風。哈爾全都巧妙的躲開了，他並對著義大利人一劍刺進了胸膛。義大利人身軀搖搖幌幌的，發出了一陣恐怖的叫聲後便倒了下去。

哈爾一腳踏在義大利人的身軀上，並大叫道：「結束了一個。」然後迅快地轉過身，飛也似的逃進岩縫中了。

「我認為使鐵球鏈的那小子完了。」老薩說道，「一擊不中，他的命運便很可慮了。」

一行人到義大利人身邊一看，義大利人已經沒氣了。獵人們接著便合力追蹤哈爾的足跡，只是才追到了岩石處，哈爾的足跡又看不見了。



那天一整個下午，獵人們都滿頭大汗的在追蹤。只要還是找不到哈爾的影子。太陽下山後，獵人們便在山中搭帳休息。為了防止哈爾可能會利用夜間偷襲，每個人都要輪班守夜。

大夥兒圍著營火，研商作戰的計劃。

「那傢伙到底會藏到那兒去呢？」

「什麼地方都有藏身的可能。這兒是那小子的地盤，每一個角落，他都瞭若指掌。我們卻不熟悉。」

「這麼說來，那小子會不會藏著不出來。」

「不會的，那小子不會藏起來的。他一定是想伺機暗算我們。」

布萊望著黑暗的森林說：「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跳出來。」

「嗯！我們要是不小心守夜，他就會跳出來偷襲。」

大夥兒提心吊膽的望著四周。

黑暗掩住了對方的藏身之處，現在獵人們都明白獵物正對他們虎視眈眈……

黑暗快點過去就好了，布萊打從心裡這麼想著。不久大夥兒都累得圍在營火旁，睡起覺來了。一整天在山中作地毯式的搜索，早已都精疲力盡了。因此一旦眼皮合上，便很快的進

入夢鄉了……。

「哦嘿哦！」

突然間一陣恐佈的怪叫聲在衆人身旁響了起來，布萊一躍而起，迅快地抓起來福槍，游目四周警戒著。森林的四周傳來了啪噹啪噹的聲響，不知是誰把樹枝加進火中，原已要熄滅的火很快的又竄升了起來。

這時，有一個人搖搖晃晃的向營帳走來。那是拿著矛正站崗值班的人。他一跛一瘸的走著，胸部和手部傷痕處處，鮮紅的血液不斷地流了出來。

「你還好吧？」

「只是擦傷而已。不過，那個畜生……。」

「對方怎麼了？」

「那個混蛋就像是幽靈一樣。給他跑掉了。」使矛的傢伙一邊療傷，一邊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天色已經明亮了。



## 甕中捉鼈

太陽驅走了黑暗，獵人們又開始了搜索的行動。他們分向四方，各自搜索著獵物。

最後，老謝發現了一些不太明顯的足跡。他大聲呼叫著，把所有的獵人們都召集了過來。大夥兒就都集結在一起，一同向著險峻的山徑出發。

走在前頭的是帶鎖鐮的獵人，他突然大聲叫道：「喂，你們看！你們看！」

在他身旁的布萊和老薩立刻沿著足跡追了下去。那位使著鎖鐮的德國獵人老歐，則緊握鎖鐮的把柄，把鎖鐮掄在空中揮舞著地前進。老歐呼的一聲，鎖鐮的鐮刀便刺向哈爾。哈爾及時躲開了身子，鐮刀從哈爾頭上十吋處掠過，打中了後頭一棵樹幹，鐮刀便折成兩半。

哈爾挺直了身子，奸笑了起來，他大步地向手無寸鐵的老歐逼了過來。長劍高舉。老謝及時趕到，以三叉戟刺向哈爾。哈爾把長劍撥回抵擋，雙方便猛烈的撕殺起來。在這當兒，布萊和老薩也都及時趕到，哈爾一看情形不對，掉頭便想溜，被老謝刺了一劍，哈爾悶哼了一聲，最後還是逃之夭夭了。

「你確定你刺到他了嗎？」老薩問道。

「大概是刺到屁股吧，雖然不會是什麼了不起的傷，但也足夠讓那個大狂妄的哈爾感到到信心動搖了。」老謝笑著答道。

大夥兒仍然繼續追蹤著獵物。不過哈爾由於能巧妙的利用地形地物，所以他們還是把人給追丟了。

「對了，敵人一定是往山上逃的，我們使用網去追那小子。」

獵人們互相間隔一定的距離地擴大範圍，逐步地往深山裡追蹤。山頂上不時傳下來一些聲音，獵人們明白哈爾仍然企圖向高山逃走。

「太好了，這一下正如甕中捉鱉了。」

獵人們快到了山頂，便張起網來，以便把哈爾逮到。太陽又下山了，森林樹木突然愈來愈少，沒有路標的花崗岩岩場橫埂在前，山頂就快要到了。

「小心哦！快要接近敵人了。」老薩對著獵人們發話道。

哈爾突然做起困獸猶鬥來了，他被追到山頂，前有追兵，後無退路，便猛力要突破防衛網的一角。

哈爾揮著長劍，從岩頂上跳了出來，並且就近攻向老布。老布舞著鐵球鏈，接下了哈爾



的一劍。哈爾像是瘋狂似的，又凌厲的刺了第二劍、第三劍。老布也不甘示弱，他掄著鐵球鏈，似乎想一擊便讓哈爾斃命。

哈爾節節後退，老布的攻勢更見凌厲了！

正是說的遲，那時快！

老布以為機會不再，掄出了他最後的一錘，在這一剎那之間，哈爾曲下身子，長劍直抵老布的胸膛。

長劍不偏不倚刺中了老布的胸脯，老布倒了下去，屍體滾落陡峭的山坡，鐵球在地上咯咯咯地響著！

「注意！別讓他逃了！」老薩叫道。

獵人們繼續佈下天羅地網。哈爾還是往山中逃。

太陽已經偏西了，天空的晚霞無限艷麗，灰色的石岩下倒映出長長的影子。

「再過三十分，天色就會黯淡下來。不趁著這段時間把他殺死，我們就完蛋了。因為一到了夜晚，那小子便可隨心所欲了。他會一個一個地把我們宰掉的。」

「好，事不宜遲！」

獵人狂亂地在岩場中找了起來。

布萊攀過高的岩角時，突然間一支長劍向他刺了過來，接著是哈爾跳了出來。

布萊隨手以鎗阻擋，擋住了敵人可怕的攻擊，長劍迅速地滑落了槍身，掠傷了布萊的頸子。布萊在千鈞一髮之間閃了開來，才避開了攻擊。

「納命來，金鎗人。」哈爾大叫著。

「未必！」

布萊大吼了幾聲，攻勢更形猛烈。他把生命豁出去似的，連續掄起槍托，連連地掃向哈爾。那時間，布萊不再是以前的布萊了。他像是一名以殺人爲業的職業兇手了。不過哈爾身手矯健，三番兩次都避開了布萊的攻擊，布萊一個腳步不穩，跌倒在地。

「你完了！」哈爾長劍急發，刺向布萊的頭部……。

咔！

是兩柄利劍的招架聲吧！哈爾的長劍偏了開來。布萊睜眼一看，是老薩的戰斧撥開了敵人的長劍。

是老薩趕來救援了。



「交給我吧！」老薩對布萊說道，然後叉著腿站著對哈爾說道，「老子來會會你！」

哈爾神色不變，他向前跨了一步，長劍刺出。老薩以戰斧接下了這一劍，一時火花迸出，長劍裂了一角。其它的獵人把兩人圍了起來，一邊觀賞，一邊紛紛的大叫道：「老薩，把他逼到崖角去。」

「不錯，叫他深陷崖谷中！」

「要我們幫忙嗎？老薩！」

「不要！你們全都退後！」老薩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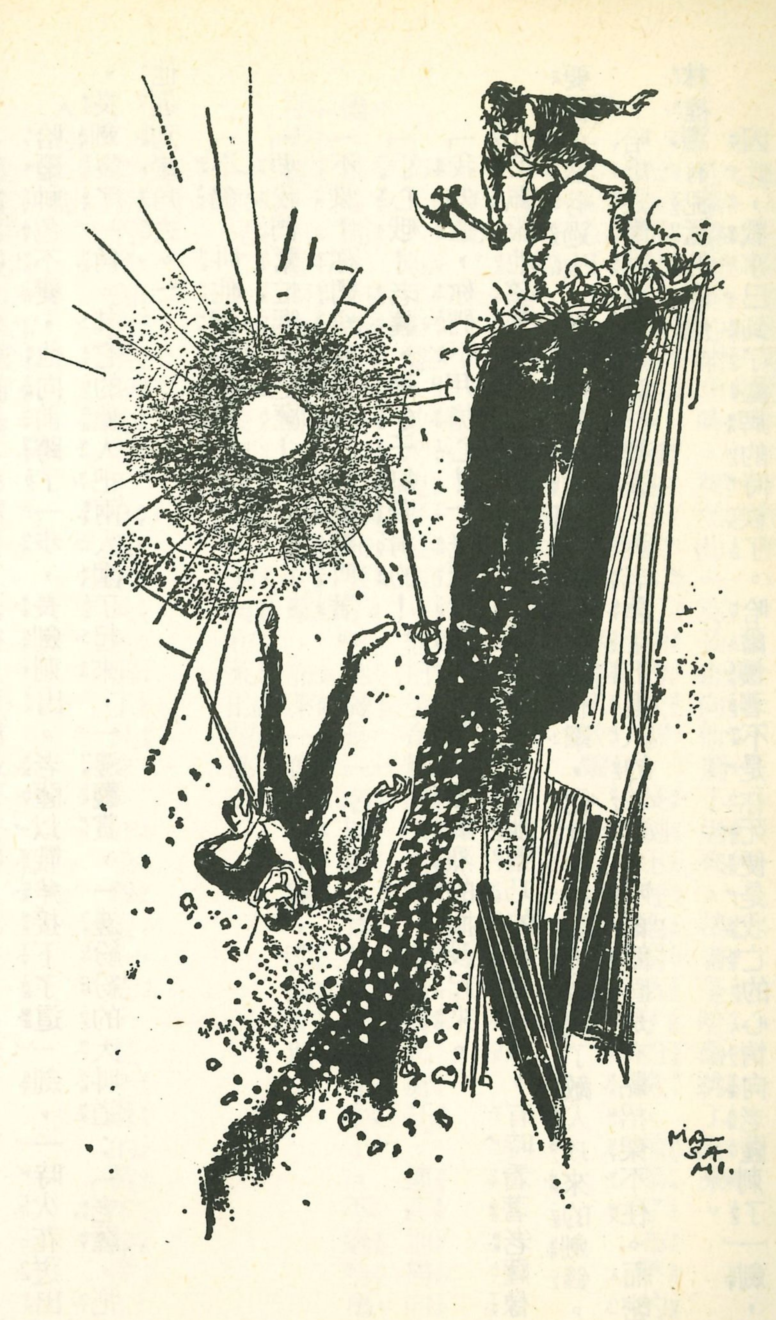
「小心哦！老薩，那小子挺狡滑的！」

「我知道，你們不用擔心！」老薩說道，又跟哈爾劇烈的撕殺起來。

布萊佩服地望著老薩。他看到老薩像揮著警棒一樣地靈巧的揮著戰斧，有時看著老薩像要從正面劈過去，卻突然變個方向，來個左右側擊，而且很機靈地避開了敵人攻來的劍鋒。

哈爾逐漸地被逼進森林裡去。對老薩咄咄逼人的攻勢，哈爾簡直是有點招架不住。而密林裡還有兇猛的老虎。

因此，戰事已到了攤牌的時候了。哈爾懷著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心情向老薩刺了一劍，





老薩曲身向前，一斧劈在哈爾的側腹。

「哎呀！」哈爾發出了淒厲的叫聲，從懸崖滾落下去，接著，便傳出了屍體碰到崖底時那種令人聽得顫慄的叫聲。

「走，去找屍體去。」老薩臉不紅，氣不喘的說道。

大夥兒分頭下崖找屍體。他們很快的便找到了哈爾的屍體。那種慘死以及悔恨的臉上神情，好像在顯示說我現在不想進入來世了。

大夥兒為哈爾掘了墓，立下墓誌，然後折回哈爾的公館去。

## 孤魂野鬼

獵人們回到了市區，就各自回歸了。老薩和布萊則一起去吃晚飯。這時，老薩問布萊要不要去幹另一個工作。

「布萊，有個好工作等著我們去做呢！有個使矛狂妄的俄國富翁，也想趕著赴來世呢。這件事做完了以後，馬尼拉那邊還有油水更豐的工作呢！有五個兄弟想集體自殺呢！因此他們要招募五十名獵人。怎麼，布萊，我們一起去幹怎麼樣？」

布萊凝神的思考了一下。獵人的工作的確是他所知的工作中最富冒險和刺激的，他雖是生手，不過卻可以結交老薩這種好朋友。問題是布萊的心中一千萬個不願再做這種工作了。至於為什麼，布萊自己也不知道。從前的布萊就是最討厭觸犯法律的殺人。因此，布萊對老薩這個問題猛烈的搖搖頭。

「抱歉，我不願再幹獵人了。」

「為什麼，布萊，你是很適合於當獵人的料啊。你只要假以時日，便可以當一名很好的獵人的。」

「嗯……不過，我討厭再做這種事了，我討厭再殺人了。」

老薩靜靜的看著布萊好一會兒，然後笑了起來點點頭，「好吧，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不能勉強你。」

「抱歉，老薩。」

「沒關係。哦！對了，你現在的這副軀體，很不錯咧。我是說你接到了一副很碩壯的身體呢！」

布萊吃驚的望著老薩，因為他以為老薩也知曉他是由過去活過來的人哩！



「你都知道了？」

「我當然知道。我又不是睜眼睛子，會看不見。你的身體天生就是獵人的料，你的靈魂卻不是，因此你才會討厭當獵人。」

「不錯……。」

兩個人最後握手告別，布萊一想到他們今後不能再見面，便感到一陣寂寞愁悵。自從來到了這個陌生的世界，他是好不容易找到老薩這個第二個朋友，一想到必需與梅希爾和老薩這兩個朋友各別天涯，布萊真的是依依難捨的。

（不過……我是必需找出自己今後求生的方法呀！）布萊這麼想著。回到旅館時，布萊發覺他真是折騰了一天，精疲力盡了。他躺在床上，很快的進入了夢鄉。

也不知是睡了多久，布萊突然睜開了眼睛。房間裡一片漆黑。不過，像是有……也不知道是什麼，布萊的心裡像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布萊從床上爬了起來，這時廁所裡頭傳來了唏唏嗦嗦的聲音。布萊打開了電燈，房間裡頭就只有他一個人。不過，當他睜大眼睛一看，他「啊！」的一聲大叫起來！

臉盆竟然浮在半空中！而且還一直冉冉的上升……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不知從那兒傳出來一陣很細小又令人聳動心魂的怪聲。

幽靈！

擾人清夢的幽靈——孤魂野鬼全都到房裡來了。

布萊悄悄的從床上下來，向門口走去。突然間浮在半空中的面盆以快速的速度向布萊的頭部撞了過去。布萊偏了頭，面盆便撞在壁上，發出「嘩啷！嘩啷！嘩啷！」的劇響聲。接著水壺，杯子也相繼浮在半空中，並且往布萊撞了過來。布萊抓著枕頭抵擋著。有一個杯子被他打中碎了。布萊又抓著門的把手想要打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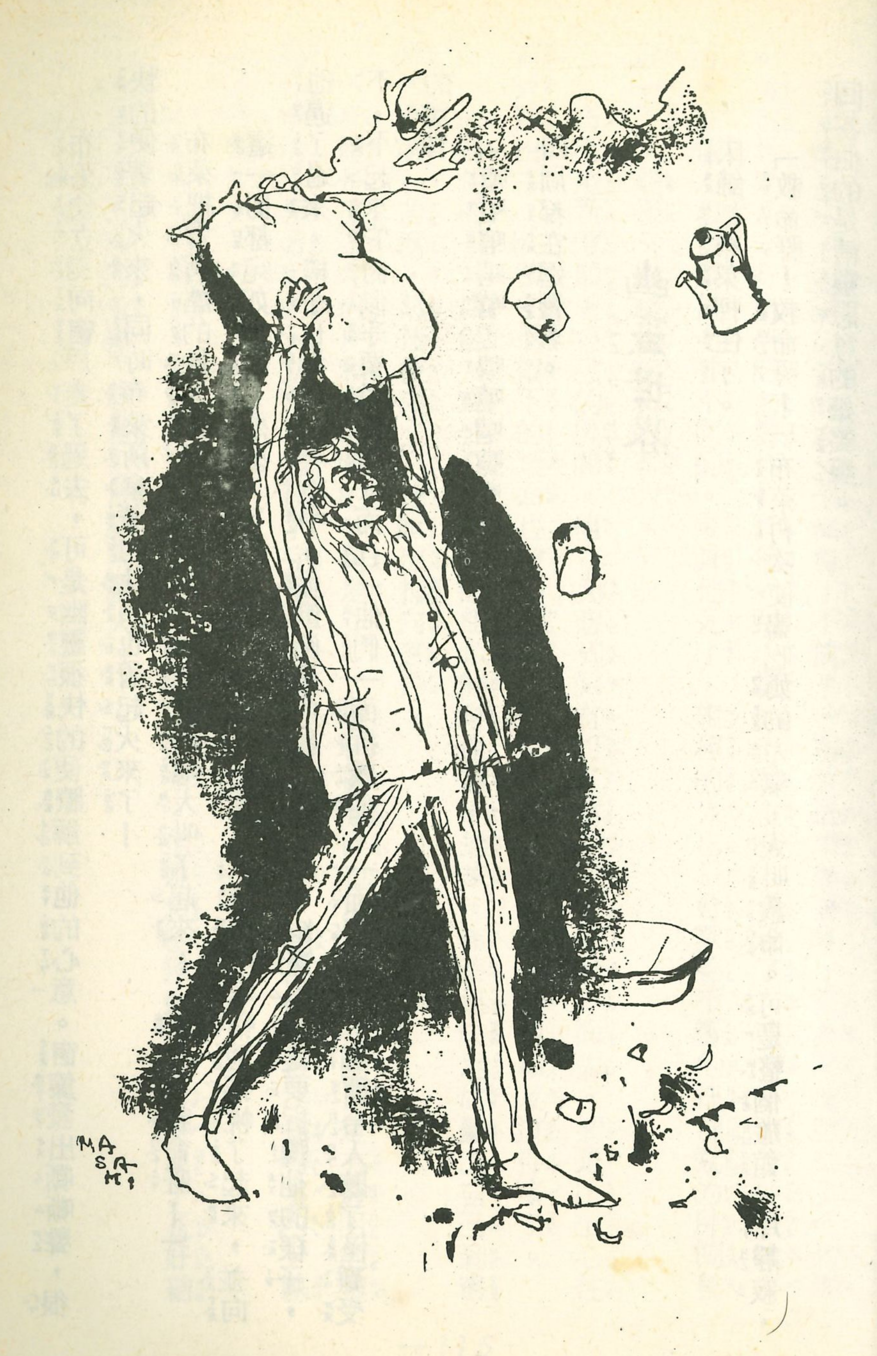
哇！開不來！是那個幽靈在作怪。

有一隻水壺撞到了布萊，掉在床上，茶水四溢。還有一個茶杯在布萊的頭上旋轉，然後向布萊的頭撞了下來。

門兒是打不開了，布萊心想何不從窗戶出去。

（好，我就從窗戶出去！）





布萊便立刻向窗戶走了過去，可是幽靈很快的便瞭解到他的心意。窗簾發出嘶嘶聲，很快的便著起火來，同時布萊所拿著的枕頭也着起火來了！

布萊把冒著煙的枕頭丟擲了過去，一面不由得地大叫了起來：「天呀！救命呀！」

這一切都宛如是做了惡夢，可是，這一切卻不是夢。床鋪咔嗟咔嗟地搖幌了起來，並向他逼了過來。椅子也浮起在半空中，並節節地向他逼了過來。幽靈似乎是要折騰他的樣子，不，不起來它們似乎要殺掉他。而且，他們一面折騰他，一面還發出了那種令人聽了怪難受的聲音。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四周都在廻響著。

## 幽靈世界

床鋪把布萊押住了。

「救命呀！救命呀！」布萊再次使盡吃奶的力氣，大叫救命。可是整個旅館一片靜寂，回答他的是精靈惡意的嬉笑聲。



（難道住在這間旅館的人，全都聾了不成？）布萊這麼想著時，突然間他明白了一件事。這個世界是奉行自掃門前雪、休管它人瓦上霜的自私主義，像殺了人或者是出了什麼大事情，每個人都習慣於充耳不聞的。果眞他死了，旅館的人也只會默聲不響的把混亂的房間整理一下，然後又繼續租給新的客人。

布萊重新環顧著自己的房間。他立刻想到只有打破窗戶，才能到外面去。要是不小心往窗外跳出去，跌到三層樓下的地面也會因跌斷頸骨而死的，可是布萊無暇顧及這件事了。這期間椅子、床鋪、桌子全都要壓住他似的向他逼了過來。布萊迅快地估量出自己到窗戶的距離和角度，然後使盡全力把頭部撞向窗戶。

身體是撞到了窗戶和窗玻璃的，可是……玻璃被撞碎的地方，其外圍像是有透明的塑膠作成的板護著似的，立刻又回復了完整。好像沒有撞破一樣。布萊全身被反彈回室內，跌個四腳朝天。

跌在地上的布萊，又看見一張重桌子向他壓了過來。他雖想趁隙逃脫，可是桌子正好結結實實的壓著他的身體，而且力量愈來愈大。

砰！開了！

那扇早先布萊一直打不開的門，在這個時候被大力的推開了。接著從門戶進來了那個面無表情的幽靈史密斯，史密斯移開了壓著布萊的桌子。

「快！這邊走！」

布萊從地上爬了起來。史密斯打開了門，兩個人便快速地從打開的門縫中走了出去。他們一面跑，一面還聽到了房間裡一些奇怪的憤怒叫聲。

史密斯冰冷的手抓住了布萊的手腕，兩個人快速地跑出了旅館。布萊在朦朧的燈光下一看，史密斯的臉龐還清楚地浮現出被布萊揍過的紅腫，而且紅腫已蔓延到史密斯整個臉的一半了。布萊吃了一驚。因爲史密斯身上的屍臭愈來愈濃了……。

「你要帶我到那兒去？」布萊問道。

「到能保護你的安全地方去。」

「剛才那個究竟是誰的鬼魂在作怪？」

「還不太確定。」

「究竟是誰？」

「你自己去發現比較好。」



史密斯說到這兒便不再說了，他朝著以前搭的地下鐵道的入口，一步一步的下去。這個地下鐵道現在是不用了，因此走在地下鐵道那種幽暗的洞穴隧道，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布萊在入口猶豫不決要不要下去，可是不知從那兒傳來了那個幽靈聳人懾魄的叫魂聲。幽靈一步也不肯放鬆地追過來了。布萊無計可施，只好也跟著走入地下了。

打開了最下面一層的鐵門，鐵門的進口處，幾盞裸電球高掛著，史密斯朝著鐵門裡走了進去。

空氣很潮濕，且有一種惡味，地面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會跌個四腳朝天。

布萊他們繞過了水塘，一位衣衫襤褸，身材魁偉的高大黑人立在道路的中央。看黑人臉上的神情，也可明白他是借屍還魂的遊魂了。

「這個男子是誰？」黑人遊魂問道。

「我的朋友。請讓他通過。」

「不是政府的間諜吧！」

「不是。」

「在這兒等一下。」黑人說著，便朝著通道的那一頭走去了。

「這是什麼地方？」布萊問道。

「紐約的地下街。現在已廢棄的地下鐵路的隧道以及舊排水道都是地下街。」

「我們為什麼跑來這兒呢？」

「除了這兒外，就沒有可以投奔的地方了。」史密斯回答道，「能夠保護你的只有這兒了。這兒就是我們所居住的地下世界。」

剛才那個男人又回來了，隨同來的還有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老人像是年紀很大的樣子，臉上佈滿了蜘蛛網一樣的皺紋。

「這個人是……？」老人問史密斯道。

「對了，布萊。這是鬼魂世界的領袖金老先生。」史密斯接著恭恭敬敬的向金老先生問道，「我帶這個人到地下世界可以嗎？」

金老先生像是在考慮的樣子，然後他緩緩地點了點頭：「當然可以。」接著他對布萊說道，「我們通常只准許借屍還魂的人到這兒來的，不過，你算是特別。」

「謝謝你，謝謝你。」布萊感激的連連說聲謝謝。

「這是因為我對千百位住在這個地下世界的人的安全是負有責任的。我不想為他們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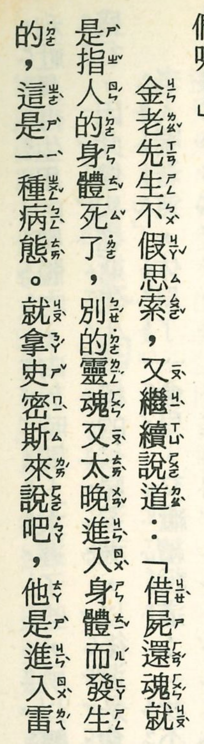


不必要的麻煩。哦，對了……說不定我們還有勞駕你之處呢！」

「你們會要我幫忙？」布萊吃驚的望著老人。

「不錯。說不定只有借助於你，才能讓別人瞭解這個地下世界的真相。」金老先生思慮重重的望著布萊，說道，「一般人都把借屍還魂的人想像成很恐怖和很危險的人物。有的人還認為我們都得了傳染病，會抓小孩子來吃，會攻擊人類。不過，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們沒有傳染病，也不會去攻擊人類。更者，我們的身體都很虛弱，恐怕連小孩子的力量都勝過我們呢！」

金老先生不假思索，又繼續說道：「借屍還魂就是指人的身體死了，別的靈魂又太晚進入身體而發生的，這是一種病態。就拿史密斯來說吧，他是進入雷





利社長再生用的軀體內，由於時間上太遲了些，所以軀體都已發臭了，目前再生處理愈來愈盛行，因此像史密斯先生這樣的借屍還魂，以後還是會增加的。」

老人喘著氣，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我不否認借屍還魂的人看起來是恐怖得多了。走路起來和人不一樣，臉上又面無表情，而且身體還慢慢地發出惡臭來。不過，我們是不會害別人的。我們肯遠離別人，到這個地下世界來住。而且，我們的身體不能受陽光的照射，因此，我們是能適應於沒有陽光的地下……。」

老人凝神的望著布萊，說道：「你回到地上後，請你把你所知道的事向別人說及。知道眞相的人愈多，我們所遭受的迫害就會愈少。我們現在要幫助你，說到這兒好了，你們進去吧！」

「我會照著你的話做的，謝謝你了。」布萊再度道了謝，便和史密斯一塊走了。金老先生他們默默地目送著布萊兩人的離去。

布萊兩人一語不發地走進了長而暗的地下世界的隧道。他們最後來到了隧道的另一頭。

隧道的另一頭是生了銹的鐵製樓梯。

「喂，走好！」史密斯站在樓梯下說道。



「這是通到那兒的？」

「上來吧！」

「這個樓梯究竟是通到那兒的？」

史密斯自已先上了樓梯，然後回過頭來，臉上露出不可思議的微笑。

「這兒是你那個使你難受的朋友的地方。你還兩次被他糾纏卻得以逃脫了。」

「到底這個人是誰？」

布萊問道，可是史密斯不再回答他的問題，他繼續攀登著樓梯。布萊無奈，只好也跟在史密斯的後頭登上了樓梯。

樓梯是很高，不過布萊他們還是走完樓梯，來到了一條通道。走到了通道的盡頭便是一道門。進門裡頭是個相當明亮的房間。布萊才進了門一步，便「啊！」的一聲叫出聲來。

這兒是一個很大的墓的內部呀！

## 墳墓內

墳墓內部有個很大的拱型屋頂，從這一頭到那一頭儘是最精緻的畫。像個希臘神話裡的

神一樣的漂亮青年，被天使們帶著，像是要共赴天國的樣子。布萊很快的便瞭解到這個青年是照著那一個人的形像繪出來的。

「雷利社長！」

史密斯點了點頭，「不錯，這兒正是雷利社長的墳墓。」

「可是……。」布萊瞠目結舌的問道，「為什麼雷利社長最近老是要糾纏我呢？」

「這是因為跟你有關係，最近才去逝，而且不能活在來世的就只有雷利社長一人而已。」

「哦！……可是他為什麼單單找上我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你親自問雷利社長好了。」

布萊望著壁上的繪畫。壁上的畫除了基督和釋迦的像外，尚有阿拉伯、中國、希臘和羅馬等古代的神明畫像。

「怎麼儘是這些東西呢？」

「這是為了安撫死者的靈魂用的。」

「可是……雷利社長不是深信他死後可以再生嗎？」



「話是這麼說，不過做大富翁的人是不會滿足於一般人都能去的來世的。因此，他們以為如果能繪出所有神明的肖像，便能擔保他的來世跟一般人不同。」

史密斯一面說著，一面走過了房間，來到了墳墓後頭放置遺體的玄室前面。布萊不想再往裡面走了。

「這裡頭是放著屍體？」

「是的。」

「我們不要進去吧？」

「頂多是找你麻煩，有什麼好怕的？」

史密斯推開了門，原先由外頭看起來很小的房間，裡面竟然是禮堂那麼大。房間的正中央放置著鑲著寶石的金棺，金棺的四周置著各種各樣的東西，種類繁多。譬如繪畫、雕刻、樂器、洗衣機、冰箱、火爐、衣服冊子、汽車和直升機等。而桌子上還準備了很豐盛的菜餚。

布萊吃驚的問史密斯道：「這些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我想精選這些東西就是為了陪伴它的主人到來世的。大富翁都希望來世也跟今世一樣

的富有。」

布萊對雷利好生可憐。科學的發達，永恒的生命一點也改變不了人類的愚蠢。這就跟以前埃及的法老王把各種財寶都藏在金字塔和墳墓裡一樣，雷利也跟著師法這種愚蠢的行爲。

布萊正在這麼想著時，史密斯早已打開了桌上的寶石箱看了一下，隨即用力擲在磨得光滑無比的大理石床舖上。寶石箱的蓋子一打開了，裡面的寶物便四散各地。

「你在幹什麼？」布萊吃驚的叫了起來。

「你想不想不要那幽靈再糾纏你？」

「當然想啊。」

「那你就跟著做，準可困擾那小子。」

史密斯用力掀起了名貴的黑檀木桌。

「不錯，這倒是妙計。」布萊點了點頭。雷利的鬼靈一定對這些東西極爲看重的，因此把這些東西弄亂了，準可叫他難過半天。

布萊開始拿起壁上的畫，撞擊桌角，搗個稀爛。

「住手！」從頭頂上傳來了聲音。



布萊和史密斯擡頭一看，他們注意到屋頂上像是掛著青白的芋薯。從那兒裡頭傳出了極微弱的聲音。

「不要再破壞畫了！」

「是雷利吧？」布萊問道，「你爲什麼老是要糾纏我？」

「因爲我要你負責任。你殺了人。」

「胡說八道，又不是我使你變成幽靈的。」

「你死了我才放心。你再生了以後，我的事完全沒有順利過。我是一定會糾纏你到底……。」

布萊又拿起畫要砸。

「請你不要再砸畫了！」雷利尖銳的呼叫聲。

「要我不砸畫，可以，你不能糾纏我？」

「請你放下。」

布萊緩緩的放下了畫。

「好吧！我不會再糾纏你了。」雷利說道，「我眞的是沒必要再糾纏你了。布萊，你是不會知道的，而我則是清楚得很。」

「什麼事我不知道？」

「你的命再也活不久了。你會被殺掉，被自己殺掉。」

「你怎麼儘說些我聽不懂的話？」布萊嘲笑著。

「你笑好了。到時你就知道。到時你就知道。到時你就知道……。」雷利的聲音愈來愈遠……不久便聽不見了。青白色的芋薯也跟著消失了。

不久，布萊由史密斯帶著，回到地面上來。

「眞謝謝你的大力幫忙。」布萊說著。

史密斯搖搖頭，「不用道謝，雷利的幽靈要是殺了你，我便完了。你一死，我這個謎也就永遠解不開了。因此，請你務必要多保重。」

史密斯看著布萊好一會兒，最後才轉身走了。布萊想到他又交到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 形跡可疑的少女



翌日，布萊又開始尋找工作。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決心去尋找設計遊艇的工作。因此，他便挨家挨戶的找遍市內的遊艇公司。可是，不管是那一家遊艇公司，誰都不會對一位觀念已經過時的遊艇設計師有興趣。

布萊在找事期間，順道拜訪久違了的瑪麗。瑪麗聽完了布萊的話，搖了搖頭。

「你這麼找工作是不會有用的。布萊。我來負責費用，你願不願意離開紐約到更遠的地方去？譬如像飛枝羣島或薩摩亞群島？」

「我爲什麼一定要到那些地方去？」

瑪麗心不在焉的在房裡踱著，「那是由於：由於你不適合於二十二世紀的紐約。」

「亂講。你看我現在不是過著頂好的嗎！」

「你只不過是做了一次獵人的工作，你以爲那能代表什麼嗎？那就跟你那個時代的南洋土人和紐約和狄斯奈樂園觀光一樣。還自以爲是看到了紐約的全貌哩！二十二世紀的紐約遠比你所想像的要複雜多了。要活下去是挺不容易的。」

「這件事我當然是知道。對布來說，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是沒有什麼多大的不同。而且我也不想逃避現實。」

瑪麗咬著嘴唇，沈默了一會，然後又繼續說道：「你好像還不明白你若繼續待在紐約，會面臨怎樣的危險。你去搗毀了雷利社長的墳墓。雷克斯動力公司的董事們為了這件事大為震怒。現在還不知道他們會對你採取怎樣的報復行動。而且：：：：。」瑪麗似乎在躊躇著該不該說，最後她還是很小聲的說道，「而且，那個借屍還魂叫史密斯的：：：：我們還是摸不清他的來路。」

「史密斯那邊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而雷克斯動力公司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我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反正你的擔心是太多餘了。」

「唉，你不知道：：：。」瑪麗愈發焦慮了起來。

兩個人都無法讓對方瞭解自己的心情，布萊便只好向瑪麗告辭了。

布萊仍然沒有死心，他還是繼續找著遊艇公司的工作。接著是有一家叫做雅麗的遊艇公司錄用了布萊，要他參與為富翁建造的古代遊艇的工作。

「不過，我們這個工作是要先從基層做起，有時也不得不做一些雜務，等到你的成績優良，我們會慢慢的給你擢升，你的意思如何？」總技師這麼說道。

「我很願意做。總技師，真謝謝你了。」布萊高興得手舞足蹈，跳了起來。



翌日開始，布萊便每日都到雅麗遊艇公司去上班。一到公司，便掃掃地，寫信封的住址名字，受人呼喚等一切小弟的工作，這一切都和遊艇的設計工作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布萊還是拚命的工作著。一到了晚上，他便研習有關二十二世紀遊艇的知識。原先就喜好遊艇的布萊，對這方面的知識，吸收得很快。

後來，公司便調他做設計廣告的工作。這個工作，他在以前的二十世紀便做過了，因此是駕輕就熟。公司因此便賞識了他的才華，便把布萊擢升為佐級的遊艇設計技師。

布萊的心裡是很高興的，不過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他對於他的擢升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他在一百五十年以前便做了佐級的遊艇設計技師，而現在仍然是做個佐級的遊艇設計技師。值得安慰的是他已漸漸能在二十二世紀的世界立足了。

布萊幾次想把這件事告訴瑪麗，可是瑪麗為雷克斯動力公司的事忙得不可開交，因此都連絡不上。

布萊每日照常上下班，也不見得雷克斯動力公司要對他採取什麼行動，而史密斯也已好久沒看到他了。

不過，有一天，終於出了一件奇怪的事。布萊發覺自己像是被人牽著走似的。那天，布

萊和往常一樣下了班，便到街角等候空中巴士。他注意到旁邊的一位年輕的女子正在怔怔的看著他。布萊本來是不怎麼在意的。不過，他看著少女是在怔怔的看著他，他便慢慢的感到不自在起來了。

（奇怪！她爲什麼這樣地看著我？）布萊想了一下，還是沒有想通。他想不出他會是在那兒跟這個女孩子見過面的。

布萊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大吃一驚。他想起瑪麗曾說過「那是因爲你還不知道你自己會遭到怎樣的危險。」。這麼說來，（這個女孩子說不定是雷克斯動力公司派來的了。），布布萊的心裡正這麼想著時，女孩子也好像是下定了決心，來到了布萊的跟前。布萊緊張兮兮的望著她。

## 疑雲重重

女人在布萊的面前突然停了下來，然後正面看著布萊說道：「布萊先生，我能不能跟你說些話？不會耽誤你多久的時間的。」

甚至連名字都打聽出來了！布萊的警戒心更是提高了，他看著對方說道：「好的，你有



什麼事嗎？」

「這，這兒談話不方便，我們能不能找個別的地方說話？」

布萊搖搖頭。這個女孩子外表看起來不像是危險的人物，可是以前那個拐騙人口的歐陽還不是這個樣子。這個世界裡頭隨時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要是身體再給人騙去賣，那他可不敢再領教了。

「我不認得你，而你卻連我的名字都知道。這一點我就感到很奇怪了。你有什麼事，就在這兒說好了。」

「我知道你會懷疑的。不過，我真的是有話要跟你說。……而且，你萬萬想不到我對你的事是瞭如指掌哩！」

「這又是爲什麼？」

「因此我們何不找個沒人的地方？」

「不要。」

年輕的女子一臉悲傷的神情，好像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才開口道：「好吧！布萊先生，我爲了要找到你，所以跟蹤你，並且查出你的大名和所服務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是為了你的身體。」

「為了我的身體？這句話怎麼說？」布萊嚴厲的問道。

「你的身體在賣給雷克斯動力公司前，原是我哥哥的身體。」年輕的女子低聲說道。

布萊一下子變得目瞪口呆，他呆呆地望著女孩子。

仔細想一下，這件事當然是有可能的。他的生命在還沒有移植到這副身體前，這副軀體一定是屬於別人的。而這個人或是有兄弟、或是有姊妹、或是有親人，這本來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布萊本人不是也遇到過別人的生命移植到梅希爾的身體裡嗎？不過，大凡人總都是自私自利，一旦東西變成自己的了，便似乎不會再考慮到這樣的事情的……。

布萊和年輕的女子一塊走進附近的純吃茶去。

年輕女子的芳名叫做愛麗絲。愛麗絲開始把全盤的事情說了出來。

「我哥哥名叫法蘭。他是獵人。」

「獵人！」

布萊不禁的恍然大悟了起來，也難怪自己一開始便幹上毫不相關的職業兇手來，他也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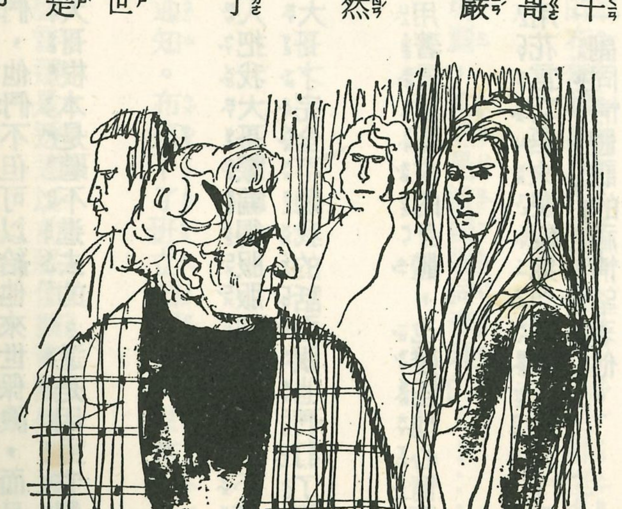
解自己選擇以前自己所喜歡的武器為什麼這麼不稱手。原來是這副軀體原先就是一位獵人的軀體哩！

「他使用一支中國的矛。」愛麗絲說道。「我千方百計要哥哥不要再做這種危險的工作，可是我哥哥很喜歡冒險……不過，他終於在一次狩獵中負了很嚴重的傷，而且性命垂危。」

愛麗絲用手指著布萊的肩膀說：「這兒不是仍然留有傷疤嗎？」

布萊吃了一驚，情不自禁的用手去摸，並且點了點頭。那道傷痕還眞是狩獵時留下來的。

「自那次受了傷後，哥哥氣息甚弱，便想為來世做個打算。他看到富翁們一個個進入了來世，心情是愈發的躁……。不過，我們本身又沒有那麼多錢。因此，大哥便被一段話矇騙了。」



「什麼話？」

「雷克斯動力公司來建議說大哥把軀體賣給他們，他們不但可以給他來世保險，而且我也可以領到一些錢。我是嘶聲力竭的反對，可是我大哥根本是聽不進去的。這是因爲它們公司有一位叫什麼瑪……的在阻難。」

「瑪麗？」布萊問道。

愛麗絲點點頭，「對，對，就是這個人！這個人把我大哥矇騙得服服貼貼的。她不僅能說善道，而且還一直向我大哥灌迷湯……因此，我大哥才完全不聽我的話而跟他們訂了契約……就這樣，大哥的軀體變成了別人的。」

布萊愈聽愈不是味道。這是欺騙，而他又是使用著這欺騙來的身體，也難怪他心情惡劣。

（看來瑪麗似乎也太爲了目的而不擇手段。利用花言巧語來矇騙氣息微弱的獵人，購下他的軀體來做實驗……。）布萊正想著時，愛麗絲一副同情體諒的神情望著他。

「你不必要感到歉疚的，布萊先生。法蘭執意賣掉他的身體，而你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擁有他的身體，我說這段傷心的話，也不是爲了你……。不過，我怎麼樣也忘不掉大哥的



事……因此，我突然在街頭上看見你，便忍不住的出聲叫你了。」

「我明白，愛麗絲。你不要這般激動吧！」布萊看著愛麗絲這般激動的樣子，便反過來安慰愛麗絲了。不過，愛麗絲對著擁有他大哥身體的布萊傾訴了苦衷後，心情倒是舒坦多了，因此，最後還是笑著跟布萊告別。

布萊還是坐著想這件事情。（那個漂漂亮亮的瑪麗，竟然是這樣強詞奪理的人……因此，我還是得重新再考慮一下才行。）

布萊就一直在思量著這件事情。

## 業務代表

過了二、三天，布萊又接到了靈魂通信局來的通知。布萊下了班立刻趕去，原來又是梅希爾要跟他通訊。

「喂，布萊，你近況好像很好嘛！」梅希爾的聲音還是透過以前那個擴音器傳了過來。

「梅希爾。你現在是在那兒啊？」

「還是在來世的入口。」梅希爾答道，「不過，也不會等太久了。來世已來訊息，要我

迅快去。可是，我有一件事卻一定要跟你明說，我是在等待跟你連絡的機會。」

「是什麼事呢？」

「小心瑪麗。」

「什麼？」布萊吃驚的問道。

「我是說你要特別提防瑪麗。」

「爲什麼？」

「她說不定要出賣你。」

「可是……這怎麼可能？她曾三番兩次幫助過我呀！我在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人生地不熟的，第一個最照顧我的也是她呀！她怎麼會出賣我呢？她又是要如何出賣我呢？」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梅希爾抑鬱的說道，「不過，瑪麗最近曾多次地與雷克斯動力公司的董事們舉行秘密的會談。他們的會議室裝有防止靈魂混入的保護幕，因此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會議室裡究竟在商議些什麼。不過，我心裡是有不祥的感覺，布萊。我知道他們是在動你的腦筋。而瑪麗也的確是進行陰謀的主使人之一。」

布萊想了一會，點點頭說：「謝謝你，我會善自小心的。」



「布萊，你聽我的勸告。迅快的離開紐約，到很遠的地方去吧！」

布萊又再度吃了一驚。怎麼瑪麗也跟他說過同樣的話。

「爲什麼？梅希爾。」

「你要是再留在紐約，你的靈魂，也可說你的軀體都可能活不長了。」

「是什麼理由，梅希爾。除非是使我堅決相信的理由，要不然我絕不會離開這兒。」

「你這個人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梅希爾無奈的說道，「我也拿你沒辦法。不過，你要答應我絕對不相信任何人。」

「好吧！我答應。梅希爾，你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的？」

「也許還想說，也許已無話可說。反正你別忘了你答應過我的承諾呵！」

布萊和梅希爾的話便談到了這兒。布萊回返公寓時，心情是一團霧水。

翌日是星期六。布萊睡得很晚，這時門鈴響了。布萊看著對門現像機，門外站著一位打扮新潮的青年，看來似乎頗老實的。

「布萊先生在家嗎？」

「在，請問閣下是誰？」

「我是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的法雷。我是有事來找你的。這是我的身分證。」

青年對著對門現像機亮出派司。那是空中汽車飛行執照以及公司的識別證，此外還有一張指紋證明書。看來不會是僞冒的。

布萊按下了對講機的按鈕，打開了門，讓法雷進來。

「你隨身帶這麼多的身份證明啊！」

布萊說著，法雷青年點點頭，「沒辦法，現在推銷來世保險的騙子太多了。可是誰不想永遠的活著呢！但是來世保險的價錢並不低廉，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做來世保險的。因此便出現了許多專門騙人的騙子。現在也有許多人整個財產都被騙光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警察難道不取締嗎？」

「當然抓，而且還抓得很厲害，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騙子有辦法鑽法律的漏洞，所以警察徒勞無功。」

「這倒是眞的，哦，對了，你來此有什麼事吧？我可沒有來世保險金，你來向我推銷是沒有用的。」

「不，這一點你不用說，我也知道。我來拜訪你以前，早就把你的財產狀況調查得一清



二楚了。」

「那你爲什麼還跑到我這兒來呢？」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提供許多來世保險的免費服務。許多公司銀行規定只要你中了彩票或猜謎，便可免費參加來世保險了。你就是這一次我們免費服務之一。」

「什麼？」布萊吃驚的叫了起來，「你沒有弄錯吧？我不曾參加任何的猜謎，也不曾買過彩票。我跟銀行或什麼公司也沒有關係的。」

「這一點我也知道。有一家梅恩纖維公司，他們每年都有慈善運動，這一次他們挑中了你。」

「梅恩纖維公司？我怎麼不知道。」

「可是他們知道你。你不是從一九五八年的世界來的嗎？」

「是啊？」

「梅恩公司提供從過去復活的人的獎品，他們提供給你的是免費參加來世保險。」法雷笑著對布萊說，「恭喜你了，布萊先生。你要不要接受這項免費服務。」

布萊望著這位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的業務代表。法雷是一臉誠懇的樣子。反正是眞是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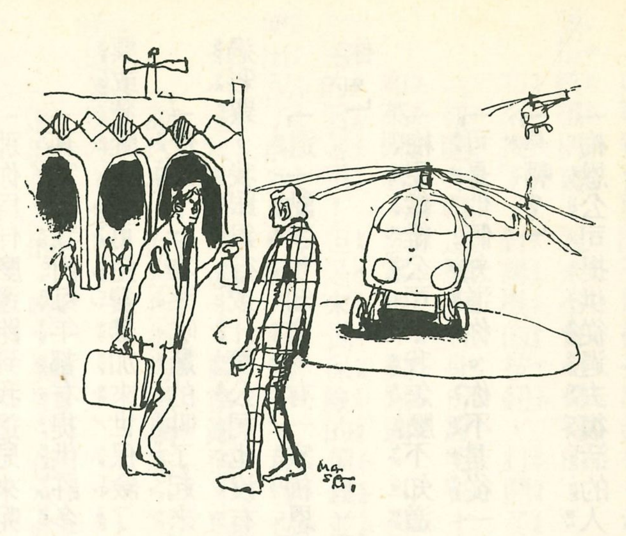
到長生不老企業總公司問一問便可知道了。自己是窮光蛋，他騙他又有什麼用，既使他被騙了，又會有什麼損失呢？

來世保險，不要花一毛錢的咧！這麼好的獎品，他連做夢都不敢想哩！

布萊眞是打從心裡要歡呼雀躍起來，（不要相信任何人！）這時他的內心裡響起了梅希爾曾這麼警告過他！可是布萊興奮忘形，早就把梅希爾的警告當做耳邊風了。

他興奮得聲音都在發抖，他問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的業務代表說：「我要是接受的話，我應該怎麼做？」

「你只要到我們總公司來，辦理一些簡單的手續就行了。」





這樣便可得到永遠的生命了！這樣便可死猶如活著一樣啊！

「好。我接受了。我幾時去辦比較好？」

「你要是方便的話，現在也行。」

「好，走吧！」

布萊站了起來，兩個人便一塊走出了公寓！

## 圈套

兩個人乘上一輛空中計程車，逕自飛往長生不老企業公司的總公司去。

法雷把布萊帶到櫃枱去。櫃枱為了鑑別，便捺了他的指紋，並拿了他的獵人執照。櫃枱員把資料送進電腦，確定是布萊本人無誤後，便發給布萊通行證。接著，法雷把布萊帶到試驗室去。

試驗室裡有幾位年輕的技師，正在進行各種試驗。各種電腦滴答滴答的作響，然後一條長長的卡帶從另外一側輸送了出來。另外有數支自動筆在圖表上沙沙地書寫著。技師們在操作書，並說著一些布萊聽不懂的專門話語。布萊開口問時，心中是忐忑不安。

「喂，你們動手術也會出錯吧？」布萊向一位技師這麼問道。

「有的進行得順利，有的進行得不順利。人有不同，手術的結果也會有不同的。」技師回答說。

布萊心裡着實感到震驚，「可是你們長生不老企業公司不是宣傳說你們的手術無往不利？」

「那是廣告花招呀！」有一位技師以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口吻說道。

「你，天大的騙子！」

「來世處理是非常複雜的手術哩！因此……因此免不了要出岔的。」

「可是，手術進行順利不順利，剛開始時不是可以知道嗎？」

「大部分的手術順利不順利，剛開始時是可以知道的。要是沒有K3因子，什麼事情都沒問題的。」

「什麼是K3因子？」

「這個我們要是知道，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技師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可是布萊的臉上卻泛起了驚駭，他繼續說道，「啊喲，



K3因子事例很少見。你的情況不同，不必擔心。」，技師說著，向別的技師做了個暗號。

有二、三名技師立刻把布萊圍了過來，並且在布萊的手臂上注射了一針。

「你放心好了，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眞的嗎？」布萊問道，隨即便感到一陣眩暈，踉蹌要倒，技師們把他抓了起來，放在白色的手術枱上。

等到布萊意識清醒時，他已舒舒服服的躺在沙發上。並聽到了一些美妙的音樂。護士並交給他一杯香氣四溢的飲料。

布萊喝下了飲料，立刻便可以端坐起來。他看到法雷在一旁站著。

「感覺得怎麼樣？」

「嗯……哦，還好。」

「這才對，事情進行得很圓滿順利哩！」

「眞的？」

「騙你幹嘛！布萊，來世已是你的了。」法雷笑著說道。

「我死後眞的還有生命呀？我不管什麼時候死，也不管爲什麼而死，我都一定可以進入

來世嗎？」

「當然可以。不管你的死因是什麼，甚至是現在突然暴斃，你的靈魂都將永遠不死。怎麼樣，高興吧？」

「嗯……我還是有些不懂。」布萊老實的回答道。

也不知是為什麼，布萊並沒有立即感覺得快樂。他真正感到快樂是在三十分鐘後，他回返他的旅館時。

（哇哈！我也可以活在來世了。我再也不用擔心了！）布萊突然間真是興奮至極。他高興、高興、高興得要叫了起來。現在他再也不用擔心什麼問題了。他可以這樣去撞卡車，也可以向拿著火光槍的警察們進逼。

布萊第一次知道人們一直是在死的陰影下，戰戰兢兢的生活著。不論白天黑夜，恐怖的死神魔掌隨時都會襲擊著人類，人類必需在這種恐怖的陰影下，乞憐的生活著。

布萊現在感到這道重荷已經完全解除了，而且是永遠永遠的解除了。

這是怎樣的自由，怎樣的輕鬆，又是怎樣的愜意啊！布萊真是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走進了旅館房間，關上了門，影像電話對講機的鈴聲響了。



「我是布萊。」

「布萊！」是瑪麗的聲音，「你到那兒去了？我大白天都一直在找著你。」瑪麗的聲音顯得很急燥。

「我出去了。你現在在那兒？」

「我現在在雷克斯動力公司。」瑪麗壓低了聲音說，「我是來調查雷克斯動力公司正在策劃什麼陰謀，布萊，不得了咧！」

「你不要那麼神經兮兮的好不好。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嘛！」布萊仍然為來世保險而興奮十足地說道。

「你怎麼說這種話。你聽我說，不要打岔。」瑪麗迫不及待的說道，「你今天會有個長生不老企業公司業務代表去拜訪你。那個業務代表會對你說你中了免費的來世保險。你不能同意，明白嗎？」

布萊眉頭深鎖，「難道說那小子是騙子？」

「不，那小子貨真價實，倒不是什麼騙子。他說的來世保險也是真的。因此，你不能接受。」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我以後會說明的。反正那位業務代表來時，你要拒絕他。」

布萊搖搖頭，「太晚了。我已經接受了。」

「什麼？」瑪麗的兩道修整得美麗的眉毛揚了起來。

「兩、三小時前，那個業務代表便來過了。我看這種機會難得，便接受了。怎麼，我為什麼不能接受？」

「你已經接受手術了？」瑪麗用刺刺的語氣問道。

「早就動了手術了。我現在才剛從長生不老企業大廈回來的。」

「啊喲，布萊，你怎麼可以接受呢！」瑪麗悲傷地用手摀著臉。

「因此，你說嘛，到底為什麼不行？」布萊也有點急燥了起來。「那個業務代表說是梅恩公司贈送給我的獎品。」

「那家公司是雷克斯動力公司的關係企業呀！因此，它表面上是幹纖維的工作，其實一切都由雷克斯動力公司在幕後操縱的！布萊，這一切都是雷克斯動力公司的陰謀。」瑪麗聲嘶力竭的叫著。



「陰謀？這句話怎麼說？」

「你還不明白？來世保險無異是自願自殺，布萊。」

「自願自殺？只是……只是有來世保險，我不會這麼簡單就自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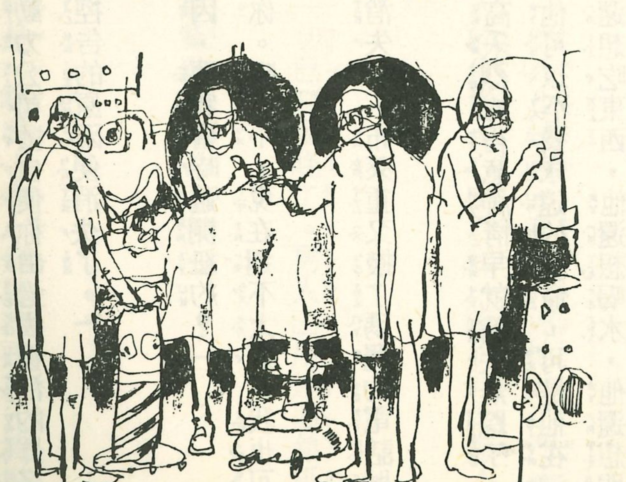
「那可由不得你！雷克斯動力公司規定來世保險就是自願自殺，也就是說他們可以隨時自由而且合法地把你殺掉。」

「這，這……這是怎麼說？」

「你的生命是你的，而你的身體則成了雷克斯動力公司的了。他們讓你加入來世保險，便是他們隨時可以要你的身體。因此，你就跟自願自殺一樣。」

布萊還是聽得滿頭霧水。

「瑪麗，到底是為了什麼，為什麼雷克斯動力公



司要設圈套害我呢？」

「我剛開始不是告訴過你嗎。政府要控告雷克斯動力公司擅自使你由過去復活的罪名。因此雷利社長以前一直勸你自殺。你要是死了，政府控告的原因便消失了。」

布萊好不容易才瞭解了其中的隱情。

「哦……我倒是有點明白了。你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要我暫時避開紐約？」

「就是說嘛！因爲我知道公司正想盡法子要消滅你。哦，不，現在還不太遲。我也可幫忙你，布萊。現在你先……。」

話說到這兒，電話聲便突然沒有了。影像也倏即消失了。布萊重又撥了瑪麗的電話號碼。可是沒有用。電話線已經被剪斷了。

布萊僵立在當場。他的心亂紛紛的，原先那種興高采烈的得意神情早就消失無踪了。

（我現在還不想死啊！）布萊的內心在大叫著。他可以不要永遠的生命，可是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呀！他還想呼吸空氣，他還想吃東西，他還想喝水，他還想跟人說話啊！

他還想活著呀！不管怎麼樣也要活著呀！他不想被殺啊！



布萊迅快的在口袋裡塞滿了金錢及其它必要的東西。要是雷克斯動力公司眞想殺他，而他還不走，那無異是乖乖就宰。而且，雷克斯動力公司一定知道了他已注意到他們的陰謀。因此，剛才瑪麗才會切斷電話。

布萊悄悄的打開了門，看看走廊的動靜。走廊上一個人也沒有。布萊快速地出了門，跑了出去。當他拐過轉角時，他看到拐角處映著一個男人的身影，心中浮起一陣不祥之感！

## 危機四伏

（完了！）布萊全身發顫，拔腿便想逃。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男人已用連環鎗抵住了布萊的腹部。他是雷克斯動力公司派出來的獵人。

（我完了……。）布萊閉目就死，這時那名男人卻驚異的叫了起來。

「咦！你不是布萊嗎？」

天下事有這麼巧，竟是老薩！

「哇！你就是這次工作的獵物呀！我不想殺你。可是，啊呀！拿人錢財總要爲人消災呀！」老薩重新把鎗抵住了布萊的胸口。

「可是，你怎麼會……？」

「雷克斯動力公司徵求一等一的獵人。因此，我就被選上了。也！你不要擔心。我會一槍便結束你的。」

「等一等！我還不想死！」布萊高舉著手，喘著氣道。

「喂，這不像你嘛！你都自願自殺了，現在怎麼這般怕死呢！」

「不，不，我沒有理由自願自殺，我還想活下去。」

「我不懂。你不是加入來世保險嗎？」

「那是騙人的！我還想活下去，老薩，別殺我！」

老薩一臉複雜的神情。他移開了瞄準布萊的手槍。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做過，我對獵物向來是不同情的。」老薩像是在自言自語的，「好吧！布萊，你走吧！把獵物捉了再放也眞是有趣。不過，我又不能不放你走，你要儘可能逃得愈遠愈好。要是再讓我找到，我不會饒你的。」

「謝謝你，老薩。」

布萊轉身要跑出走廊，老薩在後面叫住他。



「等等！布萊。所有認得你的獵人，現在幾乎全都是你的敵人了。而且，他們還在各交通要道，佈下天羅地網。一旦看到你，便會把你殺掉的。」

「謝謝！」布萊一面奔下樓梯，大叫道。

走出了太平門，要往那一邊跑比較好，布萊簡直是茫無頭緒。不過，情勢緊急，沒有猶豫的時間了。現在離黃昏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再不找個地方躲藏起來，一定會被人殺掉的。

布萊下定了決心往人潮擁擠的斯蘭姆街跑去。

斯蘭姆街整條都是陳舊的國民住宅、大衆酒館以及什品雜質的店舖。布萊混進擁擠的人潮裡走著。

不管怎麼樣，總得快點想出逃出紐約的法子來。要不然遲早會被獵人們看到，並當場格殺斃命的。只是，到底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安全的逃離紐約？老薩曾告訴他過，所有的交通站牌，候車站都已佈下了天羅地網。而且，布萊本身既沒有武器，也沒有朋友。

要是有武器，說不定還可自保……。當然法律是禁止獵物攜帶武器的。他要是打傷了一個獵人，或者是打死了一個獵人，連警方也都不會饒過他的。可是……

布萊邊走邊想，他看到了眼前就是一家武器店。店裏並排著嶄新光亮的火光槍、連環鎗和手刄等。

布萊被吸引住了，他走入店去。

「請進，請進。你要什麼？」店員遠在櫃枱那邊發聲問道。

「請把鎗拿給我看看。」布萊說道。

「要什麼鎗？」

「火光鎗。」

店員點點頭，便從盒子裡拿出小型的火光鎗，並交給布萊。

「這把怎麼樣。價錢便宜，鎗枝小而輕，火力也很大。這是一種用來射擊金星上大型動物的手槍的。」

布萊把鎗拿在手裡，鎗枝很輕而且很稱手。店員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他又繼續說著。

「射擊距離相距五百公尺，也可以打中獵物的。這是大小火力調節鈕，可以把火光變成很寬，也可以把火光變得像針尖一樣細。」



「好吧，就要這一隻。」

布萊從口袋裡拿出錢來。可是店員仍然拿著手槍，獨自在絮絮叨叨的說個不停。

「這個按鈕，可以產生連續火光，並且可以一發一發的發射出去。能量夠使用四個小時。能量瓶用光了，隨便那一家武器店都可以爲你換個新的。」

「我決定要這一支，多少錢？」

「七十五元。」

布萊數完錢交給店員，伸手要拿鎗。可是，店員還是拿著鎗，並說道：「請你把狩獵許可證給我看一下。」

布萊拿出狩獵許可證給店員看。

「快點，我要趕時間。」

布萊伸手要拿鎗，可是店員把拿著鎗的手換另一隻手握著。

「請你等一等。」說著，店員便看了一下櫃枱上的照片，並且將名字和許可證上的名字比較了一下。

「我不能賣給你。」





「爲什麼？我有許可證呀！」

「可是你是狩獵的獵物呀！獵物不能有武器，這一點你應該是知道的。三十分鐘以前，你的名字和照片便已傳遍紐約之地了。」

布萊想向店員撲過去，可是店員的手中早已抓著那把火光鎗，並且把那個要命的鎗口正對著他。

「不許動！」店員用另外一隻手按了櫃枱後頭的一個鈕，「再過二、三分鐘，獵人就會湧到這兒來了。」

布萊突然把手中的錢包打向店員，趁著店員慌亂時，走出店外跑了。

外頭的天色已經暗了。可是，由於剛才那位店員的示警，附近的獵人一定都會往這兒過來的。

布萊一邊走著，一邊彷彿感覺到有人在叫著他的名字。不過，他以爲是神經過敏，沒有回過頭，反倒混進群衆裡，碎步地走著。

他突然看到從街角外悠閒地走出來一個人。

是老謝！老謝似笑非笑的，掏出火光鎗。

布萊橫過大馬路，閃進巷子裡去。他在巷子裡全速地跑著，跑完一半，他突然停了下來！

巷子的那一頭站著一名男子。布萊向著燈光，只能看得到他的外部輪廓，無法辨出他是誰，可是他一隻手叉著腰，一隻手伸直了。那隻手便是握著一把火光鎗。

布萊回過頭看。巷子的入口，老謝正挺立著！

那名男子開槍了！凌厲的火光劃破了黑暗，燒焦了布萊衣服的袖子。布萊這時看到有一戶人家的大門正虛掩著，他忙不迭地跑了過去，可是才跑到了大門口，大門便砰的一聲關上了。

男子打了第二槍，布萊的上衣露出了燒焦的黑洞！老謝閑雅地向他進逼了過來。

布萊向男子那一頭衝了過去。

「還跑，老謝，我來打死他。」男子對老謝喊道。

「好，老黑，拜託你了。」老謝叫著，不再發射火光槍中的死光，反倒是緊緊靠在牆壁旁站著。

男子又射了火光槍。布萊迅快的伏在地上，然後匍匐地前進，後頭，火光一直射過來。



燒焦了人行道上的混凝土，積水也「嗞嗞！」的幾聲便蒸發掉了。

可是，被火光射到，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天啊，我眞的要死於非命呀！）布萊像無頭蒼蠅在人行道上狂奔，他的腳不斷的碰到了地下鐵道和下水道入口的蓋子。

火光又逼近了。突然間，布萊腳下的溝水蓋鬆落了下去，布萊便和蓋子逕直的掉落下去。他的肩膀隱隱酸痛，而且他似乎還有知覺。布萊強自打起精神爬了起來，找個上頭的人看不見的地方，儘量隱蔽著身子。

布萊好不容易才藏起了身子，上面的人便立即用光線照著，並用亂槍掃射，一時之間，火花迸濺。要是布萊慢了一秒，甚至是慢了半秒，他一定是死定了。

天助我也！……

布萊這麼想著時，他的足部突然蘇軟無力，使得他仰頭栽了下去，他的意識變得一片迷糊……。

在還沒有完全昏厥時，布萊這麼想道（還是要完蛋……他們會下來找我，並且把我殺掉的。）

自那時以後，布萊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 亡命逃生

等到布萊漸漸蘇醒過來時，布萊的心裡這麼想著，能身處來世不是也頂愜意的嗎？四野陰暗，間或傳來了油和泥巴的混合氣味。頭部激烈作痛，背部、腰部和肩部也都痛得不敢動一下。

（這就奇怪了。死了只剩下靈魂，不應該還能感覺出身體的疼痛的……。）布萊這麼想著，便突然睜大了眼睛。

他還活著，他並沒有生在來世。

「沒關係吧？」身旁一種熟悉的聲音問道。

「誰？」布萊向著陰暗處說道。

「史密斯。」

「啊，是你……又是你帮助我？」布萊揉著發痛的頭部，站了起來。

「也眞夠危險的。」史密斯說，「我一聽到你被宣布是個獵物時，眞是急得直跺腳。我



們還拚命地叫著你的名字，可是你好像沒有注意到。」

「哦……那，我還以爲是我的錯覺呢？」布萊點了點頭。

「當時你只要回過頭，我們便會帶你到這兒來的。可是，你沒有注意到，我們便繼續跟蹤你。我們在想無論如何也一定要幫忙你，我們二、三次用溝蓋來碰你，你還是沒注意。」

「那……那個溝蓋不是自動鬆落的了？」

「當然不是，是我們動手鬆落的。抱歉我們鬆落得不高明，可是除了這方法以外，就沒有其它什麼好法子了。」

「啊，眞謝謝你了。」布萊揉揉頸項，向史密斯道謝。

可是，史密斯像是不在意似的，他又繼續說道：「我們看你像隻無頭蒼蠅，便要把你從大街上引到巷子裡來。在這兒獵人便不會很輕易找到你了。」

「哇！我眞的不知要怎麼謝謝你才好。」

「不必說什麼謝。我不是爲你而做的，我是爲我自己而做的。」

「你已想到了嗎？」

「還沒有，我還是想不出來。」史密斯說道。

。

等到布萊的眼睛熟悉了四周的黑暗後，布萊漸漸地看清了四周還站著許多借屍還魂的人。

「我今後要怎麼辦才好？」

「你就由地下道逃離紐約。逃離紐約後，一切就靠你自己了。」

「那我們就走吧！」

「等一等。要通過地下世界，必需先獲得金老先生的批准。現在一切就看金老先生的幫忙不幫忙了。」

兩個人仍等著，不久便看到了大個子的黑人扶著金老先生走了過來。

「好久沒見面了，布萊先生。」金老說道。

「金老先生，布萊要逃離紐約，擬經過地下世界。請求你的恩准。」史密斯恭恭敬敬的問道。

可是金老先生緩緩地搖搖頭，「抱歉，我不能批准這項要求。」

接著後頭便湧上了十二、三名借屍還魂的人，形如魅影鬼怪地站在一旁。

「我們已跟獵人們說好了。因此，我們約定在三十分鐘內仍要你回到地面上去。布萊先



生，你馬上給我離開這兒。」

「可是，你這一次為什麼不肯幫忙我呢？」布萊問金老先生。

「我們是仰賴地上的人的憐憫，才得以在這兒住下的。他們說什麼，我們就得聽什麼。」金老以黯然的口吻說道：「你才來這兒不久，便有數十名的獵人羣湧到這兒來。他們圍毆我們的人，因為他們打聽出你躲到這兒來。他們說我們在三十分鐘以內不把你轟出去，他們會來把你找出來，甚至不惜殺掉我們。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得不聽他們的話。」

「原來如此，我真是給你添了麻煩。」布萊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金老伸手抓住了他的手。

「事情還不到絕望的程度。我沒告訴他們你要從那兒走回地上去，因此我要帶你從一個早已廢棄不用



的地下鐵道出口走出去。那兒應該不會有監視的人才對。」老人緊緊握著布萊的手，「那兒已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你。你以後就靠這位朋友的幫忙了。」

「朋友？是那一位朋友？」

「現在沒有時間解釋了。好了，快走吧！」

金老先生一直催著，布萊才開始上路。史密斯和其它的借屍還魂人在後面一步一步的跟著。

在錯綜複雜的地下鐵路迷陣走了一會後，布萊的頭痛也漸漸地消失了。最後一行人來至水泥製的樓梯地方。

「這兒就是出口了。布萊，我在此祝你一路順風。」

「謝謝你，金老先生。謝謝你，史密斯。」

「要保重啊。我一定會再去見你的。」史密斯說。

布萊點點頭，便開始登上了樓梯。

出了樓梯，布萊小心地往周圍一看，出口一帶全是靜悄悄的，連隻小狗也沒有。

(金老先生所說的那個朋友，大概就是瑪麗了。……她難道是還沒有來嗎？)布萊這麼想著時，不知是誰叫喊了一聲：「布萊。」



這個聲音不是布萊所想像的瑪麗的聲音，而是屬於一個男人的聲音。布萊着實吃了一驚。布萊心想說不定是獵人之一老薩或老謝的聲音。布萊擬重又退回地下道去，可是通口的蓋子已被堵塞住了。

(完了，自投羅網！)布萊恨得咬咬牙的。

## 步步驚魂

「布萊，布萊，是我呀！」又是同一個聲音。布萊四下望望，看不到什麼人的影子。突然間，布萊認出了這個男性的聲音是誰的了。

「你是梅希爾，你是梅希爾嗎！」

「答對了。你剛才是在幹什麼呀？」梅希爾好奇的問道。

「謝天謝地！我……。」

「不要講那麼大聲！你會把獵人立刻引到這兒來的。因此，你要照著我的話去做，明白嗎？」

「我明白。」布萊對著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方向說道。

「好，你現在向西走，快！」

布萊離開了地下鐵道的出口，大步地朝街上走了過去，才走了兩、三分鐘，梅希爾便發聲說道：「快，躲在那幢大廈後面。」

布萊迅快的在大廈的一角藏起身來。

一架空中汽車在大廈的上頭盤旋飛著，然後又飛過去了。

「獵人！」梅希爾說，「他們為了抓你，不惜勞師動衆。現在整個紐約都已知道抓到你有賞金。能密告你現在的下落者，也可以獲得賞金。因此，我想我總該幫忙你……。」

「梅希爾，謝謝你，我真不知要怎麼謝謝你。」

「別謝了！我的精力快要透支了。這件事完後，我便要進入來世了。……」

「梅……。」

「別打岔，聽我說。瑪麗正在安排一切，好讓你離開美國。我看不出瑪麗是否別有陰謀。因此，我現在要幫忙她，把你帶到瑪麗所雇用的男人們那兒去。好，走吧！」

布萊從大廈的一角跑了出來，「瑪麗是有什麼計劃？」



「我不知道。喂，停下來，快藏到信筒後面去。」

布萊轉身便跑到信筒的後面去，藏起身來。這時有三位帶著武器的獵人從轉角走了出來。梅希爾等他們走過去後，便要布萊快走，布萊從信筒後面走了出來。

「眼睛放亮點，這兒之後不會有什麼人了。你快速地跑過街道吧！」

布萊全速地跑過街道。在以後的十五分鐘內，他遵從梅希爾的命令走出街道，走入街道，停下來，拐個彎，往回走。最後便來到了一所大廈。

「就是這幢大廈。三五一室有瑪麗所僱用的男子們在等著。布萊，進去。跑！啊！等等！停下來，不要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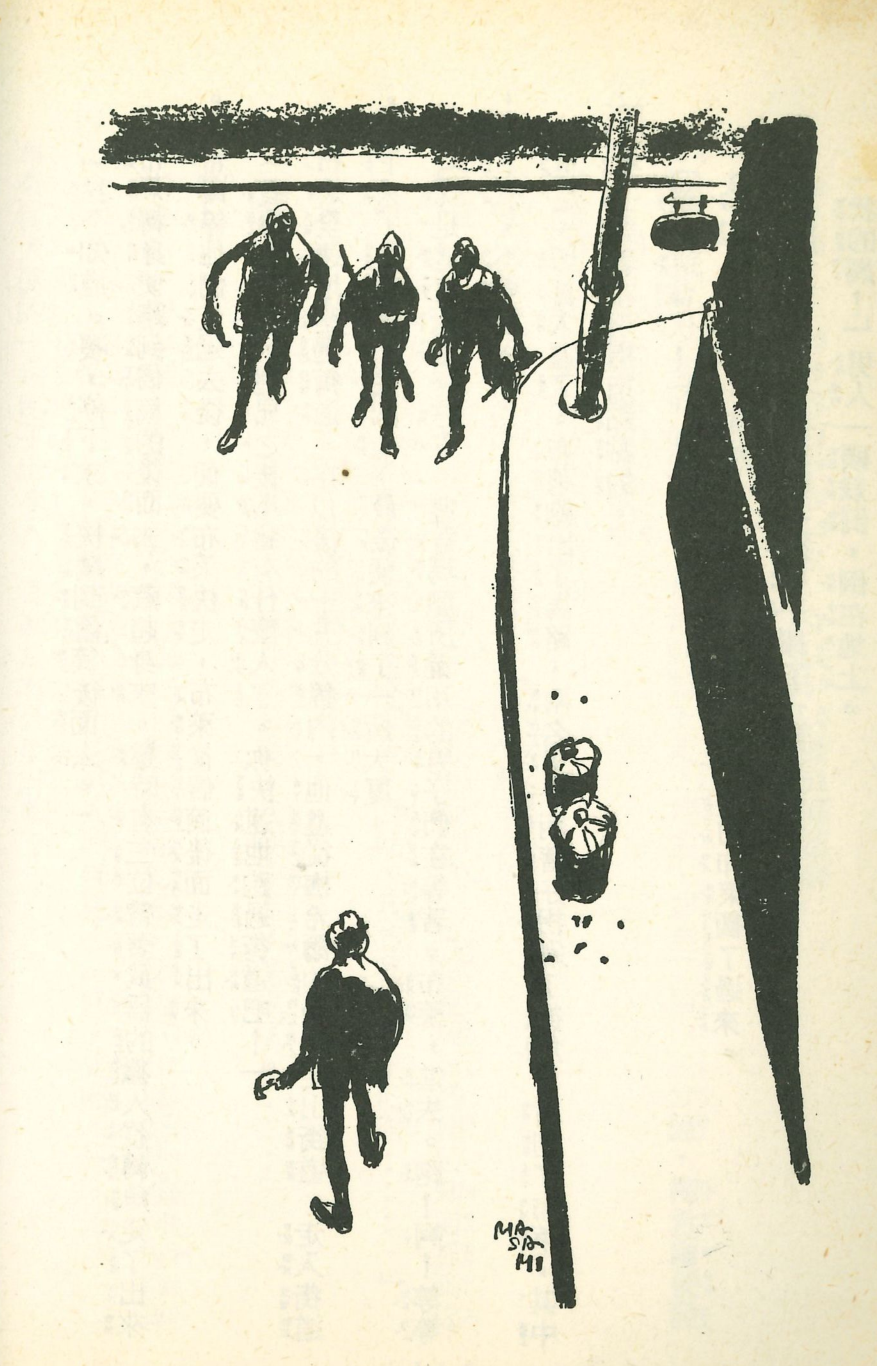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布萊跑出了馬路，兩名男子對著好拐過了街角，看到了布萊，其中一名男子對著布萊指指點點的。

「就是這傢伙！」

「不錯，抓到他有賞呢！我們抓！」男人們一齊向布萊衝了過來。

布萊緊握著拳頭，對著第一名男子揮了一記左鉤拳。

「我的媽！」男人一頭栽倒，倒在地上。






梅希爾在對付另外一個傢伙，垃圾箱的蓋子自動飄了起來，噹！噹！噹！的作響著。男子兩手掩住了耳朵，哇哇地叫了起來，轉身便要逃走。布萊跑了過去，揮出一拳，把男人打倒在地。

「好了，夠了，夠了。」梅希爾說著，聲音很是微弱，「我的體力眞的支持不住了。抱歉不能再幫忙你了。布萊，你自己保重吧！」

「梅希爾！等一等！等一等！」布萊雖然叫著，可是梅希爾不回答他了。

沒有多餘的時間了。布萊跑進了大厦，一口氣便跑上了三樓。來到了三五一室的門前，布萊敲了門。

「請進！」裡頭的人說道。

布萊打開了門，走了進去。房間的窗簾完全垂了下來，房裡一片漆黑。房間裡頭，有兩名男子坐在椅子上。

「啊！是你們！」布萊叫了起來。

因爲這兩名男子就是布萊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販賣人口的歐陽以及兜售移植遊戲的小個子老周。

「啊！請進！請進！」老周笑容可掬的說道。

看來事情一開始，便是他們在搞鬼。

## 瞬間冷凍

布萊本能地要奪門而出。可是歐陽和老周根本就沒有站起來阻擋他的意思。

「不要走，我們不會害你。不會有事的。」歐陽很認眞的說道。

布萊緊緊的靠在門後，望著歐陽他們，他根本就猜不透這兩個人到底在玩什麼鬼把戲。

「來！請你到這兒來坐吧！」歐陽又說道。

「請你把過去的事忘掉吧！」老周還是笑容可掬的。

「我忘不了。你們曾欺騙過我，而且差一點把我給殺了。」

「我有點懷疑。」

「那是不得不幹，」歐陽還是滿臉正經的說道，「這一次我們是朋友，不是敵人。」

「我們是有什麼事，便很正經的去做。所以這一次瑪麗才會叫我們來。」

「瑪麗會叫你們來？爲什麼？」布萊吃驚的問道。



老周聳聳肩，「這還用問。當然是爲了幫助你逃出美國呀！布萊先生。你先坐下來，我們才能好好的談一談呀！」

布萊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餓嗎？要不要吃點東西？」

歐陽用手指著一只餐桌。餐桌上有三明治和葡萄酒。布萊看了餐桌，才注意到他今天都沒有吃東西，因此飢陽百結。他伸手拿了三明治，送進口中。

「你一邊吃，一邊聽我說。」歐陽點了一根煙，說道：「其實我對這件事本來是沒有興趣的。當然也不是因爲它的代價太低。瑪麗是不在乎花錢的。不過，這件事也眞太棘手了。因爲紐約有史以來還不曾出動過這麼多的獵人的，我說的對不對？老周。」

「不錯，全市都是搜索隊。」被喚做老周的點點頭，說道。

「雷克斯動力公司這次眞的非把你找出來不可。」歐陽又繼續說道，「他們已矢志要找到你，並且要殺掉你。在全市這樣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誰都知道你是逃不出去了。不過，我這個人偏有這個毛病，愈難的事我偏要試試看。」

「簡直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周皺皺眉頭說道。

「那你們要怎麼樣幫助我逃出去？逃出後，你們要我藏在那裡呢？」布萊問道。

「這倒是個問題。這個世界上還有那個地方是雷克斯動力公司找不到呢？」

「對了，到別的星球去，怎麼樣？譬如說，火星或金星的殖民地？」

「不行，不好！」歐陽說道，「外星球的殖民地只有二、三個小小的都市而已。也就是說，在那兒的人彼此都互相認識的。一旦有個不認識的人來，便立刻會引起騷動，騷動的原因，雷克斯動力公司立刻就會知道的。而雷克斯動力公司也立刻就會派獵人去殺掉的。」

「那，躲到海底去，怎麼樣？」

「這法子猶有可為。」歐陽點點頭，「到太平洋或大西洋的海底農場去藏身做農夫，主意倒是不壞哩！不過，你想一想，長年要生活在海底，也不是簡單的事呢！要是有性格分裂症的人，不發瘋也會變成神經病。」

「那，不是走投無路了嗎？」

「無計可施。我與瑪麗討論時，也都為了這件事情發愁呢！我們當時討論的結果是把你變做借屍還魂人，讓你活在地下世界，這樣一來，雷克斯動力公司說不定會饒了你。」

「你少胡說八道，要我半死不活的，乾脆叫我死了好些。」布萊驚叫了起來。



「哦，我也是這麼想。」歐陽同意地點點頭，「我們最後考慮的地方是馬爾薩斯羣島。」

「馬爾薩斯羣島？是在什麼地方？」

「在太平洋的正中央，臨近大溪地，是由數個小島聚集而成的。」

「那兒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據說是個逍遙自在的好地方。就跟二十世紀時的景物一樣。最重要的一點是你要是躲到那兒去，雷克斯動力公司就會對你死心了。」

「他們為什麼就會死心呢？」

「你好好的想一想吧。雷克斯動力公司要殺你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因此，你躲到美國以外的地方，來到了這個世界盡頭的鄉下，隱居地過活著，那雷克斯動力公司就不會再害怕政府提出控告，他們自然就會饒過你了。而且，馬爾薩斯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們要派獵人過去，還得經過特別的許可。雷克斯動力公司不想為自己找來這麼多的麻煩事了。」

「真的？」

「當然是眞的。我不敢提出絕對的保證，不過，我們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法子了。」

「我明白了。」布萊望著歐陽，「不過，你們到底要怎樣把我帶出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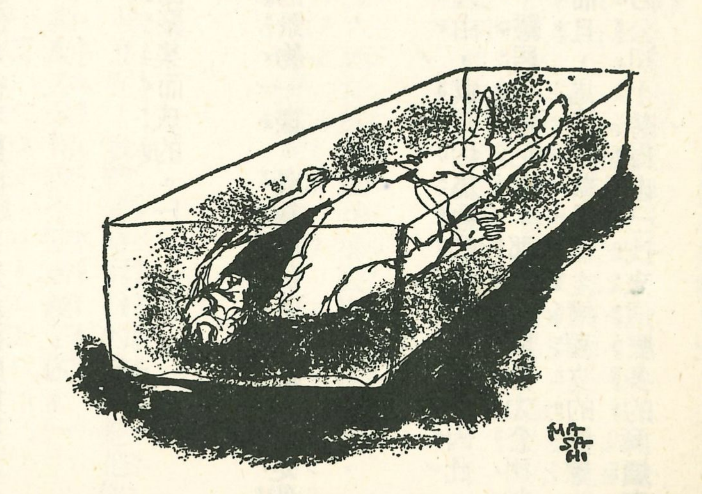
歐陽和老周一臉困窘的神情地互望著。

「將我改頭換面，再用噴射直升機載我出去，你認爲如何？」

「飛機場裡一定是有雷克斯動力公司的眼線的。你再怎麼化裝或者是經過整容手術，也沒有用的。獵人們只要手執人相偵察器，不到五分鐘便可把你找出來的。」

「那，就沒有其它脫逃的法子了？」

「有個把你活生生帶出去的方法，而且再沒有這樣好的法子了。」歐陽慢慢的、有一字沒一字的說了





出來。

「是什麼？」

「就是用瞬間冷凍，把你的身體放置在零度以下，這就跟做冷凍肉一樣。然後把你裝入冷凍櫃，用船運出去。這樣子，你就不會被人發現了。」

布萊覺得自己背脊透涼，有一股厭惡的神情。

「那……在冷凍期間，我是完全沒有知覺嗎？」

歐陽沒有答話，他看著布萊好一會兒，最後才慢慢的說道：「不。」

布萊有個不吉祥的預感，他瞪著歐陽，說：「沒有失去知覺？人可以在有知覺的情況下瞬間冷凍的？」

「不是這樣的。老實說，這是在冷凍前，先把靈魂和身體先分開。」

「我還是不懂。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布萊心裡焦急的幾乎要叫了起來。

「你先不要衝動。要是冷凍，而不把靈魂和身體分開，也是無法載出去的。獵人們都是聰明人，他們會把冷凍船全部調查的，並且使用靈魂鑑別機，立刻就可以把你找出來。這樣一來，我們的辛苦就完全泡湯了。」

「那，你們要把我的靈魂怎麼樣？」布萊問道。

「這就是老周的事了。你問老周好了。」

老周點點頭，說道：「用來做靈魂移植。」，老周回答的像是理所當然似的。

「你說什麼？」

「把你的靈魂由你的身體移植到另一副身體。然後再運出美國。」

「我可不幹。」布萊叫了起來，「把我的靈魂移植到別人的身體去，這種下流的事，我可不幹。」

「可是，除了這個法子外，就再也沒有其它的法子了。布萊先生。而且，這個法子也頗為可行呢！你是暫時藏進別人的軀體裡去，就像你被好友留宿一樣。」老周很熱心的說道，「而且，這也不是完全的靈魂移植，祇是暫時的而已。你不用擔心你的靈魂和對方的靈魂會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布萊，下定決心吧！難道說你不想活了？」

布萊瞪著老周，最後垂然地坐在椅子上，「好吧！照你們所說的就是了。」

歐陽的臉變得爽朗了。「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你把袖子捲起來。」

布萊把袖子捲了起來，歐陽從抽屜裡拿出注射器。



「我注射了後，你會一度昏迷不醒。我們會趁著這段時間，用移植機把你移到某人的靈魂中去。這個人再把你的靈魂帶到國外去。這時，你被冷凍的身體也已運到國外去。要是沒有意外，你的靈魂和身體會再度合而為一。」

「要移植到那一個人的靈魂裡去？」

「這個還不知道。這個人會因時因地而有所變動的。好了，沒有時間了，我要注射了。」歐陽說道。

布萊勉勉強強的伸出了手臂。歐陽替他打了注射針。布萊突然像是被敲了一記，腦袋轟然作響，便立即失去了知覺。

靈魂之旅便開始了。

## 靈魂之旅

布萊立即便恢復了知覺。不過，他立刻便知道他不僅是布萊，他還是另外一個人戴陽。

戴陽是個農夫。他是一位數十年來都在種稻的老農夫。

變成戴陽的布萊，現在正汗流浹背的向著自己的家走了回去。遠處傳來了狗的吠聲。接

著，一隻茶黃色交雜的狗向這兒跑了過來，怔怔地望著戴陽。老人吆喝了一下，狗便不再怔怔的望了。

「嗨！小麗，來！」

戴陽的布萊紅著臉地摸著小麗的頭部……。突然間，布萊感到他的靈魂又移位了。那一瞬間，他的靈魂又移入一位十九歲的湯姆生的靈魂中。

湯姆生的布萊正在遊艇的甲板上吹著海風，並且已經漸漸的要入夢了。夏日炎炎，海風徐徐，眞是舒暢無比。

湯姆生的布萊，在甲板上低頭想道（還是地球上好！）。他是一個星期以前才自火星回到地球上來的。湯姆生兩年前，也就是十七歲時，便到火星上去做地質學的實地研究。一星期前，爲了將研究結束，他便回返地球的大學裡來。

（火星上是一片沙漠，全是因爲火星上沒有地球這麼浩瀚的大海，沒有炙熱的太陽，也沒有微風的緣故。……不過，研究火星的地質是件很有趣的工作。而且，火星上的沙基魯大都市的人們都是好人哩！）湯姆生又想到同學馬莎和愛迪的事來。

（大夥兒全都不顧汗如雨淋，還是登上了砂車去採集火星岩。在沙基魯市圖書館的餐館



一邊吃飯，一邊交換意見……。）

湯姆生愈想愈懷念火星那一段美好的時光。

「喂！湯姆生。」有人在呼叫著。一看，附近一艘遊艇的青年正在向這邊揮手叫著。他是湯姆生大學時期的同學馬克，將來立志要當太空船的駕駛員。

「今晚謝妮家舉行派對，你去不去？」馬克大聲地喊著。

「好，去去也好。你呢？」

「我也要去。那，我們晚上見！」

「好，再見！」

湯姆生的布萊站了起來叫喊著。想到今晚的派對，的確令人感到興奮。

謝妮是他們班上中最美麗的。而且她家家財萬貫，又有豪華的別墅，因此拜倒石榴裙下者不乏其人。今晚的派對，許多公子哥兒，富家子弟以及班上最要好的朋友，一定都會趕來的。

（今夜一定可以盡興呵！）湯姆生這麼想著，便掉轉了遊艇，向岸上駛去。

然後……。

咻！的一聲，畢考特的布萊，背部感到火辣辣的。像黑蛇一樣的皮鞭又打在他的背上了。

「吔，你敢偷懶，快起來工作！」拿著皮鞭的警衛臭罵著。

畢考特的布萊雖然痛至心肺，但還是拿起笨重的十字鎬，全力的鋤著。

畢考特是名犯人。他在炙熱的太陽下，在拿著鎗和皮鞭的警衛的監視下，正在曠野中進行修路的工作。

（畜生！你等著瞧！）畢考特的布萊，還是揮著十字鎬，偷偷的呸了一聲。這時，站在前頭用鏟掘土的亞尼低聲說道：「準備好了嗎？畢考特。」

「早就準備好了。」

「好，看到暗號就下手。」亞尼低聲說道。

畢考特的布萊，暗暗地看了一下前頭。二十餘名用腳鐐銬著腳的犯人，正在汗流浹背、喘著氣地工作著。而一臉兇巴巴，殘酷無情的警官則用著來福鎗和皮鞭在恫嚇著他們。才來此三天，有三名犯人便因酷熱和過度疲勞倒地而死。

（我要爲死去的弟兄們復仇，我要殺掉他們，然後再逃走！畢考特的布萊這麼想著。



這時，亞尼把鏟子插在泥土上，暗號來了！

畢考特的布萊拿起了十字鎬，揮向剛才鞭他的守衛！

「哇！」守衛像野獸一樣的哀嚎著，全身是血地倒了下來。其它的囚犯也一齊攻向守衛，守衛們慌慌張張的扣了來福鎗的扳機。

槍聲砰！砰！地作響，畢考特的布萊感到胸部劇痛的要命……。

這次布萊是在空中了。他的靈魂現在轉位至一位名叫拉米的青年的靈魂中。拉米的布萊現在正在駕駛舊式的直升機，越過德州的大平原。

舊式的直升機，簡直就像以前的舊馬車一樣，不是停了下來，便像是要倒退一樣。

（這架老式的直升機，眞的是該換新的了。這次的商展頗爲新穎，我非先去把那架最新穎的空中噴射汽車搶購下來不可。）

拉米焦慮地望著高度計和速度計，並且這麼地想著。要是不快點趕到目的地艾爾巴索去，這次的商展是看不成了……。

馬莉娜的布萊，正扣起氧氣筒的肩帶，帶上了潛望鏡，向著水閘走去。

「馬莉娜！」母親喊道。

「我在這兒，我正要去游泳。」馬莉娜的布萊大喊道。

「可是，你不是說你要去看東尼嗎？」

馬莉娜的布萊吃了一驚，可是乃儘量以平靜的口吻說道：「不了，我是要去水中散步。」

「這樣也好，不過你要快點回來呵。別讓你爸爸擔心。」

「我知道了，媽媽。」

馬莉娜的布萊啣上了呼吸具，旋轉了水閘的馬達。水閘裡立刻湧進了大量的海水。等到水壓跟外海的壓力一樣時，水閘的門便自動的開了，馬莉娜全力地向海中游去。

馬莉娜現在是在夏威夷海邊的某個海底農場，馬莉娜的父親正是這兒的主人。

海中的谷丘以及對岸的平原，長有各種各樣的海中植物和魚，寬廣而美麗，眞像是夢的世界的花園一樣。馬莉娜的布萊正穿過海谷，游向對岸的某個海底洞窟。東尼應該早已在那兒等她了。

東尼是隔鄰海底牧場主人的兒子。東尼的父親和馬莉娜的父親交情不好，因爲彼此都是商場的對手。也因此雙方的父親都反對他們兒女彼此的交往。



（可是，大人是大人，我們是我們。我們也沒有什麼傷感情的事情，只不過是見個面聊聊天，大概是沒有關係吧！）馬莉娜的布萊這麼想著。

的確馬莉娜是很盼望跟東尼見面的，他們可以玩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可以在海中嬉戲，可以在海中跳倫巴，可以捉魚，一切都是很好玩的。

畢竟她和東尼是青梅竹馬之交啊！

海底洞窟就在眼前了。珊瑚成羣，是個很美麗的地方，這兒就是他和東尼的秘密場所。

馬莉娜才到了洞窟進門附近，便看到了穿著金色潛水服的熟悉身影。

馬莉娜的布萊看到了東尼，便把會被父親責罵的事完全忘光了。她全力的游著，衝向洞窟……。

艾爾的布萊從假寐中被叫醒了過來，他現在是在一艘大型游艇的甲板上。頭上覆著一條毛巾，南太平洋的太陽正溫和照著，天空一片蔚藍，令人心情舒暢。

「艾爾先生，該醒了吧？」不知誰在叫著他。艾爾擡頭一看，戴著船長帽子的男子，正對他笑著。

艾爾的布萊，點了點頭。然後他望著自己的身體，寬濶的胸部，寬大的肩膀，短粗的腳






，大手掌，肩部有道傷疤，怎麼看都是很熟悉的身體呀！

布萊突然想起來了，這就是他的身體啊！那……靈魂之旅是完結了。而艾爾也就是他的化名。他的身體和靈魂最後還是合而爲一了！

「坐船太久了，心情很沈悶吧！自從開船了以後，你好像都是心不在焉呢。」

「不，我沒有什麼。」布萊說道，「這兒離馬爾薩斯羣島還很遠嗎？」

「不，馬上就到了。再走二、三小時，便可到達馬爾薩斯首都所在地希巴島了。」船長說著，遙指水平線上的一個小島。「你看，那個就是希巴島了。」

布萊點點頭，瞭望著那座小島。那兒將是布萊的第二個故鄉，一個嶄新的世界。布萊不禁地嘆息了一番，自從來到了這個二十二世紀的世界，他首次可以安心地過活了。

## 好景不常

遊艇慢慢地駛進了希巴的巷口。布萊看著周圍一片祥和寧謐的氣氛，便早已深深的愛上這個地方了。不久，遊艇便靠上了碼頭。

一切都如布萊所想像的，全市是一片溫馨寧謐。布萊都能感受到樂觀閑適的氣氛。

（啊！該決定做什麼了。在這兒住下來，要做什麼來維持生活好呢？）布萊一面走著，一面專心地這麼想著。這時有位紅臉的胖胖男子，向他快速地跑了過來。

「你是艾爾先生嗎？」

「是的。」布萊有點不安的說道。

可是，胖胖的男子卻微微地笑了起來：「我是邦特造船公司的戴必斯。讓你久等了。」

「你沒弄錯人？」布萊皺著眉頭說道。

「不會錯的。像我們這種偏僻的地方，不會再有你這麼高明的造船技師了。」

布萊好不容易才明白了對方的意思。這大概也是歐陽的計劃之一吧。歐陽替他推薦做為這島上的造船技師。

「怎麼樣，你喜歡我們這個地方嗎？」戴必斯擔憂的問道。

「吔，很不錯咧！因為我對紐約已經厭煩了。我覺得這兒是個頂不錯的地方。」

「那就好！」戴必斯心花怒放的。

「你可以慢慢的在這兒欣賞二、三天。喏，這兒是公館的鑰匙。」

歐陽似乎也替他準備好居住的地方了。



布萊向戴必斯說聲謝謝，一個人沿著到公館的路走。布萊的家是位在可以俯瞰希巴港的半山上。外表看起來是很不錯的新房子。

布萊站在大門口，有人開了大門。與他面對著的竟是瑪麗，布萊着實吃了一驚！

「歡迎到馬爾薩斯島來，布萊，我等你好久了。」瑪麗叫了起來。

「瑪麗！哦！我明白了！這一切都是妳為我安排的吧！謝謝你，太謝謝你了。」布萊緊緊抓住瑪麗的雙手，衝動地說道，「我要你成為我的妻子，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

「我願意。」

布萊和瑪麗此後便過著安靜，幸福的生活。布萊在造船廠的工作，也是樂趣濃厚的。布萊慢慢的升上了副技師。當然他並沒有完全負責監造遊艇的設計工作。他的工作還是多放在遊艇修理上。雖是如此，不過布萊也是很滿足了。他以前是負責宣傳和雜務，現在卻可以從事自己所喜好的遊艇的修理和製造的工作。布萊一直很勤快的工作著。

布萊來到了馬爾薩斯羣島後，便沒有再聽到有關雷克斯動力公司的消息。他來此已經兩個月了，消息說雷克斯動力公司已放棄追捕他了。也不再取他的性命了。某個晚上，布萊和瑪

麗在市區的某餐廳裡，互相舉杯祝賀。

「今後，我們再也不用擔心了。」

「這一切都是你的功勞。」

兩個人望著皎潔的夜空，互相舉杯祝賀。可是，這段美好的時光也不會持續太久了。才在島上生活了四個多月，那個借屍還魂人……史密斯，便在島上出現了。

## 兇手是……

那一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是個陽光和煦的日子。布萊吃罷早餐，照舊到造船廠去。

那天布萊的工作是修理一艘大型遊艇，那艘遊艇撞上了暗礁，船底開了洞。布萊走向總檢查室去，戴必斯正在那兒等著。

「呀！布萊，剛才有人來找你。我叫他到這兒來找你。你沒有看到他嗎？」

「沒有，他是什麼樣的人？」

「有點怪里怪氣的。臉色很差，雖然留有鬍鬚，可是像是假的。而且，他全身都是氣味很濃厚的男性化粧水，你一接近他，可真令人受不了。」



布萊突然緊張起來了，「他有沒有說出名字？」

「嗯，好像……好像叫什麼史密斯來著。……喂，布萊，你到那兒去？」

「我回家去。我以後會說明的。」布萊說著，便不再管工作，逕自回家去了。

瑪麗看著布萊，敏感的發現到有什麼事要發生。布萊對瑪麗說史密斯找到這兒來了。

「我想他是想到了自己是什麼人，以及跟我的關係。因此便照約定來找我了。」

瑪麗只聽著不答話，她拿出了行李箱，便開始收拾行李。

「你在幹什麼？」

「這兒不能住了，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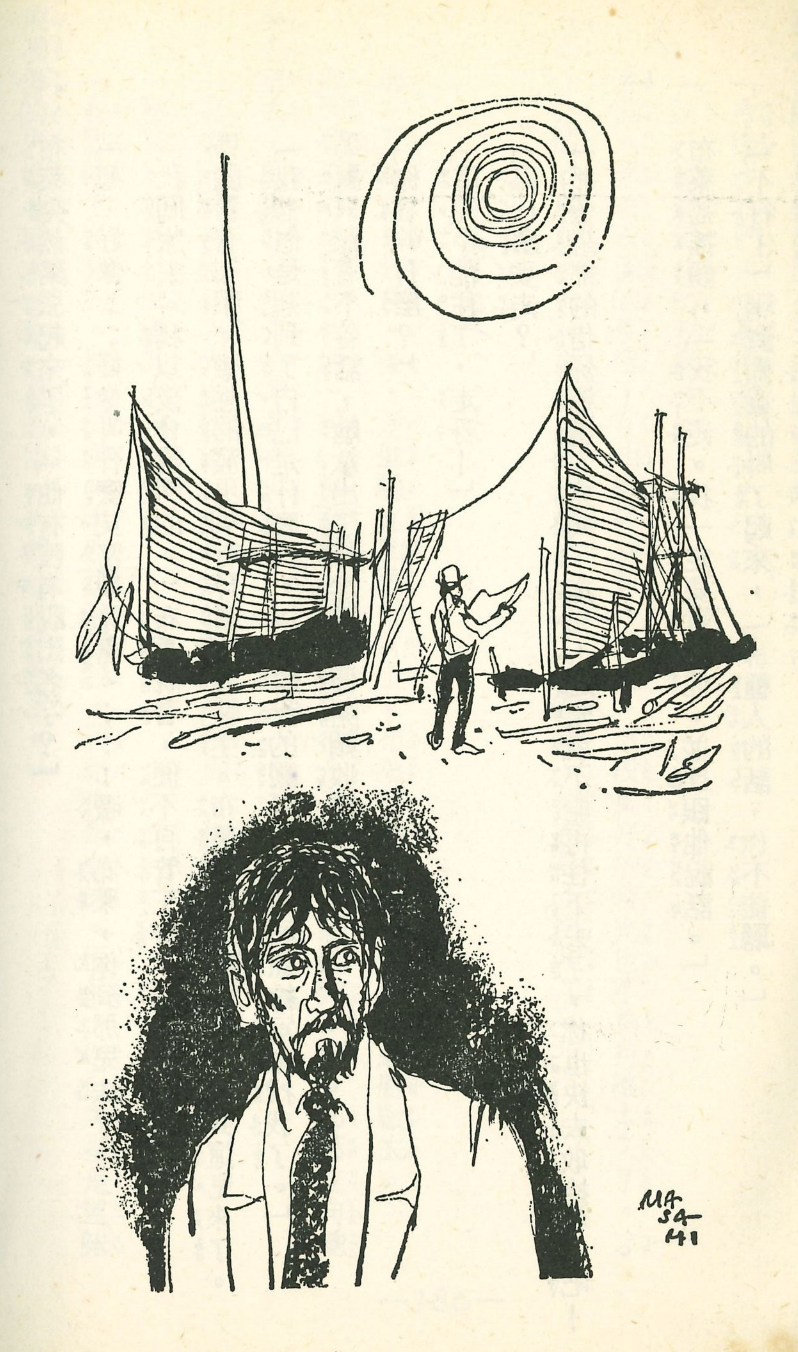
「爲什麼要走？」

「那個恐怖的借屍還魂人來到了這兒，這兒就不能再住下去了，你也快去收拾行李吧！」

布萊搖搖頭，「我不走。我一定要看看他，並且跟他說話。」

「不行！」瑪麗衝動的叫了起來，「那種人的話，你不能聽。」

「爲什麼？他以前曾有幾度幫助過我呀！」






「他是爲了他自己才救你的。要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在乎你的死活了。」

布萊奇怪地望著瑪麗，「你好像連我不知道的事都知道得很清楚？」

瑪麗很慌亂的搖搖頭。不過，她的臉色變成死灰，還輕微地發抖著。

「反正，我一定要見見他。」

瑪麗無力的點點頭，說：「你要這樣，我也沒辦法。而且，現在要走也來不及了。」說完，用手指著門。

門前出現了一道人影，然後傳來了敲門聲。

「請近。」布萊說著，門兒開了，史密斯走了進來。明眼人一眼便知道他臉上的鬍鬚都是假的。強烈的男性化粧水的氣味摻和著輕微的腐屍臭味。

「化裝技術是很差勁，可是要是不化裝，還眞不敢走出來亮相。」史密斯有力無氣的說道，「到底還是給我找到這兒來了。」

「你是想出了你自己的事情了？」布萊問道。

史密斯點點頭，「我眞正的名字叫做夏姆。」

「單想起這個名字也沒有用啊？」

「是嗎。可是我們在一百伍十年前的二十世紀已經見過面了。你記得蘇比克灣的高速公路吧！」

「啊！」布萊不由得地叫了起來，「你是那個駕駛車子跟我相撞的那個人？」

「正是，布萊。」

「因此，你才會一直都在糾纏著我。不過，那次是意外，根本就是個意外啊！你沒必要恨我呀！」

史密斯緩緩地搖了搖頭，「不對，那不是意外，那是蓄謀的！」

「胡說八道！」

「我沒有胡說八道。這件事瑪麗最清楚了。」

布萊吃驚地回頭望著瑪麗。瑪麗的臉色一片灰白，像個幽靈一樣。

布萊突然完全想起了一百伍十年前那天晚上的事情來了。當時，他的車子突然愈來愈逼近高速公路的中央線，他雖然使勁扳轉駕駛盤，也是沒有用……。

布萊怔怔的瞪著瑪麗，「你是不是控制了車子，才使我們出了車禍的。瑪麗。你是要我活在來世，爲雷克斯動力公司做宣傳？」布萊抑制了衝動，說道。瑪麗神情悽楚。



「不錯，你說得不錯。我是用雷克斯動力公司的機械，使你的車子偏離道路，滾落下山崖。」

「你承認了！」

瑪麗以細小的聲音說道：「原諒我，布萊。」

「你，你是殺我和殺夏姆的兇手！」

「我不是有意的，布萊。我只不過是要把你從二十世紀帶到二十二世紀來。偏巧我要使你滾落山崖時，這個人從對面駛了過來，所以你們便相撞了。……這一切都是偶然呀！」

瑪麗兩手摀著臉，斷斷續續的說道。然後，她又對著夏姆，辯白的說道，「夏姆先生，這一切都是意外，可是你的死，我是要負完全責任的。你跟布萊是同時喪生的。雷克斯動力公司的機械救活了布萊，也就順便把你的靈魂也帶到二十二世紀來了。因此，爲了補償我的過失，夏姆先生。我替你辦了來世保險。」

「我才不稀罕什麼來世呢！」夏姆立刻尖叫了起來，「我活在當時的世界。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死的時候，我才十七歲！」

「這樣……。」

夏姆點點頭，「我當時要做的事，多得數不清。我要讀大學，我要旅行，我要運動，我和跟女朋友一塊去玩。我對這些事，一直在我心裏期待很久了。因此，我所需要的是健康的身體。我不要這副腐敗臭味的身體，我要一副魁偉而健康的身體。」

「換句話說，就是要我這副身體了？」布萊平靜的說道。

「是的，因此，我才幾次都帮你的忙。」

「不要臉！」瑪麗插嘴道，「你帮助人，就要拿人家的生命做代價，這一點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吧！」

「不錯，我也不會這麼說。布萊，你何不好好的再想一下，你只要再想一下，你就會明白我爲什麼會這麼說了。」

「再想一下？」布萊望著夏姆髑髏般的臉，「爲什麼要再想一下？」

「因爲你會明白那次的車禍，後來便不該歸罪於瑪麗，而該歸罪於你了。」

「什麼，你說什麼，你以爲是我殺了你？」

「不錯。」夏姆斬釘截鐵地說道。

「胡說，胡說八道。」布萊這麼說著，突然間他記起了雷利幽靈曾說過「你殺過人！」



是的……這是爲什麼呢！布萊全力地想著，他終於想起了車禍時的最後一部分來。即：

……。

最後的一剎那間，駕駛盤不再卡住了。布萊要是向左或向右轉動駕駛盤，說不定就可避免即將發生的車禍。只不過布萊的心中卻想著（衝過去好了！要是現在死了，什麼事都一了百了，這樣子不是更好嗎！）。因此，他放棄了可以挽救車禍的那一瞬間。

就是這樣，正如夏姆所說的，他也是殺了人的。

「我想起來了，你說得不錯。」布萊說。

「不行啊，布萊，你不能這麼承認啊！你不能隨便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啊！」瑪麗聲嘶力竭的說道。

夏姆點點頭：「她說得沒錯。布萊。我也沒說一定要慫恿你把身體給我。我一切都照你的意思的。你決定什麼，我便聽什麼。」

布萊思考著。

布萊驚駭異常，他怔怔地想著。他殺了人了。當然他不是為了奪取別人的財物以及憎惡別人而殺人的。可是，只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便害了別人的性命，也實在是了不起的殺人。（但是，當時要不是雷克斯動力公司的機械使我的車子失去了控制，我自己是絕不敢做下這樣的事的。看來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錯。）布萊自己這樣地安慰自己。可是，他立刻便瞭解到一個極簡單的事情。那就跟別人放著錢袋，偷來佔為己有一樣。別人不放錢袋，你就不能偷了。因此，自己並不是小偷呀，理由就完全一樣。

布萊望著站在眼前的夏姆。夏姆的身體，恐怕再過不了一個月便會腐臭了。只要採取拖延計策，拖了一個半月，夏姆便死定了，自己便不必把這副軀體給他了。

布萊的耳邊一直在響起這種邪惡的想法，引誘著他去這麼做。其實，這種想法也真的是一種極強的誘惑，他差一點便會把持不住。

真要是這麼做，他便可一勞永逸再繼續著他平靜安寧的生活的。他在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尚未經歷呢！自己好不容易能趕在這個二十二世紀過著幸福平靜的生活，決不能在半路上就給人完全剝奪了的。

可是……可是要是這麼做……那就是背棄了夏姆，那他以後的生活還能跟現在一樣，



過得心安嗎！

不可能的，布萊強烈的搖搖頭。他每日一定會為自己殺了夏姆而後悔，他會在悔恨之中，一輩子痛苦地生活下去。真要是這樣，他倒不如死了好些。真要是這樣，他願意活在來世。

來世是什麼的一個樣子，布萊是還不知道。說不定就跟地獄差不多。說不定是燃燒著地獄之火，帶苦受刑的悽慘世界吧！不過，那兒總是個未知的嶄新世界。到那兒去，一定是可以開始他嶄新的生活的。

不錯，該死的時候就死，這才是最好的。人畢竟是人，而不是動物。這個世界上多的是隨波浮沈的人，如果老是像溺水者攀著稻草一直要別人營救，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世界上，真正是人過的生活只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他現在是應該去嘗試新的生活的。布萊下定了決心，他平靜的對著夏姆說道：「夏姆，你現在和我一塊到自殺箱去，然後把我的身體接收去吧！」

夏姆的眼睛興奮得發出光芒：「你沒有騙我？布萊。」

「沒有。」然後布萊對著立在一旁不發一言的瑪麗說道，「你聽到了吧！瑪麗。我要到





自殺箱去了。我很抱歉留下你孤獨一人，我相信你明白我的心情的。」

瑪麗珠淚滿眶，一句話也沒說。

「再見，瑪麗。」

布萊只說了這句話，便走出了屋外。夏姆立刻在後面跟著。希巴的自殺是設在市政府裡。布萊來到了自殺箱前停了下來。

「夏姆，我是很喜愛我這副身體的。它雖然不是什麼好軀體，可是我一直都是很喜歡它。我希望你要善待它。」

「這還用得着說。布萊。我一定會好好的利用，不會辜負你的好意的。」夏姆認真的說道。

「這副身體很喜歡狩獵。你偶而也去狩狩獵吧！」

「我也是喜歡狩獵呢！」

「好，好極了。」

布萊打開了自殺箱的門，兩個人便各自走進不同的隔間裡。這兒就像是以前的死刑室一樣，裡面只放著一張椅子。要自殺，只要坐在椅子上，按下椅子右側扶手的開關就行了。這

種死法不會感到痛苦，而身體便會爲隔鄰所接收。

布萊坐在椅子上，閉起眼睛來。往事歷歷，如在眼前。他的心裡，一點也沒有悔恨。他很安然地按下了開關。於是，四周昏暗一片……。輕飄飄的，像是身處在夢的世界裡。一切有如煙霧繚繞。

（啊！這兒就是往來世的中途站吧！）布萊這麼想著，這時他突然感到他的旁邊像是有人。

（布萊，我是瑪麗呀！）

布萊吃了一驚。

（瑪麗，你也來了？）

（是的，我不要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活著。我要跟你一起走。布萊。）

（一起走吧！瑪麗，我們來世再見。）

兩個人在霧中攜手冉冉上升……。



# 解說　追求不老不死

## 科幻小說和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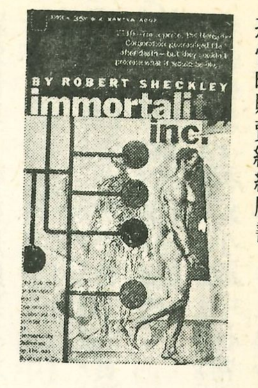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是科學時代的小說。也就是幻想科學技術再持續發展下去，這個世界、社會和人類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的小說。本集所述的太空船、機械人和海底都市以及其它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是未來的科學技術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科幻小說也是科學的空想小說。它是依據物理學、數學和生物學等的理論而幻想出來的虛幻世界。譬如是以異次元的世界和奇幻世界爲背景的小說，像時光隧道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這些東西會不會眞的實現，暫且不談，可是這些原來都是有科學根據的，亦有根據科學的成果而構思出來的。

不過，科幻小說中也常出現不屬於科學的東西。譬如吸血鬼，女巫，狼人或者是幽靈，這些都是屬於傳說中的怪物和魔鬼的化身。像這些東西，都是以前沒有科學頭腦的人自行創

恐怖的販賣組織原書




設出來的迷信，現在科學發達，每個人都應該早已不相信這些鬼東西了。

既然這麼說，那本應屬於科學時代小說的科幻小說，又為什麼要故意寫出這類的東西呢？

當然，這其中是有原因的。科幻小說就是依據科學性的想法而成的。可是科學這種東西，隨時都在進步求新，從前認為不可能的東西，現在已經變得可能了。以前認為是不正確的事情，現在反而證明是正確了。也就是說，依據現在的科學也還有很多不瞭解的事情，依據現在的技術也還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這些說不定用將來的科學可以瞭解，可以辦得到的。這種想法才是真正科學性的想法。科幻小說便是採用這種態度的。

因此，在科學小說出現的吸血鬼，並不是從前人所想的那種神秘的怪物的。譬如說吸食人類血液的吸血細菌，說不定是人間早已不存在的異種生物。而在中世紀橫行的吸血鬼說不定就是常常帶來疫病的一種異種生物，中世紀的人卻不知道……。

女巫也是一樣。她其實不是會要奇異的魔術來欺騙人的惡魔，而說不定是一種外星球來的外星人。一般人所想的女巫常騎著掃帚在空中飛翔，說不定是女巫在使用一種小型的簡單飛行具之類的東西，而女巫能夠無中生有的魔法，說不定這女巫就是在使用一種簡單的物質複製機。文明未開化的人們，常把什麼事情都視做不可思議。現在的南太平洋的土著，也有人把飛機視做是魔鳥的，中世紀的人們就是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技術進步的外星人的。

另外，對幽靈的想法也就更不一樣了。一般的幽靈都是人們死了以後，也就是形體死亡，而靈魂尚存，並且騷擾他生前所討厭的人們。可是，現在的科學卻告訴了我們生命這種東西，和身體同生也同死，離開身體的生命，也就是所謂的靈魂是不存在的。換句話說，世界上當然是沒有靈魂的。

百年前，英國發表的幽靈照片

這就表示說幽靈應當是不存在的。可是，這個世界上真正看到幽靈的很多，我們也常聽說人們常常夢見死去了很久的人。說這些話的人，他們是堅信靈魂存在。

我們且試著這麼相信，看看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宇宙中的無數現象，都是由無數的原子做無數的運動而發生的。自有地球以來你我的生活，歸根究底都是原子；

的運動而成。這些原子的運動在空間是微不足道，可是它卻留下有特別的軌跡。因此，這些軌跡要是能正確地記錄且予以再現，應該是會出現與往昔一模一樣的事情的。

我們暫時假設某個條件已具備，也就是人的精神具備有能讀出以前某人產生行動的軌跡的能力，這個人說不定就可看出死去的那個人的身影以及聽到他的聲音了。

這樣不該算是幽靈的實體吧？

你只要想想爲什麼幽靈常常出現在某個特定的土地或房屋中，說不定就可想出理由來了。而且不單是如此，也有和小說一般的想法的。換句話說，生命雖然是和軀體一同發生，可是也並不一定說身體會和靈魂完全消失的。精神如同高壓電流，是强力能量的集合體，情形自然是不同了。那時，靈魂不受軀體死的影響，它會在軀體死後乃然倖存下來。這個靈魂可永遠存在。

其實，這該叫做形體雖死，而精神不死，而人類偏以爲那是靈魂……只是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呢！

## 人類的願望

正如前面所說的，科幻小說是擬想科學技術無限的發達，而憑空幻想出各種各樣的世界，同時這也代表著人類把遠古以來人類的願望在幻想中實現的慾求。

這些願望中，有眞正實現了的，想在空中飛，便有飛機的出現，想到別的星球去的願望，便出現了太空飛行，想潛入海中的欲望便出現了潛水艇，想做個千里眼和順風耳，便出現了電視和收音機，想有個巨人做百人份、千人份的工作，便出現了各種機械。

不過，還有些沒有實現了的，雖然這些願望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實現，但是這種希望實現的願望還有很多的。像精神感應等是。


與死者說話

人們隨時都想感受到他人作何想法。就正如是別人肚子裡的蛔蟲一樣，無所不知。這種精神感應便成了讀心術。另外這種願望也兼有了能透視別人的心願，這便是透視術，要是希望不管身在那兒，都能在一刹那間把自己所想的傳給別人，這便成了千里傳心術了。科幻小說就是將這些科學未發達前的願望而現在仍然還沒有實現的，一一在書中促醒注意實現。

不老長壽也是這些未實現的願望中的其中之一。

人們都希望自己永遠年輕，而且儘可能活得長久。可是，大部份的人六、七十歲，甚至是四、五十歲，便已身體孱弱，精力減退了。要是再染上病，便無法過著光明的人生了。

就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人們對不老長壽的願望是非常強烈的。從前人服用長生不老藥以及使用返老還童的秘法，就是這種願望的象徵。

科學幻想小說便也把這種願望在幻想中實現了出來。科幻小說裡的未來人和宇宙人，都是活個百五十來歲，二百多歲或三百多歲，其中還有活得更老的。而且，它表示出了長壽的兩個類型。一種是藉助於醫學的發達，人類已可以活得更年輕和更健康，並且永遠長生不老。譬如說，內臟和血管出了毛病，便可以用人工的器官來取代。於是，大部份的傳染病，高血壓和癌等，當然也被完全克服了。

另一種類型是原先就有長壽的遺傳體質。就說現在，蘇俄的哈薩克共和國以及中國的內地有個老人村，大部分的老人都能活個一百來歲以上，亦有活個一百二十歲和一百三十歲的。醫學界認為這不是健康養生法所造成的，而應該歸因於他們有遺傳的長壽體質。

科幻小說中有比這些更長壽的人物，它是以下列的理由來解釋的。



人類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後，突然發生了突變，而衍生出一種與一般人的體質完全不同的種族來。這種種族的身體細胞比一般人要更不容易老化，永遠年輕，而且壽命也長得多了。

科幻小說中一般都是稱呼這種人為突變人，他們不僅壽命長，而且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超能力。這種超能力，多數的科幻小說都是指心電感應和千里眼的能力。另外亦有把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高度文明的宇宙人，當做這種長壽人種，這是指文明愈高，人的體格也逐漸進化，而成為長壽人種——科幻小說都是這麼說的。

還有一種科幻小說則說成是科學完成了傳說中的不老長生藥，人們吃下了以後，便也延長了壽命。像這些不老長壽藥都是能控制人們大腦中促使老化的荷爾蒙，並且防止細胞疲勞的。

不過，要是長生不老藥配得不完全，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人的細胞會變得更易疲勞，更易老化，一個年輕人便立刻會變得老態龍鍾。

科幻小說亦有說及使用長命人的血液來輸血的長命法。某



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老人（一一〇歲）

部科幻小說說有一位大富翁的老人，發生了意外要輸血。這個老年人年紀已經太大了，就快要壽終正寢，每個人都以為輸血只是形式，老富豪最後還是會死的。可是，老人才輸血後的不久，便慢慢地恢復了精神，原先白色的鬚髮變成了黑色，滿是皺紋的枯燥皮膚，也變得細嫩有彈性——換句話說，輸血不但使他活了過來，也變得更年輕了。

一經調查便知道了那位輸血者，是位數百年來一直擅於健行的不老長壽種族之人之一。可是，輸血的效果才不過能持續一個月。因此，老富翁便利用他的金錢和勢力找到了那名輸血的男子，並打算將長生不老的秘密永遠具為己有：……可是有不少人都探聽到這個消息，便引發出了一場劇烈的風波。

為了長生，為了年輕，都會起爭執，要是長生不老藥一發明，情形也會一樣。為了自己的利益，每個人都會明爭暗奪的。其實，只要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長生不老的種族，便足夠引發一場極大的風波了。人大都能活個七、八十歲，要是知道有個種族壽命比一般長數倍，而且永遠不會衰老，那一般人多會對這種族憤懣，並且有敵意的。因此，多數的科幻小說都寫出這類的長壽人種正受到一般人的虐待，而暗暗地在這個世界上過著活的。

不過：……像這些長壽人，最後還是要死的。甚至是過了二、三百年，最後還是要死亡



消滅的，人不管活得多久，跟大自然的壽命比較起來，也就更微不足道了。就跟只有一天壽命的蜉蝣一樣了。

在這兒，我們要談及永遠的生命。

## 永遠的生命

其實老久老久以來，人類便有永遠的生命這種想法了。代表著最古老文明的埃及人，便是把這種觀念付諸實現的民族。


埃及王的棺木

埃及人認為肉體是靈魂是要復合的。肉體一死，靈魂便離開了肉體，奔向天空，過了一段時期，靈魂又會再度回返原肉體來。埃及人把屍體用木乃伊保存，就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認為靈魂回來時，不能夠有個不能復活的肉體的。埃及人建造有名的金字塔和王室的巨大的墳墓，就是為了他們堅信靈魂回來時，肉體一定要復活的。

像埃及人這種對永遠的生命的願望是後來的每個民族大都具有的。不管是誰，誰也不願死了就永遠消失了。因此，今天

的科學這麼發達，這個觀念還是牢不可破。

數年前，美國有一則新聞「見到死後的世界以及復活的證據」引起了極大的騷動。那件事以「馬非的研究」爲題，出版之後，一時洛陽紙貴。

事件的主人翁是一位住在鄉下，極平凡的中年太太。這位平凡的中年婦人是被催眠師做逆行催眠。也就是被催眠者先從成人而少女，再從少女而嬰孩，依序地將其潛在的記憶顯現了出來，這種催眠法對焦慮、緊張的病患頗有治療的功用。

那一天，被催眠的太太突然說出了一段驚人的話來：「我是在二百年前一家叫馬非的愛爾蘭家中。我父親是地主，我母親是……。」

催眠師聽得大吃一驚，他用錄音帶把所有的詳情都記錄了下來，然後托人到英國調查這件事情……一查便知道那兒兩百年前住著的是中年太太在催眠術下所說出的完全一樣的人物。而且，這位太太的祖先跟這個人物沒有什麼關係。既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也就是說像這類老久以來的事情，不是任何人可以探聽和知道的。

這件事是說中年太太眞的憶起了二百年住在愛爾蘭的馬非家了？果眞是如此，那一定是有靈魂的存在，這個靈魂正活在兩百年前的那個世界裡！



這件事使得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興奮莫名。大羣的學者爲了這個問題而起了激烈的辯論，而騙子們便以此來招搖撞騙了。

到了現在，這件事情還沒有獲得明確的結論來。當然靈魂的存在有無，照舊是在激烈的爭論著，宗教家和有信仰的人是深信靈魂存在的，而科學家以及無神論者則完全否定了靈魂的存在。

科幻小說是說科學已經證實了靈魂的存在了……其實，科學要是證實不出靈魂的存在，靈魂的存在有無還是會永遠的爭論下去的。



## 18 機械人爭奪戰

卡爾・布克納著／簡文祥譯

失去的設計圖，幸運地又完璧歸趙。

美國和蘇俄都正在傾其所有的科學力量，日夜從事機械人的製造。因此，雙方的間諜們都彼此在鈎心鬬角——一向熱鬧繁華的萬國博覽會，竟然是機械人的出生地。機械人的誕生對於死對頭的人類，究竟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